翰苑集序

客有持予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其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其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渝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

宋子之幼學入青雞山中不下
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
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
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
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
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
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
格律為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
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百不
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
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
山林者燁乎其虎豹煙霞也今
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
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格神寧於山林以
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
物遷何以為宋子柳余聞婺學
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
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
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
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
皆出於寔踐而取信於後之人
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
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
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
必以宋子為歸嘻三十年之心
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
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

求之哉客題吾言錄吾言爲子
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
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楨序

盖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
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
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
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嶷乎其
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
浚湧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
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
控馭又如武庫一開千珎萬寶
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
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
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
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
盖積之也厚濬之也久養之也
素固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

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瀛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無取而博習之可也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豫章楊法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
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
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
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
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
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

碑銘表傳雜說讀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鬱莫敢迫

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甲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晦漢以來聖人之經汩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

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鍵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勃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絶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

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輒為之說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清江貝瓊廷珍序

翰苑前集目錄

卷第一
平江漢頌　天降膏露頌
龍馬贊　代祀高麗山川記
王國祀　諭安南國詔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擬詔命起結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進元史表
元史目錄後記　恭題　御賜書後
陝西行省班參政詰　遥授江西行省李左丞詰
兵部安尚書詰　山西行省王參政詰
恭題　御筆後
卷第二
開平王神道碑　撒三神道碑
康新公神道碑　章中丞神道碑

卷第三
胡參軍神道碑　華巢公神道碑
汪文節公神道碑　千指揮墓志銘
王郎中墓誌銘　雷待制墓志銘
魏府教墓誌銘　王員外墓志銘
卷第四
麻皮子墓志銘　李樽官墓志銘
曾教授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高府君墓志銘　王稅使墓志銘
東吳府君墓志銘　熊府君墓志銘
二槐王處士墓銘　晦巖王君墓銘
孫忠愍侯墳記　項夫人墓志銘
陳夫人石表辭　陳都事墓志銘
卷第五

贛州靈跡廟碑　胡越公新廟碑
信孚中塔銘　李去尘武功記
明覺寺碑　無盡燈行業碑銘
琦楚石塔銘　若耶溪塔銘
茂實菴塔銘
卷第六
贈高巖張尚書序　送安南杜舜卿序
送李思迪王傳序　庚戌鄉闈紀録序
會試紀録題卒辭　使南稟序
南征録序　刻原集序
羅氏五老圖序　張氏譜圖序
溧水端氏家牒序　陶氏家乘序贊
卷第七
應　制冬日詩序　送吕仲善采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贈錢允一詩序
汪右丞詩集序　唐學士文集序
送許時用還越序　華川文派録序
送蘇平仲序　清脩後集序
丹厓集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卷第八
白雲稟序　贈周漢卿序
田氏哀慕集序　古鼎四會録序贊
用明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序
送濬天淵還鄞序　遂覺初還江心序
雪窓語録序　玉雨堂語録序
送李聰芳上人序　題用上人序
贈定岩上人序　楚石六會語序
卷第九

劉彬卿傳　張士誠僭
竹溪逸民傳　二十四孝
王貞婦傳　韓節婦傳
鮑氏慈孝堂銘　雙梧堂銘
楊室偈　韋判官像贊
張天師像贊　含山樑
張孟兼字辭　碧崖亭辭
南堂師像贊
卷第十
寅齋後記　玄武石記
張氏先祠記　佛龍寺興修記
阿育王山塗田記　寧山續說
菊坡卷題辭　畫原
楚客對　京鐵卿試策問

記李歌
書燕陵遺酪
題四十四分金剛經後
題霜寒帖
題徐原父墨梅
題紫泉頌後
題贊王葉君墓銘後
題唐臨重告帖
題楊補之梅花後
題趙子昂馬圖後
記馮寅言
書宣武蘭亭帖
題歐陽詢帖
題溫日觀蒲萄
題友怡堂銘後
題李氏墓銘後
題山紀游卷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贈梁建中序

平江漢頌

天命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暐暐熙熙如承平時千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百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侮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熟偵伺我金陵賴尔二隣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鼠竄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寘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國我豫章鼠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尔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僉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

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部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遇泰備厥武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於龍江帥樓船數百艘江而上陳虜大艦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鬱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巳丑焚僞平章舟山殘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驍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據湖口扼彼喉吟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昌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驩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戊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鏘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惟

哲后肇興神器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蒲龍驤長淮既疑江左弗寧浙之東西

樹矣置牧乃建國家以與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尔小醜敢讐大邦集其亮節鋒蝟爭蠭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劉僵骸覆江蔣齊六軍百倾其心釋而勿誅俾自懲前闕胡不然復豕而啀翅其鼎臂當吾車轍 皇用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俟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粮各鑿爾誠搖光在申庚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飄火奮激旗旒揚揚鋒鏑將將予戈洗洗鎧冑明明載怒載飛載戢飛鷹載颺雄威所召已無荆旅既奠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蔡敬星流大戟虐燄雷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攜挽溃颿簡束蜎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大筏在流掩殺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之千艨如龍似兕之走而鷹之徙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華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扎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鬻摇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雜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謡有聲啧啧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策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之群策盡盧四方式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兹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敭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天降甘露頌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皇帝特勅中宮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暨達左右勅翰林承旨臣淮等曰朕涵太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恭敬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徽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干救寧神應之臻瞻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物秘貺斯臻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兎俯伏瑞蓮並萼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恒金莖以承液奏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疵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祥於栗其英紀乾發白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若液載仁惟澤潛靈多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仁浥仁紛仁密仁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斯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畢而泳不高而迎弗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敢而傾不汰而盈弗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滀深闇闇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豗夷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匏飲而飼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駿駿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鞚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孔上譎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勒牧副使臣高敞襄沙四百斤壓之人跨襄上使其將行死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知驥要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瀛豬諸載籍溪之元黓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羌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五位大寶曰之所出月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贐奉琛遝者獨角之犀来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

其他倫形爾狀籍籍紛紛曰不一而足而況滋水產之龍馬
孚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
安如黃虞時其起荒昧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澤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
天閑卜二之中撰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轍也其視貳
師之遣驃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聚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
為職業際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實辭以貽諸後世贊
曰

天馬矯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瞻瑞獻晝夜冥天一翕趨
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撥毛光照夜汗
溝有血霞流頻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仿徨後
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帝真龍媒獻龍廷出入
天門駕龍輈太霞五彩滿瑶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

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妥德流惠數浹
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
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
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
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
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
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
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
幡旌志慮疑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
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
至千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

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迓至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靄迴旋上下宛若神靈来歆来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烈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它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荅當有洋洋

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恩方之恨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王國祀

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厚和之曲

皇圖聿崇并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和之曲

初獻奏保和之曲　文舞

王國之東清河發源其長我皇祖享祀弗咸厥以牲牷敢曰克腯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皇祖載德既孚且仁弗曜其身委祉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寅清禮方薦歆其芬芬

亞獻奏肅清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煇載升神筵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陰陽降莅庶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爾旣告孫秉飲福介爾昌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敢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垂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鬱[口+匕]征星流飈疾其靈在天其主在

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燇僭竊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烜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烜爲盜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尔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烜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逮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翦爲樵蘇祭祀之禮遂致廢弛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繫衰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

陛降帝可必能采格於寅寀之中也尚享

擬詰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勳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寅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繁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云尔尚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庫尔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濁尔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吏部侍郎

吏部之設侍郎實古小宰之職凡行選舉封爵勳庸功課之事悉得與聞蓋尚書統之侍郎佐之則其任之不輕也較然矣云云爾其正名而責實簡材而授能使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則銓叢之任得矣朕將觀尔之能尔其毋懈于位可

吏部郎中

吏部為銓綜之司而郎曹之選所以佐理天官簡拔賢俊者也苟不以學行材謂之士為之則何以責其勞效哉云云尔尚審叢賢愚公於黜陟使國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不其韙與尔其懋哉以稱朕意可

司封郎中

司封之官參掌官封褒贈之典所以崇有德而報有功也居是選者不宜輕授云尔尚夙夜勤勞思以大義正厥官勿以私憂爽厥序使內而親親外而尊賢皆足以沾朕之恩庶免致曠官之刺矣行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司勳郎中

周官有司勳上上二人凡有功者司勳得以告之則其職之設也久矣後世定十二級之勳以為賞格故為是官者審察功狀與司封通決於尚書非公明而練習者不足以與茲選云云尔尚計其勳庸之高遷以定資品之高下庶幾賢者勸

而不肖者懲矣尚思自勉以服訓辭可

考功郎中

考功之職掌文武遷敘資任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謚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其於關政治之得失者莫此為最部官之選必得其人云云尚平心以馭物使殿最惟允而功用昭彰則責實之効於是乎在尔往欽乃職以稱朕任賢之意可

中書左丞

朕惟中書政本丞轄之設所以尊朝廷而正紀綱佐冢宰而出治化必有經濟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其選求諸在位茲得其人云云尚思朕任厲之意益推材力務裒猷為經綸之閒必審於治忽施張之際必酌乎古今佇觀厥成豈煩多訓可

中書參知政事

中書出納王命之地朝謨謨於廟堂夕風動於海內然則參預大政者可不慎其選與云是用擢位政府佐理朝綱興禮樂以昭人文審刑賞以順天典賢才之遺佚汝思有以舉之生民之憂戚汝思有以綏之則朕可以不煩而治矣往盡乃職以副朕倚任之意可

中書左司郎中

左司為中書紀綱之地贊襄治化申明憲度皆其責也郎位之選必擇賢才非廉勤而有為開敏而知務不足以稱其選也云云尚毋忘恭恪以慎乃職惟至公可以正百司惟至勤可以集庶務尔其念哉毋忘朕命

中書斷事官

中書總天下之務而必設斷事之官所以脩明其法禁以防人為非實寓刑期於無刑之意也云云尚慎於出入之際毋舞於文法而失慘舒之實毋流於苛刻而昧寬恕之方則

予一人汝嘉往服訓辭其思實效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　皇帝嘉王来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予亦上體　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遺王至可領也王尚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為我國東藩顧不美歟春和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陰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来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幷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西紇渡黃河以疏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已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嬖倖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秖因於疏闊周網遷見於陵遲風憲皆無不補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吉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

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燼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具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偉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

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踈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 乙夜之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 聞臣某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中謝謹言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中原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禎實總其事越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已經 未得爲完書 乙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禕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朱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禎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

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敎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黽勉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刋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二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尒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勑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繒以東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肴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齎以繒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 遣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嘉荅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綿各一命一 太子署名緘

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教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 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以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敬誦此詩以吾 上賜復追疏遣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詔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其負儁偉之才抱經濟之畧朕嘗歷試其爲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 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尔韜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尔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尔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尔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尔其欽承朕言不再

遥授李思衍江西行省左丞詔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来歸者朕加嘉焉尔李某當元運之衰旨自淮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兹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尔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隆禮之意尔其祇哉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關安不繫焉非有儁厲之才線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罷贊機密者矣兵官安莫卑白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尔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尔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素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列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迩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比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弗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尔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尔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侯選用相既謝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　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遂平懷柔綏徠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修

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燕燕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録載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大明勅賜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勵天而哭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見宅兆及樓臺之祠門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燕于庭而謂之曰

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禦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爲臣廉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絶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尔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亢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捽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櫂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白是亢兵扼江之勢衰矣鄂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各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少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七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

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戮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聲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偕安慶城羅友賢攝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王與之鏖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驍悍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敵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衝突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鎖十洞斗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 裏陽冬十

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户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塹溝港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卜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上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上誠来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軍聲大振敵望之先怯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

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後大將軍東征西伐則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大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謚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安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濛聞之昔日 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徑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始終之至以著王之勳列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擾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飆馳霆奮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秋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米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遁六軍倒戈本根既拔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夠遠海人百其勇壯茫朔漠濬河所經舊將剗滌追塵弗及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烽其有光亘古不殁幅員之廣漢唐莫過焉締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蓁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丁與衰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

王封哀衣繡棠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母爲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又有来自淮陰者言王墓在昭貽如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圓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煙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瀛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屯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餓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来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来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檣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胯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兀有来附者鄰舟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授之王揣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藥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怨徧求於祭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行貽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

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馬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吁盛哉昔曰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通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閒師來告今在旰胎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荒

豎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徬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藩圖肇開鴻祚載巍曰照月臨風行雖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洋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遐薄山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熊照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大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受以長官僉遷爲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　上慮公扼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兵廬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覘

明礮其精銳殆盡然由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礮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商隱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餐敗兵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瀝瀧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兵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復其棲船　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鋌歲戊戌從慶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樓陽遷都水屯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閔友諒領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

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殺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震呼湖水為之起立浮巢蠡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衛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淮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援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

上師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為尤多四月搗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鬬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無　大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緩遺民為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故遮遣闖寨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京中遭母喪哀毀過禮既葬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

上下羣臣議謚公惟忠勇可以概公宣力保國之全功宜謚忠勇公乃定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蔚國公謚曰武義卜以
九月二十二日葬於應天府江元縣鍾山鄉之墓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蔡悭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
娶方氏追封蔚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蔚國夫人側室朱氏余
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鎧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
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
元祚將終其子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萃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
天命下木人心者矣由是昭被　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
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
榮加以爵位歿則追封賜謚貢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
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瀛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
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荼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　于時康公江險之
特大軍西来視如平地其二　匪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
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来率衆內嚮其
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尔不疑其五爾礪矛銍
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方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
殫報效如無餘齡其七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
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克堅始亡其九大
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十蔽遮河潼以鍊
爲關誰敢撄戈甲睨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
心恩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詔迺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
其十三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疇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勤不壽
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覩泉扃其十五帝情憫悼恩命絡繹
穿山爲堂畢茲窀窆其十六名垂於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
復何嗟其十七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其十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一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舘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敘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禄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任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用之生强宗强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忽曰彼徒謂我弱尔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漸東憲使秃堅不花請與語悦之已而改官陜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斬黄妖寇自閩化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足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貪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乎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楊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冤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振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忠篤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縣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替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

治慶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曬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計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来迎戰並山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来拜已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一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寔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梁又改除奉訓大夫慶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鐵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徼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軍鬨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戮縛其黨張青李與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賊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阮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吳波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慶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不惙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嚴水葉君踪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制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當輔予矣亡何擢僉魯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畔墾者皆分籍之差稅頒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韋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制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名公還守慶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觀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田地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湖東憲史事不白下獄而湖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禮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詣公曰子素知韋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陰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湖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至　上曰臣前任湖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湖東按察司事公至察訪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惡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

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兵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名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邳與季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將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公治漕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粮餉之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骰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挽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卜德柔果為有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鄉特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鄉傅之通平四鄉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禽其渠遂鄉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魚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該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逗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服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嘔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粮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父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丞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學士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頓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上憂公甚嘗與公及劉君曰二先生每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

至慶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其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慶州衛指揮副使成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感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耳臨終親友何濬来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挂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覺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

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日塋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慶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益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塋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顧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謔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守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塋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鄰塵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餘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得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

緩而其臨大事則論議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之遊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耳故公於童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齊人利物嘉言善行人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童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巢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溢顯上致 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贊以行勸諸堅珉以垂示永

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大傳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縱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盤盤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庶山繼之譽益恢方幘踈髯目電煒音吐鴻鐘在軒虫虫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旌麾嘑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齊一陣亿立無遑塵較之太傳功或殷重徽纆照絶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清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革徼將星墜括山悅愾失蠻响狐狸跳舞聆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姊旋汝轅公車矣止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讎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將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桑馴名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數秦嬰逞鱗萱堂風憐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閽泉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拳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令琴琴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潭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濟員外府君蚤

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舆闔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斟瀝洛源本根所以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鵠題湊蕞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欵無譏

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郵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塋於縣北之圓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徼擾夢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潮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梃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慶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決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擾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慶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恃遠亂常今王師四集亡日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作麋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儕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為亂龍泉長吏閉門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敎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捄援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聞而馳書先生者盡藏之緡雲之黃岡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柱屋來之峯仁雲泉溪無賴之哦咸

爲盜根勢蕃結不可禁衛舊尔胡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慶州既至則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叢水攻泉淩賊衆悉平浮雲白巖賊懼遂来降紹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呼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来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將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暮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衆之衆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脅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敖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

平浙東發衢既下徧屬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已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閩道取慶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衢邑來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開關爲拒守計四縣吉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亦負於國我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問公名名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曰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慶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發守將既被害而慶城亦爲所據

上遣公復慶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慶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曰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論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死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帛賦之泝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戍有功橫益甚公擇其亢無良者斬之衆乃聾服江西食東浙益而有司計分稅一販者鮮至公

請以二十分收一商民趨避城南就大溪浮橋之發已久橋
隄當水之衝亦為所蕩殆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
者州學牧樂講舍權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
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戎士所據混淆
而處公度閒牓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
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
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公丈忠擊
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
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閩諸暨二叛遣使來議
別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騎二十萬損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浚地接閩徼人素獷
得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
深入禽其渠魁以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遣詩之盜一旦就
平温州方明羞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
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盛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塩若干来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
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
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頒還守外　上時已即
王位乃擢王府叅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　上諭之曰
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
遂取建之清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
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
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懇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
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甯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

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訪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郵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頴拔智識絶倫藝術佛學則已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損宣武將軍余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滕陽楊氏前卒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源之左塋已來徵瀛爲之文昔瀛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瀛對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撫處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謐誓將擊金閶之地以入版圖庶展大馬之徵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士人瀛辱公交者五六春秋日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然布衣書生也瀛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謀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横空莫之敢嬰出則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爲兵徵見於龜筮尔衆荷戈來入我保宅實而檄旃拔而水火公師如風用冠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出矣塵節鉞出鎮浙歷五年持鼓不鼓馮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此我諸暨公遏其城寇至輒敗　主知酬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職守之旋纍纍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二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伸何月出如赭公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瞻

千里枯骸公維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父月象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祐蒼之山其翠欽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贊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槀國公謚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不獻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馬姓華氏字則未聞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為患害屠劉其黔黎滂析其室廬剽敓其玉帛公慮戡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暇迹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踰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治夫大統既集　帝念
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輸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矦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
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悵悼
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
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曰武莊
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
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
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
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
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
奮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　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
人情之所屬　統其部曲驟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
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
烟之衆又豈得專美于前平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
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干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羣雄虎爭孰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冦攘　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佽劒相從率先多士　帝
曰俞哉爾兵我徒即麾義旗同渡大江半渚既戮干湖亦捷
深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飛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
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彊不屻鄰有勍豎據浙
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蜉叶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鏟破連
營滌除窟穴復　勑雄師之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
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
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鏤書鐵鑄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

變又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訃来海南聞者涕零嗚哀衷慨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寧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恭貢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議大夫礼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　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

神道碑銘

瀛奉　勅總脩元史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来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剛削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廣之言請瀛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内孰不知而所繫錢珝之徽泰定實録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来乎先生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来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家天禧已未進士祕書丞贈光禄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顔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槃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練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祖子孫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元贈享昌忠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監自少卿至先生其世科名蟬聯不絶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嶽然思繼承大舍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illegible]司用意例署盛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剌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機虱順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搒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戊將眾兒赤跋色白用搤有司之堅俾不得詘信其端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簽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戊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聲先生蔡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戊將結以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入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戊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校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流殣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鄰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憐命大姓發廩以賑厄羸其病癘方熾者名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若者衰若者壯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譁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珏珧挑推官梁恒妻劉氏不從誣恒冒羅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珏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珏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述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

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陪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納其業幸甲宿于鄰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名公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紫菅二姓為姦利於海中致貴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擿發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毀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號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為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庑之屬無不具飭襲封兗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為榮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改大行紘論之薦周達于西東臺憲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縣郊瑞麥孕於沈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兗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斷黃紅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冦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牧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粮簡卒凡數十事冦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瓚南班程述等執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捍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尔部使者不入沙思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過城無旨老散循坐守以為民望況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發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敦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歹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戊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驅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還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瓚南班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德厚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榮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娶源三大慕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王檗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宛陵之旦日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扵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集深燕山宛陵三纂傳之於學者當寘輿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過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尾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開之死於舒李繡之死於江森不花之死於台尤踊躍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賊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聖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舉于鄉對揚大庭乃弟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踈廟堂顧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騖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磬有名邦待公為政端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贊金匱啓封衮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迩列公曰止哉吾慰我東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挫芻看山宛水之涘讌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蓐如麻血污秋鍔就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臂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嘆嗟恤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陣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
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
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
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窟徐壽輝建偽
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
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倀倀不知所從君名父
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冦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冦
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
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
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劒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
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軍令皆殷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
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戮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
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蕆
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
道乃尔我可比面而事之邪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
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　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鵰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
官戍嚴州永平覃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幷繕
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名卿來爾君感知遇
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子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
後已　上命左右藏置弆曰此子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
不一兵出於外潜翫揣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
皆從飓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黄
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
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逐與櫬衛璧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

功爲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
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擾淅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
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
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
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揀登萊諸州次第平乃
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
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
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
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
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
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
將君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　大明
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

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閉被害　上悼之錫以布帛令
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
功臣廟中君諱光宇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
十三而歿氣貌偉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無
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翛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
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
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跽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
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
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幸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
衣冠於某山之原前塋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爆狀君之
行引蕃来拜于庭請為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
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
為前鋒幕府上其功酧無慮歲惜平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

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沿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捨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州里　真龍天飛大明恭喜杖劒来依　帝曰嗟汝爾鎮歙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随翦漢縛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關敵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　皇寵有煇少牢祭之餕食崇祠寖宇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麓山氣欝欝護此玄室魂兮来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制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殁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殁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一坪與享鶏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　皇靈之洊被也庸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廉為銘以侈　上之賜廉辱與公游不敢讓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府為府史踰數歲以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良新附杭悍不安公

慰撫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隆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猫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眞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已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需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冀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猶出政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甘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特峙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啗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治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浚洋池築杏壇建極高明學故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甲乞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辭二人之驩如初遣部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諮親經重兵鎮嚴陵　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兵襲鬱江　上召嚴陵帥

葛俊擒廣信以幸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衂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
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城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
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剽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
粮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
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粮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
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
抵獄皆痛懲之自是民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
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纖其罪狀以聞實於
法胡公曰治軍旅以略嗾縣御諧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
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
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勢盛乃馬上折矢與胡

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公曰彼狡謀尔慎毋聽令
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
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
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時猫帥多公恩
欲擁之而西公止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誅不幸義當死寧能
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
右取酒引滿竟曰事皮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
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二駐蹕江西聞公之死
為之嗟悼良久謂為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羣臣
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
寶山之原公狀貌龍偉氣局堅剛義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公却立戶外玩意猶不去 上怪問其故公從
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憲臺按比而飾
之以儒術案牘經其戕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

咲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二長即文有學行今為待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瀕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嘗與濡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齊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罵賊而死為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後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徭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測河之東婺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爰勘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咸否姑蔑遺壘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斡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析夜警孰為頑民嘯呼搆亂誘而縶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疴民隱日康弗教則往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聲建蕃控千海東譯公來治若疚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閭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旦期妖豎相挺為變大罟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陵厲秋虹皇情盡傷親御翰墨摛文祭之龍光赫赫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率木要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震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殁于難
父德涧入元為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庚之餘貫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若鄰義士莊人為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不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一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第
一二十受大官薦為部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往往府君
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擾其業賄千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廳吏鞫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
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浹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部

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為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螣不去
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闔閭
之衢聾以如卵小石擊碎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
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
焚香祝天曰為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怨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悦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
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
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盡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
民皆大悦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第君子美乎游夫人嬰徽

疾府君聞之滅然不寧曰先君殁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矣忍縻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追尊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入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枚遣之元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枚遣之因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鬬鬬散子失足墮溷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八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鑪津延鄉貢進士陳紘顧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興鄉薦者羅天凌反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為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聞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歆以變其俗興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瞻故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剡薦于朝及代還民攀轅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為生立祠鐫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馬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猶悍易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為堡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從之府君為量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駟時為閩部僉事行郡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無不懾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遷上饒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隆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

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主能盡孝既死其塋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孤燈熒熒猶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儔徹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産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鄧川環中黃鸝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葉共若干卷藏於家婺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徹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堅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垓仲塏燦之子仲墉仲堪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塋危夫人祔禮也既塋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濂為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輒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派布四方多取之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柷皆弟奉常而聲譽燁然父矣雖歿之有志弗強不及摳衣從府君游以承諸傳之是非追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成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illegible]所去見思攀之於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所勸莅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無文而遂廢也謹序而銘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紹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

州邑平如砥勑擊姦民仁懦起奸吏聞風皆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賴有汎漢之循吏當可擬玄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燁煒魄升魄降吁死矣西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笥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予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癸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于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洽合將還潛踰而請曰曾大父之殁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窆而無辭令幸得附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後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比日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譁不如避之府君咲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鬲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稍撐拄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瀛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自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録劉光尤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刋正十有一條皆有闕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點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

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檡懼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答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關歸故鄉家素單乏鬻鹽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曠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說隨之習知至而默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泰俞某張某其婿也孫男三人鈞鏞鎒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鎒桐廬縣學教諭貢孫男四人潛濬澂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國朝為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閩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朱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强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實吾師也噫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已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誇多鬬靡嗤彼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予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視沉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部著光晶盡稽之為法程性由繕欲莫攖睦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逐巖扃霞作幌雲為屏皦弗緇節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繽紛競華聲文藏質實衡名苟視此面發賴柯阜山八尺塋序令德鐫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名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予悅甚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與監察御史憲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晉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即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善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頒吾子畀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遇見孟遠各注目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弱如不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管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嗜血垂鬢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為輦昌隴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為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觴餞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為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與來告曰先君得腸澼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與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悟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者來撫州為金溪場官遂為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

鷄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瞑簪光而讀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戸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議塾曰墨濤聘余太史貞為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寘空且曰是不異吾所為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發禮記疏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

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歎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邪適徵命至即慨然而起擢為今官詳刑鞫獄人自不以為冤 朝廷勑史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

臨江通判 旭亦泉孟遠之志郡展其經紀其喪事興得以其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籲天請損壽三齡益之母瘳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即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其之孫也生二子長曰次即興其月日二子奉柩還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尚未及為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恃念之今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棼棼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將何如哉銘曰

賦也既奇學也又肄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王光之陸離劒氣之參差卒丙于斯茲非人所知實天之為意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庶皮子墓志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中裁庶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暄說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泉花飛隊衆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掌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漓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舍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夫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弃珠弗貴乎吾今特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然說於吾後云爾乃避席而

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大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于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瀛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若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救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講著天

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瀛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哉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求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時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瀛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毀於兵禹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遽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數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而出告曰吾年八

十又八其兄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長庵皮故又號為庵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往鄉先生石公一龜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訟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歎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寂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邁驟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土之腊滢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士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

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亡之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揭文獻公柳公貫文公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齧竹為簡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下來年以後其食皆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參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谷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斜繆曰庵皮子曰飛飛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子若干年卒生子若干年若干年若干年

闕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倒室葉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徐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即工部員外郎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基庭基女四人適徐信俞本霞基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基宗宗女三人在切喬年庭堅等泊王爲以是年十一月基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灘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基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趙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基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籍基編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

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基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基之學有志弗強基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哉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必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惡苞并無聞不開闔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蘐去莠與稂舂實成白粲兮詒伻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知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殊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冊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離似茲海外珍兮

神光輝如虹苟旋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
可奠方明胡為踣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靡皮
贖無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嗣
宙中食道身自適兮畴計祿位豐婆娑太霄
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徵
永為文字祥兮祀無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
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涖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濂下如
緼麾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烏忍之相仍金革
之紛擾湖口四六公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
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繹之碑未有刻文敢奉
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為銘濂諾之久未及為思文復貽
書見速情辭愈欵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鎖難踰即乘馬出
遠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熟燈牖下按
狀而序之曰府君名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
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倫字公瑜當宋宣
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為盜所執
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為荷
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采誅從亂民悅時
與冀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惇
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茲不書諸孫有
諱大同者從宋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
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曾祖諱自立
淳祐辛丑進士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麓登仕郎監
寧國府城下酒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仕終以商君
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商君幼失
父母鞠於姨氏東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傅即知家學相仍

之盛確然思以理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父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五穀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擢至治聖德頌二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欒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来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瞿目倡言可書云六府君執筆次第書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演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已已國子分監亳從上京歲適當貢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老弱郡凍餒道路倀倀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

亟迓史尔妻孥治尔田廬科繇之事吾為尔緩諸民曰衆未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亘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圮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宣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慄俗尚鬼當歲時之際往往斬羊豕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室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召問師巫以鬼神情狀譬喻數百言遍相奔告其忿遂變市設肆僧本以求民平黙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莫抑忍苦莫訴走白者六府君摘發隱伏建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傾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其也使其若是何耶即命更材鳩為堅良治月壁石餙之復為賢師需位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大悦部使者行郡嘉之以學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

府君既蒲秩遂謁選士師已而其子處死予家君傷之醫藥成疾甚前歲二年竟卒於旅邸時皇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率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曰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陣啓事業緣史後十九年卒次即處次順道次思文入

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吉廬雖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僚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又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塋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塋悚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至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瀛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八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蒿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心慕豔之頃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遊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瀛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二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頒白其尚可得耶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裘裘其脩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猶有所知朔必瞬於曦仕亦不廣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然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享蓋克於一施則夫奚憾而潛稽如脂而德章壽享於蓍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

元故韶州路儒学教授曾府君石表辞

府君諱順字至順字曾氏 国公四十九代孫郴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從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子後生可空興立同空主敞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高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之上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舜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黄文肅公榦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麟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颯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壁来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堅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頫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録改衡州路南雄州路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壟屋鄉友范文白公梦清脩之士也極懷詩與慨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吠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名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卧儼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蘇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待賓客盡禮府君治喪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涉富廖已五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思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小咈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異季弟甫齠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絶幼茫不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倀倀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入交一裁之以義鄰守李章肅公倜儻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歙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既見相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能遠来何處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邮置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甡梧須髯如戟為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意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内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為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

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庠曰基曰廙曰均曰埴曰墊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鳴乎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羣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爽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為經師達賢太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乘求隧上之文濂聞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鄒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派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勳昭德裕後昆夫君名之如玉溫蘄然頭角犖犖敦目為二俊起繽繙三為人師教遵尊書詩組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洗為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故鄱陽劉府君墓志銘

君諱謙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漢吞始徙鄱陽圖譜喪至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賞雄於鄉父母歿廬墓終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或酗酒破產君屢贖歸之因自懲以全其家他族昆弟析貲致訟久不解君名而充之皆頓首免冠謝相讓為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微公我等幾為吏所魚肉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為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鬬者赴愬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能自愧搖手相戒勿使劉君

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烏合爲盜椎埋剽掠無不爲夜有執火簿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爲所攘豪傑德君者部勒壯士捕少年殪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擲于郊縱其家收瘞盜聞實所攘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燬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爲盜所執將榜以求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爲文辭貫理勝不尚浮繹人稱之高祖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妣程氏配室李氏前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胡璉其壻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殁於至正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鄔山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求埋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爲去年春蒙　恩召入禁林與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爲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孚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則彰此爲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殁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殁之明日其家僮即具官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間關往報府君季子暉暉方從軍丹陽將達僮卒于道暉因弗及開一旦有告暉者曰爾父殁已久矣暉白即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彷徨西郊外但見白烟凉草叢塚纍纍不知孰爲其親體魄之藏號慟幾絶者數四自念無以慰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爲幢軸事之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録張君丁仲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謁予豫爲之銘他日招魂旋葬鄉欲具衣冠葬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

辭府君諱着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溫金經略副使大父王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君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遯不仕妣韓氏府君性踈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馬必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鵠不失毫髮觀者嘖嘖賞嗟以為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違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里閈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到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睨唯見餓夫單人輒解袍衣之輟膳焚之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橶櫝藏之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為貧所迫故爾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萧將軍捕寇海上府君屢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禁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獻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為之記人因以進齋稱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洪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力善毋為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饗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府君娶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殁于兵次即暉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戎馬擾攘之際父子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即具棺斂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者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絶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為不幸令子有令子若暉者汲汲圖文以托府君於不朽府君似可以無憾矣銘曰

其名則武其行則經而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超然拔萃者歟
其確然有守者歟

元故靜江路六堠務稅使王府君墓志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鍾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府君成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為詩精已而學為詩輒能聲年十三父喪去鄉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饒自歎蚤慶學力速其子以經術策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膏粱之饋絡繹道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思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甲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嶇嶇携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帖帖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絶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嶽大臣又薦為靜江大堠統使亦不就至是脩然自放山水間舉觴為客撫髀高歌遺落世事或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其月日葬柘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三胥隊其壻也一夭孫男五曰翼曰興曰憲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恒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過君子季多友愛人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

孝聞于鄉道則允臧閟不自顯唯子之教彼遺金羸我以一經賢愚殊軌曰嗣其始學之爾惇是昭乎文吁其死矣不復還矣孰厚其藏六氏史濂

故秉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可慶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庸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會元尉羽基

生鄒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鄒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鄂貢進士饒溝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楊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續承家學為舉初歸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孺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絶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玄盛又薦于鄉立饒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奥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竦心於

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裨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純懿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閨其謦欬穆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登天其室周氏方少子秉僅五歲并生經營其家撫秉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恃異稟者不俛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挫必峻言折之共人情達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毛屑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擬為亂先生擁牛醵酒集里中耆倪諭以禍福

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懼草雞禽獸之慘或無子遺獨
先生之鄉獲免及入　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
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
官王毅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
年辛亥對策　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　名見
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生世
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
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夫
夫子二人長即伯宗初名祐公以字行次倫次祁皆以經術
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　勅與考試事伯宗因
乘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
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遷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毬塢山且勒
文懸絳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求其家學

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
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
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
繼繼繩繩子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
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
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騫
兮嘯齋道腴涉幽玄兮寒爺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
庭兮我購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深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
則屯兮薛衣揪冠甘隱淪兮振拔紛紜譬乃文兮庸其天秉
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古訓俞盧起痼沉兮秘其正
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非欽兮　鑑之已我心傷兮其人
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　宮氣韜藏兮焯德著矣藁以石章兮

故熊府君黃公墓銘

熊以王父字爲氏蓋本於楚鄒陽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地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爲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輒焉性嗜淨晉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歸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綺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頴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潛軒孫公撤天庸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爲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爲郡學録尤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派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貢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塲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荅之中其肯綮府君爲之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曠曠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嗟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辭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廣公以與己意脗合亦嗟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爲學文之源是勗府君自此以講學攄文爲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絶不足以澗之向之後又來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常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遇子弟嚴威儀格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雖初晡則起之起風雨不少懈府君之伯

仲凡三析財剖爨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虛僞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治家政優游琴書遇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爲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咏歌一日編過故人門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徹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軋聲府君被衣而起命奉觴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予足賴矣奴以肩翼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擾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生三男子長即鼎入

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傳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人適趙澂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紹曰紹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葬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數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門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繽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秘闡幽所以化淑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回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一橫經講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乎師道立則善人多矣於吳公徵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稟乎將
墜勇撤其藪所覿者全行知尊開罔閒南北疊跡重肩從者
如雲君鼓其篋槖衣而前無疑弗馴雅與難測孰鈎其玄百
篇之文窮於羣經孔疏鄭箋曷其纘初蒙蔀揭日星乃懸
有光燉燉舜卉說詭以絶夢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羊
綿郁其成紋其養也安乘化而旋奚嘗識信有于而今琰組
蟬聯遺澤之新仰睇飛雲俯臨逝川誰不顰呻惟行之粹性
石之堅勒文墓門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名來京與浙江部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
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殁今七年矣而埋銘
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辱為文之既而佑復申劉君
之言涕泗而拜拜予既荅拜與之咸禮遂按狀而評騭成章
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秦
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
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
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
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
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
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潭
州事天它之孫女君資稟絶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
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歎求聖賢之道其
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
學上舍生還第所交未李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
獻纚纚如貫珠君從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
進大德末君出將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素公
孟侍焉伯剛往言於素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
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

于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上頗憶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鬣碧瞳如古仙人授以龍鬲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沖嘗自踊為三丈餘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橫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篁影中其隱趣蓋翛翛然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嬖歿哀慟戀慕幾欲無生且惇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嫁者畢之伯叔之未塋者藏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福尤慘於戮到鷄犬羣逃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

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塋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鄉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壻也孫男一人森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絕去托於神仙家言以自濁則韞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尒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藏之有崔者山我心樂之我善我詩我子教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志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嬀曰子曰霦而姬姓之分複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睦之桐廬有王氏諱璵字君玉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避弗顯父希曾為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殫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悽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鈎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寥同姓有尚俠者藉權貴人為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為勢焰焰動人人豔之反讓君為迂君曰吾性戇不能隨俗浮沉君尤我固宜俄庚午歲儉道殣相望孰不過糴以徼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

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爐峯濯濯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嵐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游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貸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偽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壯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訟于賢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薇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已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葬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儁舉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男五人圭纘權衡宣曾孫男若干人君卒後舉奉尚寶丞魏君陽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

鄉其事有足稱者若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為行善之勸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鼓行旋乎若人就不善神子胡為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采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溧水溧陽元兵建水寨柔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鍾陵授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婺越閩舒池等州復漢東侵廬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擒八陣指揮營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僉吳國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殁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葬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樵其槩勒石以納諸窆云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志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伴讀侍 皇太子研席禎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尋入禁林為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來屬予既已為之楨復泣曰先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奉姻家兄童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譚某字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珏為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覲遂稟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潭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某恐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勝人日事機杼風雨瀟瀟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處之父母憐其勞勤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俟此水西流吾志却當改耳不聽娣姒之間或譏誚之或轡轢之夫人皆不答負外君殁參軍自海外護喪歸葬夫人袒哭出迎哭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為親故不藩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而能完節以待子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兵起浙水東州郡潮至繹騷參軍從肖將軍剪除鄉郡羣盜間歲一來歸夫人携子女間關蒙棚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已亥冬處州內附參軍朝京師 上奇其才命為右司員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挾醫以從行暨至念及鄉里欝欝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處州擇麗水某鄉某山為冢以十一月某日葬焉夫人性淑而行勤參軍有志事功視生産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締搆生理唯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 命在處州又不能視其襲斂每對子言涕泗為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樞一

女曰童其壻即存厚御史中丞溢之孫子也夫自陰教不行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罕也間有以禮自持歌起古人而敘之者人方羣訕而衆侮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為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猗歟夫人始終一節也羣言弗騰卒莫之奪也把厥夫子有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恨也千載之下尚視茲貞碣也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宣城某山之原會瀛召入禁林陳君乃自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纒綿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為宣城人其父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為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予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簪纓家

子欲選為贅壻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及其以郭氏亡奉予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為孝且恭其事予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嘗患痰瘧苦莽喻三千日趙氏視藥飲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慤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予登仕版出為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為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治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署不見艱難窘滯之意人以為順且賢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讞獄鄂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衾裯出宿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寖劇乃謂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

子亦未暇苔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夔下嫗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泣淚添流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殁之際相呼之聲不絶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斂籩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夭晚得慶生即所謂撫愛之者日呱呱以泣綴纖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貧賤同憂患同胃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祿竊意相守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願為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攄予無窮之悲也嬴開之夕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為世道之勸是宜銘

銘曰

荷蘭方郁奈何委也茂草宜剪却紛披也天道玄遠信難推也勒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

墓誌銘

世之為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勛業殊異者不書焉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為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思或者以諗墓識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馴行年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無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維哲所為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者

流其忍拒昇之請而哀其念親之至罪狀言陳氏本居福之候官代有仕者至樞密直學士襄其名尤著襄字述古世稱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曆中進士自浦城遷仙居令其子若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岩黃岩則府君之系也家乘燬于兵不能言其實為幾世矣府君諱勝祖自德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經朝夕潛玩視聲利寧恒澹如晚歲尤能安貧竈烟或終日不起澄坐無慍色府君奮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猶隨以安親者其人子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未幾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為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閥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為能孝父既歿二弟求異爨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皆蕩析無餘子孀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凡弟一氣所生榮悴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人美府君為能友非特此也族黨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成之鄉鄰有鬬者名赴愬府君喻以利害或欣然悅服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熱輒登山臨水徙倚嘯咏以洩其磊塊嗚呼若府君者其可謂有志之士非耶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三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即昇嗜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孫男三人長志即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韶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粲然可觀則予之所書極於煇煌當不止今之所聞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而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施謂非政之良子令而

仕厥聲孔威於燁命書下責堂龍壇之山鴈此銘章過者必式尚知為陳府君之藏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歿能發祥為神漢高六年遣賴陰灌懿侯嬰略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粤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絶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為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為賊所惑墜于崖下將奕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即返其廬夢見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斲石為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為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廉黃二尉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為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溪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泗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遭焉亟徵靈於廟冰清

張者八尺清張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編禁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蘄孤臺獨未見跋甘霖如濡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廋林頴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遥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暵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大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髮髣髴神擁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為郡欲新神之宫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鋭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為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為正副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宫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霾挾逆風為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為助者淳熙十六年歲大旱比州人士劉文藻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　　庶民懼為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縣宰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白除荆襄監軍陳墀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嵗容命胡巖起李璮疾趨至贛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胡南夷徭曾甲肅衆倡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兜徂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宰文廣為變倚石壁作窩穴潼川姚希得来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祓冠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瞻遂落溪咫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搒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吴革疑焉神告以生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彦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顛委類有人鞫讞之盖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兩勝疫癘之禱驗者尤

縣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録瀛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蕭田傅燁為贛縣東尉蠲神之為撰為縣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荅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蝗捍患有合祭法署為昭靈王宋元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為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署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瀛稽諸經國有函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為可依故建是祠祝之制也世之踊為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為誣則斥以為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幸藥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邪何其與世人異也瀛初被　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輸材為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章法凱之請為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賚璽綬立佗為南粵王瀛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

神雷之岡翠嶙嵯五螭夭矯含精徽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翕祀五采施陰爽襲人動曾颸發祥傳自奚劉初粵氛侵徼告捷期宜或天星隕魄為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為氏理則宜大中卜遷墨食龜有聲颯風達四垂風霆踊令疑所司弁逐厲鬼暘雨時禾稑穟穟歲不饑民萌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宮車駐蹕贛水縈忘顧黙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嫉逆如窩貍苦芙蓉喘呼引僚萬禁軍荷役擾城陴

看劉壯健到婁兒六戍神有殊功王師一殲兇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堰巨舟皆膠岸弗移鄉舟再拜叩靈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網王度功何疑縈泥鸞詣自天題爵爲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豬袍籠黃帶纏絲五龍寶冕角鷁奇襲藏山中夜吐渾陽陰斡運無端飽煮蒿悽愴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惚恍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胡越公新廟碑

文天祥過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戚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宰卿兵興天下大亂民遭塗炭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 見語合遂居前鋒以

從揚 天威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蜃引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間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已亥春正月改陷諸暨荊十有一月又平淩州庚子夏五月又授信州信方艤舟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嶮吭衿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設陴爲堅守計辛丑之夏五月 上嘉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衢剖越北宿將重臣有以控

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
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遵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
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
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壙公隊葬于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
降旨贈光祿大夫柱國東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先是公殁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
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
曲進曰公之詢今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訓非無罪使我
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自於寵靈之內者公之賜歟我之病
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畢創
注藥及妥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洞瘝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
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

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
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芳公亦使償之如
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盍若

龍光

下被爵登上公入神洽熙雲日潤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
新廟告成頓為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
以請瀛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遠域者矣前得甲士之讙心則
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
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若公者可謂允賢
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
人不虜人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
附之蓋公處心以仁施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
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若者祭征虜制節士心不
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
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

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
我邊陲公降祥焉或見於人或覩靈火滿野洶洶聞人馬
聲迫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
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
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涌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飆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
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凜凜越公動氣橫驚手揚鐵戈其
槩若璐彼蹻捷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
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悅悅敵人雲驚土疆
既拓大勛以疑其三皇帝曰都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
爾參政府解爾宿寇尒勞尒練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
建牙威聲化孚莫敢或譁彼顛彼柅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
為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釋耨視彼闌闠其通繹繹視彼室
廬其居稟稟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

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匪廟曷祀非祀曷憂
甚乃簡麤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宅林衡奔事班倕
稟令斲梲星錯素階王瑩其甍清有寢嚴禦有門旁夾有廡
四繚有垣脩脩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維公
顧綏時著靈響幽火京鷺錢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磔敢
不生畏執不景仰其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書所列指可縷
陳剖公之英貫乎昭神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公實惠我弗
間弗貳人之依公如嬰繫慈聲我稼穡遏我妖祲歌我明祀
歆于世世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日年其弟子似桂
謁瀛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
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瓜髮衣覆而瘞之則四明
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文懿太師国清噩公實為之而

牛首乃師之全塔友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
究內典為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
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潼来江表聞稱師之德
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国無益於道後之
人歌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敢讓而謹書之師名
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
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
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
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
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
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北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
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雖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
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
扣下語多枘鑿弗合不勝憤悱走藏笠西坦公遷主明之天

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笠西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
與交一語師摹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師擬曰俊我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笠
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来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
致彰露不可掩遘秦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
師策厲徒衆初分陰若又墜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
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敬它浮屠飭東興盛徒御以誇
衒於人自持一缽弓食吳越之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守虛
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悟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
旨淵窅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
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
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
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
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歡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

弘教禪師之飾及金欄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
天曆永作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後最
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輝碧映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
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已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
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剎
於其地棟宇之嚴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笑隱訢公曇芳
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為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
于火忠公新之住海會堂未就而化余謂繼忠公之躅非師
無以感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晨唱宗乘萬耳聳
聽秉炬不迎而火幾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
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
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
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
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
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
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撥
筆書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
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
臘六十九僧俗七日頌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薝蔔炬積
如丘陵九月一日葬龍山前舍利如粟如麻五色燦爛雖烟
雨及覆亦暴棄然生貯以寶瓶光焰瓶外其上皇弟
手某以某月日埃牛角山東麓為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
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閒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
頷首而已然進脩祕勤自壯至老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燠
金寒折膠無一日輟者聲感蓮花香滿院芳郁異常非世間
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歡伏而拜上嘗親幸
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懿特為改龍翔為大天界寺

之連粮在民間者還官為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
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来見
問曰師胡為乎来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别耳上遥聞師
遷化衣與夢中正同七祝詔出內府采帥助其喪事且命
堪輿家賀齊時為卜塗藏舉龕之夕上親送出都
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録行于世
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宏蔡利寶璋瑞
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摩土永顯妙智季瑶定光文撫
某刹明晟天華士謙豐愛至慶聖泉普鼐福林道巽五峯普
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璨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
以一真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趙慕儼如毛之有鱗
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幢持金剛劍入般
若關蹶然為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
之道矣宜乎遭逢 維新之朝上簡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

枉乘與而臨執之龍光菩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生
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来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起信焉系
之以銘曰
乾笠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曰趙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
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宇契
其逢太白諸峯上摩穹碧舉頭觸之堅如鉄壁一喝轟處豈
直耳聾毫髮之端妙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即不離
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大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
華權實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来鼻觀先聞豈伊
天女吐茲奇芬記謂靈通與道乖違我尚不有亦何心故世
緣已竭惝然西歸夢寐揩通 皇情為怡烈火如輪煅茲玄
覺詒利粲然逐烟而結存昔諸師何人不然誕勝真滴多隨
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檐舍我而逝有生孰度 寵恩聯翩
表自九天師則何憾名與道傳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

移斯文方朽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時右丞李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巳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壽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為必拔之計搆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失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群情擬沮或敵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闕公往即起

來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師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餘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將為左右翼公自將中軍既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北而至軍勢益振公乃申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衆寡我　國家有養人虜乃挾之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燕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肆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

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天誅賊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盛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陣中軍中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搶屬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聾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循觀故主欲棄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蹴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後公合擊之殺獲甚重其主帥儻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為公壽公勞而却之牽酋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于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瀛聞之軍

識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之雄也瀛以公之事觀之殆猶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雲野蔽川入孰不為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及矣瀛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無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歙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

於莽　皇王大明東升燦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

莫以寧停彼李公實涖東漸虎符煌煌倚以龍節導宣
皇靈德乘威剋吳雪逞虐登我叛臣屢沿兵釁来毒烝民亦
既搗之化為埃塵龍集鶉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
合圍諸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出汎狂虜天紀之干
飓其若鼓鬬此勁諭迺飭將佐整厥堅冑穀厥弧矢金鏃
我欽即發不罔或洩禡纛于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旄幟
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簿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
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勦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
宅其中堅氣通脉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虜衆我寡大刀長
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為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
奮先星流飆旋閃閃莫定觸之必顛虜實驚疑斯何為者莫
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懾相駭弓不能弛三軍縱擊其亂如雲
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督或斬其齒蠢彼有苗猶尔偵
視山氓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
斯奔如火斯燉融乾爚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吞譬猶鴟梟
若雲翳孤隼橫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勍豈多為貴人亦有言
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同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吉兵始
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其昭灼奏凱
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閭以短簫祥颸献娛嘉卉動搖耆
耋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
三軍戢止燕響有容公拜稽首跼于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
功　皇情悅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策賞其餘
匪堲伊責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
基萬世其延惟　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
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
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遵古
之義史臣作歌踊揚奮厲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
緯始締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斥而大之殿堂門
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為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
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於民間寺事日廢至
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圖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與
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
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擲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
然今豈弗類惟公倫以持已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已
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今敢以圖籍
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頹然荒
菅叢棘中饑甿窮鼯後先嘯呼白草涼烟舉目淒斷象先初
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為者邪
於是悉發其儲畜市杉僦工則彼歲荒七復燥剛位仍面陽
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貫土田質於民者既贖

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
能也誰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衒巧以病夫
民則籍豪猾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
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
士如登耆闍崛山親覩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凝
不足以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
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
以信為最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
得度於雪窓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熙上人
也系之以偈曰

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於有為於真
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耆闍崛山及諸處重閣講堂
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
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

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妄欲趨真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鬱蟠
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數坐縛禪寂後來繼者合羽然
聚化為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輝暎林谷鍾魚互答朝夕間何
期鞠為狐兎區遠近睹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
我桑門請殫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
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
此為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
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臺有上雲峯在川城西南十餘里重厓疊巘如雲旖翠雞
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絶是宜有道者
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
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為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
百年間游罹焚毀唯存斷薶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

周覽故址嘆曰大士詔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尊行遺轍乎
迺祐甲寅縛草為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
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脩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
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
脩持為第一義荊棘之區變為寶坊金碧交輝上薦天際而
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為尤勝有以土田為布
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為南堂欲公名
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
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禪師
曰世尊尚許刹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我洪武
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二
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
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向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
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

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來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倏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峯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為國宣勞焉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塵恩大師道原所為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鍇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嬉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

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尔作禮禪師曰問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後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猛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興之辨詣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恩韜晦而護持之及過上雲峯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交烟霞而俗泉石至有頤步不與塵俗接者沿門之功純務外之意絶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智奔競干請無所不至受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缽自將策屬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喪真種於死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

衆禽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弊之功非邪評隲成事繫之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銘曰

台有開僧幼輒弗群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鞠明窓瞻務治心垢甚收首焚頓忘色聲自爾塵抵諸師如提孤軍指水設陣瀕亡獲存有嘉者山是曰上雲高摩翠旻低厭棄氛昔之開士来踈定賢代追執轍志苟隱淪起廢為功策急以勤實殺高騫善自懈紛九疑塵影不出庭踈常杜軒迹屢恬曠俗慙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外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招羣賢左原演迹白塔嶙峋凡入道者来視刻文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壯尊未足以喪之惟

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嘗疑經當有明文妙棄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告並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數奏師忽示微疾挑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晶瑩粲然如珠其弟子文

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小[illegible]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
天寧永祚禪寺塋焉嗣法[illegible]上首景[illegible]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
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illegible]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
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梦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
山人姓朱氏父呆母張氏張夢白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
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
為曇曜云年七歲靈性頓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
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扁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摘
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
於湖之崇恩詢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
牒得雜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
詢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

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
師方擬議欲咨師叱之使出自是疑塞胷如填鉅石會元
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
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
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
翛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
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
來叅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
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
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
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
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illegible]俄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
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illegible]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
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傳壯麗儼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

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諡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無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祥築西齋為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瓚為鑄寶壺冠于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瓚為代復歸老于西齋云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非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莫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雲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瓚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宗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臆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致與國史冤公哀悼不自勝冤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曹龍象蹴有如大將據中堅錢卒十萬佩棨鞬或羈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暾紅爚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經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數清淨蓮紺色涵空絕蔓塞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並絕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誰為有漏緣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沉淪萬人瞻依曲刃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即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

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為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為最盛再傳至於東溪真聲問益顧震雷霆音為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為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學而以止觀為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為世法幢星分棊布於江南若吾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弘若字季衡姓相里氏越人也代為簪纓家在南有名造者嘗為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臣元載亦歛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社稷休至諱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尤宗為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之元

人閣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為大僧渡濤江而西至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錍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即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安別理隨緣究竟蛤蜆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沉涵之至於恩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濶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即所請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令誥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侵法師力為經度田之菜蕪者闢之室之敝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俾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

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為佛海會中四天王居止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蔑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翱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笑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曰之為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迎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剎有嬰珞泉其源絶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為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盈戶部尚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再来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為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嘗以白刃鞅然不為屈辭色

[illegible]寓因遇客白乳蓋出於地實十九年十一月[illegible]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illegible]迎其靖孫子蘭恩幼始具水[illegible]為缽閻維之夕獲舍利如許者無算遂以某年月日奉遺骨葬於雲門山之叢法師風采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贈之為僧中御史善詩若文華健有法黃文獻公溍為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如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師與為方外交而忘介公泰不花歎豔為尤切悲書問遺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衣奎演福之良譽延慶之如瑩隱德之去讓海聖之圓證也其進脩弗懈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慈曇曙維輸玄徹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論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麓代詞人屢形賦咏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辱之為若耶溪法師示滅之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德師元靜所為狀請

瀛為之銘瀛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又知其為有道之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之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為鴆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絶如綫嘘四明之遺燄糞外毅之邪城世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備序之揭於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郢中藏燾尾鯨兮鼓鬣奮迅樹赤旌兮發為音聲震百霆兮龍鬼怖愕入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纓兮膏脉久絶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

山五雲凝兮絳霧為室覆作窇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所因生何憑兮脩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瓈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為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為墠行西方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即隱盈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即跏趺習為禪觀毋惡之推其使什輒達旦不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既鬀落受大戒於昭慶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為求道耳尚羈

緘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際聞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實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即擔簦路行既至古林問曰尒來欲何為師曰正為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尒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荅古林以鋤梃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絶縱橫自如古林嘗其為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崇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冏浙中會月江印公薄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端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兒走鵲落暇日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

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刋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微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如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温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塔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卷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為奉化儒家父季毋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為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欽公皆推師為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尊諸未悟歲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湮滅乃具為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瀛為之銘瀛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為事殊不知未習流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吾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做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敬警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昌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實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峯學徒川赴孰不清涼飲甘露味法澗奔師其底柱胡為西歸空存遺履有窣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曆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于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　上嘉其誠詔錫以璽書金寶仍命尚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　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慶今年春復遣工部尚書張子温来朝　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　王起居且勞子温跋涉之故　皇情謙抑在古所無即日錫燕於會同之館翌日　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舉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　皇明天覆地載四夷君長孰不重譯来庭使節之往来琛贐之充牣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國之君長非不有其土地人民紐夷俗而蔑禮義騁其詐力惟日不足高

靈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王之遺風
焉政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況今　聖天
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如霆有抗之者無不殞滅然於守禮
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靈之君亦知天
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謏瞻　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
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文甲之警令哺而嬉鼓腹而游無
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父盡其道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
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余富軾者與其弟富
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趨詳雅競以綽有華風稱之今子温之
来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
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
矣子温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備元史不暇與子温接
頌樂聞其事而為之序云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載定四方以詰安生民於是我　皇帝龍飛淮
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
洛定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曆
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罔及無際
于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　皇化遣使稱臣　帝嘉其
嚮慕之誠　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
印綬仍其舊封為王使者齎　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
子日燇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
于朝請嗣厥位　帝即臺中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
慰問良久　皇情藹然傷悼悼退而嘆曰日煃率先內附朕意
西南之民將有依賴不知賢王何以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
為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懇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
王禮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往且　詔世子王其國
取前使者所襲王印授之其　德至渥也嗚呼　皇帝君臨

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藩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南為二道置節度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寵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為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耀鏗鏘當非它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為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宣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瀛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為之叙云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厦細氈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為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為藩翰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為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為之傅命既下為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脩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斂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竟擢高第遂為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禁廷啟沃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 是豈忘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 皇上之意以晉國表棗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為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 王雖未出閤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

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為哲王斯民為唐虞之民庶鴻名於無窮盖今德於不刋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瀛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勲績之疑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傳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勗之哉瀛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庚戌京畿鄉闈紀録序

大天有成命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晉此馬出閫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皇帝鄉謹身殿召前鄉史中丞臣基令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瀛佐其

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庶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存選者過半馬既散棘禽謂曹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于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録而俾瀛序之瀛惟天下郡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國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域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會試紀録題辭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無牧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宿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授

其一而授之以官循以為未足復勑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　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內廷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之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循憲滄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

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之為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上升名於天府故告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求言之采況有德如王旦而忻忻如冠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勗以忠貞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無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使南豪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豪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為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徼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具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

于廉下君子安為之短氣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土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仍封為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熞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東廷臣充領封使者俞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九長於辭令其出使為宜 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五月至其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熞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為壽元凱嫈却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為賢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北中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絶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為使是我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士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為郡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為巨擘云

南征録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 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 華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煃遣陪臣同時敬奉表稱臣 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 勅翰林侍講學士張呂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煃卒呂寧乃護 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朝廷所以来之意嗣君日熞復遣陪臣杜舜卿来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輕殿 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脩王廉充祭吊使既至其君臣出迎于郊議 養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詞之乃奉 御製文於 緑輿迎入壽光殿别設日煃靈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熞率郡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王化遠被

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為之使者所以導宣德意使萬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瀛為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錄者授瀛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為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迁論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上念其勞親擢為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躐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滴池丞云

刻源集序

瀛嘗學文於黃文獻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崇道之而弗已者唯刻源戴先生為然瀛因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

會有詔纂脩元史命瀛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編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刻源集二十八卷來上瀛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体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剽掠前脩語録佐以方律孳孳為講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則掠前脩語録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叢雜糅而略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讀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曜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乎一人陳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而見孤陋故鮮能知之井蛙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

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纂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

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塞翁寨翁來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為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暮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人表甲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珮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龐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紿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嘆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

我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第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為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籍曰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逾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為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為至頲焉羅氏一門獲之為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牘累篇黏繩繩循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為五老人壽非特為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數錫天光下照恭奕於東海之濱矣倚歟休哉顧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廡不振之作猶焉用之要不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剛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著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絪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為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以吳弟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為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諜喪漫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嘉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頲躡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徵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

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蕭以六物推人休祥惋然目擊間
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徼而愬之思明出片
言理詘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踣
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坻卧道周氣奄
奄欲絶思明舁至於家名醫調護之愈乃遣東醫書生疫死
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幾土其
後竟得以柩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
梁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踊思明爲治塋事飲食其妻終身
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
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
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據丁元
爹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録其軍功超授江
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讀章入 國朝以考禮被徵
至南京尋史局與脩元史 上覩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

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人以爲與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
來請白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
祖若父暨宣兄弟爲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遵義不敢違
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慨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脩
皆無以示遠爰輯爲一書盧其首簡先生懼畀矜之冠以序
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女
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
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此整明貴賤士古爲益遠矣夫姓
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
傳之盛衰又爲能盡知其所自出哉無怪圖譜之爲不設
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如於其後將何徵之
邪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爲善者必
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
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前爲江陰之初祖遠端之功豈

非宜之所為歟譜尼於女娶有不足慨也或者則曰字文周之時嘗命此羅氏為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此羅之張翁嘗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子貢衛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入以省文獨呼為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為里之蕭氏贅婿宋南渡初蕭氏通判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昇州即金陵為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父之蕭遷居溧水之巉山巉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宅居焉大署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生彥彥生進義校尉憙以材雄于鄉統縣兵為保障盜不敢犯民懷其德為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壽皆以樂善聞壽生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間綴為辭章沛如也時中生

安不幸早世安生邦遠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澤物為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字以善精敏通跅有為治之才初由樞府屬連佐大府遂以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慷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家事弗貽親憂曰禮與智後金華許文懿公門人將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為溧水大姓群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餘百家高墉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方張咸蕩為灰燼雖譜牒之屬片簡隻劄亦無存者復初間與予言愀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予備著于首篇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行當蒐采為圖以繼其後至於字某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所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

七傳而止其上則闕而不書蓋不敢失傳信之義也復初之事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嗚呼譜諜重事也三世不脩古者以為不孝奈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有若復初殆知本之士也哉

陶氏家乘序贊

合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莫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為黃岩人其後族系日滋分而為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譜泰和者遷于淼水即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為處州裏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堦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齋絕不傳次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借職詢別遷于武林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秘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文予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為典籍以同官之故聞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為陶陽之祖譜尚失其名宗儒深竊憂之使今而不脩則其世次或有不能一一者矣於是徧求石塘陶陽二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壽若干於其下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補入焉既繕寫成帙滴露研朱而系絡之矣為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昏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賤別親疎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嘗殫簪紳家者論議非不閎博文辭非不富靡問其所自出則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嗚呼此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脩雖有知者與於其後亦末如之何也已宜乎以莊為嚴以慶為賀而無所分別也漢生乃能留意於斯鰓鰓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不亦遠乎昔河南劉摯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謫至其身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為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探之於摯復加

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三代漢生之後嗣尚思謹而績之斯可也予既欣然為書其事復述為贊曰君子重本必譜其宗惇孝廣愛以協民裏氏族失官士無適從同姓塗人實感於中陶陽之裔家於海東閱世十二益衍而豐愛合親疎以昭異同勗尔後嗣載續勿墜

應　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楨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太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歡內官承　上旨監觴甚力臣濂數以弗勝梧杓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千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楨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露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遺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可愛涼生殿閣為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

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于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瀛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牋縢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 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脩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于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擴舊史闕裂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 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盖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以為北平乃元宅畿郡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爰及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將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脩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為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王之法成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惟我 皇帝既承大統即殺伯 淵衷攸攸以纂脩元史為意則其 神謀睿斷卓冠百王 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仲善行哉撰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來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帝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馮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茲行亦一美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鬢白神耗不能遠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悵然遐思而已然而鏞張 上德以昭布四方要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為序而區區離

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言人有學有文其聞譽蓋翕然云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子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即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二月自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 上悅甲寅丁丑 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尒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沽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釐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荷情知君臣之義親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涎若冒昧上承 昭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 大恩柔矣敢固辭 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 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 皇上以大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孳孳不倦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而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敦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尧舜民尒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雲以為衣采有薇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沉沉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老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

俗是亦藏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遺余華宋濂序之

送錢允一還天台詩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即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 上將親御襄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藏之 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既奉 賚券及五王遺像上之 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勑省臣燕尚德於儀嘗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思東歸陛辭之日命遷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予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

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達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況官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廷迄今 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訶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予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稟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東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皆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甿城邑之壯甕府藏之充牣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夕陽芳草突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有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撝德也深矣 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蹟購仕以佐明時斯券之徵蓋特為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以見尚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序為知言云名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割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斷天使詩書往徵乃有翁稟召来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藉垂衣被精錢煅成大範中突傍匾形如箕又如圓規剖其半一半玄玉誰瑕疵鑒察瑱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蝸蚊蠐誓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真承行佛備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銙吻角左右分三髭垂睫回光屢下照笑語愈覺天顏怡便勅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虎瓊危憶初唐綱既解紐恣舞鱓鱓驕狐狸斗牛王氣衆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入郡健卒猛如虎指使不異驅嬰兒羅平鳥圖駭怪幻內黃外白跳往凝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星日同昭垂因茲錫券代牲歃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死共守尚有三樓危淳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奚精訖録九鼎沸一旦失云官河

康宣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為龍飛鼈知余且一舉網所獲非鼈還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土沙礫幸免累寶玉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憾微八州生靈數百萬援出水火行中達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紫綬趨彤闈不知堆林之幾篋但見耐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終前哀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垂絲奏准呼酒話離別遠時官爾如星馳千騎同雲暮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行過表忠觀好剔蒼蘚觀殘碑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惟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瀟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

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平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渟龐而雍容鏗鏘而鏜鞳甚矣我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絶人之資慱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越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良弊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

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宜無其故扵然予閒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征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詭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邪同文以天集授予序神思揺蕩急展牘書之懼其淩空飛去是為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又其最秀者也瀟家婺之金華距嵊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

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鄉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嬰城走唯流子里為榮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瀛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欵約二三子往候之少解凡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瀛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綏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瀛雖少時甫一歲則已脩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　持　白起瀛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瀛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

旬日耳瀛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瀛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瀛来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来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瀛乎瀛驚喜不及荅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瀛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風晨月夕無不相往来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来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它日又来言曰　聖天子寛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又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問采江花之幽靚艤勤道別亦

云可也脩史事殼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聞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葭山之葭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　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露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　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華川文派録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瑜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河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跱鳳翥於士林行嗈嗈和鳴而龜麟為之後先學者欲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況它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龝嘗有見婁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釐為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録華川縣之繡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弭其録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来為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幸僅見於斯然未有謄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嘆且將何以風厲於吾

民亟請邑士傳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實縣庠来徵濂為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脩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為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崖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藁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後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偽衫堂之寛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踊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著為諸邑之最是為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為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故問區區幼有曠疾雖簪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為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峨峨爭雄遺書添落四海日星恭而風霆噴薄璇玉綴而瑤珠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乎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嘯齊鄉學之懿遡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齊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

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矣然不可過又奚籍乎之言哉無已則有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始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若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悦蕭頴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巨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痛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為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取所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緒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七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過美髯髭形骸弗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為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子之所深望者不

朽之盛事鑠世之元龜也平仲之願畢此編為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清嘯後稾序

詩之為學勺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醞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傑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歌舞而不得閑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我奈何習之者多而半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紹英銳之志敭歷仕塗綽著聲譽兮自戎幔至蹲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輸焉日積月盈分為清嘯前後二稾前稾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稾而胡君遂徵為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舛寥久矣詭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黨者流於牽拘而不潤其音節無取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為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操編洎之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闖其閫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窶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鉏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丹崖集序

為文非難而知文為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

為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涇哇之音或姚之以黃鍾
雖十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
乎曰非是之謂也荊山之璞下和氏固知其為寶渥洼之馬
九方歅固知其為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
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
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
敬共居漸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
顧謂二三子曰屏斥蕪穢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脉絡聯
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繫如也其殆
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　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
禮被徵會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
詞垣為學士處敬亦來為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
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沉湎於經而為之本原饜飫
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

煩愧向之知處敬若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
風揚沙而五色為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為之失倫求其
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
真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
簡編輒詡諸人曰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不之
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
塵腐罷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
是皆無真見以人舌為之目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
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曰不釋手以為
可垂遠而傳後因為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荊山之玉也
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下和氏與九方歅者乎予之所論隘
矣處敬名肅會稽人嚴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為山陰校官名上尚書吏部吏部同

儀曹禁材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並
教事徵一言以為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為尚
術業有傳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
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
妄為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莫此時為然自師廢良散
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為意以致家自為學人
自為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
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
弟子而不為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王條不敢
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
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第也薄俗之習因此為之一變
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未及與聞道德
性命之言而許公弃捐館舍遂後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
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

余竊自念為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
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
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溫如其文燁如其言論
鏗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
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
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皆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
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
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
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樂無用之學徒
以空文出應時須畫蚓塗鴉曰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
授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歎豔於中子異日裁簪而
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禹山之秋翠以盡
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為晚哉伯時以為何如定為叙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

鑾坡集卷第七

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册時出而諷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壒之甲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攻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冂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派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美瀛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華大家亦多究心反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瀛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瀛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来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輿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瀛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稟若干卷請余序瀛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蔑也我伯賢名古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矣考鄉子世家傳皆剔行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婿鄭叔韓復来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常道者言之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蹄其睛突出懸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盲周君咲不吝以神膏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遂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為廢人周君視之曰是翳障在內尚可治用鍼

從背入脩背俺其鬠下之目欻然瞬五色陳以為神武成男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刺刺作聲或奮擲乞死弗之得他醫用六一玄湯汗皆不損周君以鍼杀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妊歷十四月不產形瘠胝且黑周君脉之曰非孕也乃為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襲瞿疾恒病僂行久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鼈周君刺其一瞥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苦行一瞥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苦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祸去裳衣羸而奔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粗丁見之吐舌走汝為鬼魁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瘵癯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製棺衾周君為剔竅毋長二寸其餘以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恒人於越楊翁頂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

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劑糝其穴血即止烏傷陳氏子腹有由隱起捫之如塊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周君曰脉洪且疵癰發於腸也即用熨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檮槩黃生苔著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溢不通也為刺兩足蔑窩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薦紳先生宜有以褒之楊之敢以序文為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脉結筋搦髓撰荒爪幕以為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諱知之其次則湯液體醪鑱石橋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閼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按尺之間一授簡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

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叙華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肢叔華尚趣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田氏哀慕詩集引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孝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詩人之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人美之而賦是詩者耶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為文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踊慟哭將欲無生既葬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踊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踊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吉與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續作為詩歌以自勉寢苫枕塊蔬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為太息亦作為篇詠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羅山中而以首簡授余辱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為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嘆曰夫孝如奐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沖和固宜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綴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時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諧商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為移風易俗之益人豈小哉其視絺辭繪句逍遥而

宣驕者何如也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聖江渚省覲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為文勒諸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余作之余覽已合不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電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累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偽若師者鮮也余既為敘其事復歎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

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普嘗登寺照塔耳過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嘯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繼汁補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窮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慶壽峯師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自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替哭奠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燿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
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於潛師相與唱
詠於風月寒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
道殊初不可以强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
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
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叢於秀句如芙蓉出水
亭亭倚風不霑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
如其詩與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
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調公垂徑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
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
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
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澁論議
正而不阿聲名藉藉起奉公間會先師黃文肅公游浙水西
用明稟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贄黃公讀已大加
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
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
奉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
詩文各一卷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弟子也盍為我序其
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
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
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
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文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
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鑑中無一物不攝紛無一物可
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
奚俟余言哉如德其鄙見以為敘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
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稿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巖岩張先生集有陂夢堂盥公用堂楩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始與唐皎宋潛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幸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為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絶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寂擬之也及来南京龍興用堂會於譙龍河上間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景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固竊自嘆方外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来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予所取於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即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江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鬼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諦曰文佛如其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帙尾諸聖賢豈天親無著

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摩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磵之簡無文之檗咸秘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但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蘊勸誘蠱俗者之為則當斤而棄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密不見其小一波有為即成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問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游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生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鄭之護聖

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吳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叩及交游云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寡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咸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公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它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嗣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沖澹而氣豐腴得晉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實蔵胳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馭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鳴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

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鑪鞴宏施烹凡煆聖機鋒所觸扶颺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雁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剎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 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 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群議

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詔總領元史來南京覺初亦還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益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盡塵沙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素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為徑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

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頃
閑宇中雖叅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
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弗置是皆不拘
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
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纔扶持而振起之非
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
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
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枝策東歸訪覺初於海
濵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
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雪窓禪師語録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来以不立文字為宗蓋欲掃空諸
相直究本心而超真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
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輔曰語録無乃與
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
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
諸經其弟子結集為修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猶
於見解而反為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
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舍摽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
真謂廓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来自兜率
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入顧乃諄複勸誘而弗置之邪
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
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
不得已焉爾尒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
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燕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
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
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晝三語以驗来學又
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奥者哉

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為之序余故舉扶宬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入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窓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録序

予江齡時與千巖長公為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絶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岩以余言為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異或變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為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瀾海壽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為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擾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為之東剽西剖枯綴成篇而推鑒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漏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為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為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單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鑒恐為世諦派布不得不秘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棡峻厲各立戸庭其接引雖若

有不同所以祛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者其師授而採於頗僻者斬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為之太息師能稱揚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 宗之功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為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鼓雷之慈雲滃滂沱之教雨則其功德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庳以為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為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岩在空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為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剎云

送季芳聰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沉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麦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則然忽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流雜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據鄧果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而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悃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為贋語耶又必出司藏綸晝夜研窮之而畀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為之詰數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聰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

嚴義公脩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浮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威有恒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威嚴重之或挽其為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己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住之主一刹而領四衆焉何不可昔而乃退然不居則天不及季芳而弄競欲得者為難言矣季芳行求隨濟之子孫多有隱于鄞山鄞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繙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剎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家之族戶幼從叔父白石頊公遊四明遂舍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毓以為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為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為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

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憑靈芝憒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晉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視聽而遊戲篇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頭陀宿德爲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爲法器俾出世於善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爲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造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爲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畢近感於旁岐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嶺爲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爲謬則幸矣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舍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枝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　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電爲之交馳疑網臨鋩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善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濟踐履或礙遂東大洋海而覩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岩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春擁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

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微甘足以斷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涓涓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它岩縛心為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氛之所染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它岩徵之也它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出孝而極其業它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頃文逋之叢沓鍾鼓鞠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受度脗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来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也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頼悟之姿戮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争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叅叩一聞鼓鳴犁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尊彼来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法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儼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特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孝乳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来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珠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謂之為

軾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此為曹洞法眼此為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藏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老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眞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山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瓛公也

劉彬卿溥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德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兩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兼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戍遼陽請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聲疊為陳利害衆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字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

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安之章奔耶孛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孛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孛羅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鮮不多見也府公俱徽僧賊僧想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邪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佞人言不然使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召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為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反掠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紿驛史曰吾將使江南尔因託故遲留偏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捐

倉使崔甲曰吾使臣尔猥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答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勿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尔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来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絶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志語彬卿匿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襧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召或者詣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負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朵尔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闕歷建委

棧過瞿唐灩澦出禹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尔家貧尔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邪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檀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對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錄其行橐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即賊也尤差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黔南先生程文以道人斂容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閑其驍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弁士大夫者恒腊韋自保祕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伏鼠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毀殆盡鐘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巍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廖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童佽拜

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後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佥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上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廉郎山小異尒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鍒冠人因號曰鍒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授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驗及獲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中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稾於故篋因緝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詞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道意詞他尚何惙哉乃戴青霞冠披白

應褒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靈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揮袂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絶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笛兮夷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仰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曰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尔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笑梅梅孕緑蕚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温見輒凝視移時曰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泂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為不可紲近因諸為竹溪六逸竦竦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絶塵照映後先其安肯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閨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殁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苗孽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絶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柰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取婦廖氏

生三子顯興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一清粥簪珥治貲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媵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候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壽門乃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真執亡錢之生其悠觀不輟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歷國子助教入遷而為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絶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敬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貓蠻兵侵天台伯瑞時師往柅之郡縣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躃踊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鴉黛衣縞然如塵外人夫嘗輕於笑語人誚之則曰我未亡人尔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柝膺長號呼曰楊柅密何在楊柅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絶仆地勝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

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瀆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擲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擁責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齒已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束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顏然怒士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尒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婆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為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鍊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為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或威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絶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剄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幷身而捐之其志為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淮秀閬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涣之女也年二十一歸鄜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為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子尚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譽譽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恩慮再醮

於人縱死為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
事父母易姑之側旨甘惡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
教訓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問心弗少懈歲壬辰
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尒何遽去予而死乎寧與尒俱亡
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莫奈父母何遂割情忍
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方嬰子被選列官 國朝再
轉為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子則八十五云史官曰易
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
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已所致無所悠咎矣聖人作易嘗無
物不該推此以為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
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背
未寒輒棄之他適為人嗤去而弗齒者果孰為亨而孰為不
亨乎況節父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毋家此尤卓異可
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
號為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數群寇相挺而
起肆其暴劉歙民相驚皆風靡而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
授壽孫共伏人壑中未幾寇鬨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
抽刀將剚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污兵鋒願憐而
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秖生此一
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絶矣慎勿聽之相為讓者良久
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
渨渨起林木鬲類鍛騎蹴踏聲寇相顧愕愕疑官兵將捕已
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
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
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就而不識去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

有已死生瞬福尚不暇慮切不知何名為孝何名為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為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為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鳴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為世勸矣然子為父死古之人多行之皆固可為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為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為存宗祀也為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為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為勸何不可之有我子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歎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子每為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為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諸子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為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為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爰伊誰梏之卢庭胡越惟歆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修祠祀方燔不幸遭之及撥于灰尚有子含淚長跽致辭刀劍在前曰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冀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能人天譴之逃西來祖盜之跳玄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慈曷名為人慶延于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存此有巖者堂揭以示石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或頑為下或悖來游來觀翛然自悔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爵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奚自前古以速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吳君器局凝遠識度迥卓篤愛曰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觀深揭雙椿以為煦氣同於祖冀頌類我之祝孝推

乎親必盡講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門新恩繼之晚聒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簡不鄙狂瞽漫紹徽音其辭曰有雙者木雕植于庭脩莖並擢峻葉均青涼雰夕暴灝露晨零材非廢散壽比靈椿慈華構托以嘉名雲聯遠戶月滄鮮檐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鸝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膏蠶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稚辭振玉屬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緘縢銘禮敦民興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竪貞徵

朽室偈 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為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灝為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灝也何人而敢犯是不躍躅然不敢辭也為之偈曰

鄭有開士屢主名刹其所住處遂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偈名為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兩風所偃蟻蟻所蠹棟撓榱拔今則靚飭如上所云必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荅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飾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極極觀視如敝漏丹臒絢耀視如黔昧超然此身如訖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為夢而況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空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欲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後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

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開已破顏

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即成妄請
返塵轅毋戲論法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脩實撿校太傅仔納之父也其遺像
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購得
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贊贊曰

器局深沉容儀嚴肅耐豎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
雲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沖葆虛執真之樞翊度宣靈契道之樞龍虎衛乎左右風
霆扇於指呼叫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耶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為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
蹈水死其不有繁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迫我以馳我馳我驅涕漣如
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叶地不可穴天不可緣舍旃舍旃我
尚何年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
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
心之寧

張孟兼字辭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
入春則中氣循居丁丑年之名其王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
君既長聞人言生字曰孟無慕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
在十母為火叶則土也火為文明之候非不燁然有光必變
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
食其實乎雖然丁辭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
晉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

此而升乎方今　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為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謂殷人尚質多以干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為同門朋詞曰

戊為子丁為父大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為任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嘗来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有山曰蒲首焉曠然而起如雲旂翠葆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笋中啟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緑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支節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稽事遷留崖絶肆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窴游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　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辱為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兼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祀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

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飄風薄而上征豈隆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替贊曰

樹般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咲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瀛以總備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　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絶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為書稟城崔公恒往來乎句中瀛因稔知公之為人公蓋名息字宗明翼翼與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　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誦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與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名子以謂　國家自建澧官其莅事嚴恪者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瀛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飈四導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予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

何莫不由於敬也能自於敬則成己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晨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閒固已度絶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脩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怠之說殆無餘蘊庸敢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嘯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

利器鑿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處忽之邪問其氏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 然也客龜峰之紫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鼇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斷地獲石類鼈卵圓且黝潤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泫金色背文外為墨線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倫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讙曰此吾之玄徵亟往庵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閱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為神手按劍而足躡龜

蛇系起於遺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也何為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胎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吉也天曆中有官於襄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炔北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孳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

[illegible]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

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為之號性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蔡唐山川相繆而風氣葱蔚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来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陋占名數于縣曰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併儻尚奇行鄉党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遭亂日蕃遂成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休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

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籍其先杜以克至於今日有圖慮以禦風雨有絲桑膏粱以為之蓋服而先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佰四人即治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為之倡衆遂加以堅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根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疎祭不敢用已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曰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殿乎東西廡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灑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於丙午之春榮卿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觀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瀛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于石陰瀛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階級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興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敘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遂祀府君非惟仗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閥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閥其屬真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始將娓娓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恩是纘是承揀字之必葺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穢荒

性性之妙臆也毋使之瘝曠庶幾應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東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峯銳綿亙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僧化士之所寓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為舍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立威容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躋為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歸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搆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淛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至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廊庖湢之屬靡不備治如法復集衆因搏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 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為緇素皆愛敬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鐫諸予聞我佛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度生汩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擾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若以此纏縛流溺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

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爲處其徒衆亦欲資佛之言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爲道之計盡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爲何如窮居華寢方牀廣庭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早高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搆難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驟山峙而川流真常之機時時覩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盥薰三歲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畧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書雖多士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適之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爲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喪志而授其弟子象先興公恢廓而有爲乃慨然曰子師之志喪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給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商力於其間者若干畝益廣集衲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爲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偫之所爰伐堅石爲予爲之文而勒諸石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

爲得之請借田爲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丁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竊讓貨鬻之禍不作吾田同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爲證結跏敷坐爲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糞壅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穗纍纍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蒲膏肥舊業日夜長雜卉之所蔽蛇虺共出沒化爲荒歲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貽永衆頃免饑大煎食者或戚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

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怠亦不易消受刻文於

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讚持力常使食輪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瀟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瀟曰名之有字曰周道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諱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承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爲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爲之說矣子幸爲余重言之瀟曰昔之人有劉彥冲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諱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爲是虛稱也今有峯名荊寶氣夜浮而矗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氣鬱蟠而平峙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爲諱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士相戾邪公曰子言固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

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深其深歟夫氏之若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掌者蓋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菲惟齊民之安至于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昌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 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為果何如耶論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同寓也字之而又論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窮絕而屹立若人固乎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之為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荊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乎者我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尔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寧貝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鄉招亡是公而談無何物者可乎瀛巖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瀛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菊坡新卷題詠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枝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願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悅然如在叢桑籬落間殆忘其華髮之榮謝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帶息 晉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高君元亮時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遭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書二於秋官矣秉威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當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

可乎嗚呼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而心則蠭午朝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為隱就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談使元亮當公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心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仕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矣哉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知也聊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初矣今我不樂爨其晞矣爨其晞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矣今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能用高巾攬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盈三快矣子頗能知予之志邪為書于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添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偕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顧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畫原

夫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盡畫盡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雷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傳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冠冕以示警飭垂範之等威表襲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臣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續之事統

於冬官而春官外史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不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仕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習是翫是玩豈真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挾俗之資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隸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篇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亦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戎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候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朝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食入舟而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岐而二之岐而為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為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剌舉無所避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為侍御史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為博陽侯者其果何脩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寖非古為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為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裁冠博帶論議衆衷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為群吏之所責為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為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為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為則黷貨舞法為民之大蠹古之為儒為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

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釋而用之歟今 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救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為生民之害乃設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今次亦不失為州縣之佐 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就緩而就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按牘紛然所以其弊為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按而沒者也其可臧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儒之學生平立志恥與俗吏為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謄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

曰在得人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艷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媪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掃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堂之宛若仙人愈妒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遊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又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拄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寇黨其形而狗竊其行乃真賊尔豈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尔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六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慶子也

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話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傷循能有是哉可嘆也

記寅賓言

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舁桐偶神寘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廟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為誠人也博而囓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廟悉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爹以去陷省井中衆校石殺廟讙然以神為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為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效明年乙酉正月癸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劄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死弗錄嫗辭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塵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尔信為鄒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撫劉舍反覆案牘之縱無而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

右具奮錘斷之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遵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寫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寃者至如是夫昔予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而見一屍橫焉楊擿遂旅氏一鞫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為湖南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儻諸人言不殆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曰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為一經而注釋之復惠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論析為四十有二學佛者其據義之弘博也遷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曰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惠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着論頌重加刊削脩成一部而斤長水孤山二師以為依句而違義正與曰休署同大慧眾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曰休與大慧為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

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為守惡其打搨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鏡損湍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筆為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蓋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尚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　青宮時　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絳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即黃庭經絹素精甚幾不見絲縷過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為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群帖却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摹不知何以填墨儼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為其昵惑慙惶幾死近代衰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璅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僞跡蓋亦有此理濂請留鵝群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令觀此帖有古文芾字印印兩首正銑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為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為多學大令者羊舍人壽給事為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碑而從之至信本之起跌與之抗衡而

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餘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載二十三種亦惟薑譯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雄勁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旃舜尋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筆或儼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為逼真夫梅負孤高偉持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踈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既已扳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揚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癯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瀛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尚津津而有繼哉

題温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緩有其人而又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樞常雖服其用筆精絶而師之忘去翰墨可嗤玩矣於人間世首要未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畧無礙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宜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邪

跋紫泉須後

天台葉君見秦同易濟奉 國 昌南諭六人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雨天下沿則出焉其

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鄭天琦遣請葉君為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迹者予既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如是豈非大明燭天曰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信矣哉

題反怡堂卷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已賢德也極相友恭尚懼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勖吾友王君子充實為之記克明從子蘭寢命遠申其說請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盧為記其事特假託以議之議誠是也瀛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墳廬日奏於一堂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哉者猶謂堂之有名非古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吕望以來則然況

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為近古者我子充今之景盧也其當以瀛言為可徵矣乎

題葉贊王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王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頼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子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車駕將幸臨安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觀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鳥職名為九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持榜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遂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同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

以先生之學德止於此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舅華來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蒼暫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謨仲昕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間而弗彰必賴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踪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俚人效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范太史所譔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評使人人皆如友

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為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為薛稷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皆家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兩廊印則在於左方耳子以薛書飄逸為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為不可及也逮道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為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為拓公語於其後云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灌請題識其後卷閒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俯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為拾其遺稿繕書以補焉

且為之言曰權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諸嶽之峰如實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若乎何以言之人物固籍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石洪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尸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冤榮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追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開嘗來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岩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月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後偉豐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尔存禮尚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

意尤惓惓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逋禪翁蓋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一入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顧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恩陵欲一見逋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徇氣機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圜悟諸子唯庵丘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吏讀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冲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難繪事之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易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吏東吏歸之仲恕仲恕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

國朝洪武四年辛

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徼死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劉漳戴昉初游亦名僧云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絶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荅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為足復来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有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已者尔當何以為建中告哉雖然竊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揣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繫然而可觀者即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主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饜飫於今古之家搴英而咀華遡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闢而絶之矣心與理通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為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閎肆而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為事且曰古之文漢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歛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雖如張錦繡於庭列珠玉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籍籍也此無他為人之念弘為已之切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為事自以

為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徵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程程之嚬蹙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蹉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媿之非惟媿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研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政改綴文恐欲以明道為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為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為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金華宋濂序

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敘貫籍窮極經史蓄積浩穰與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今觀贈錢唐梁先生建中序其論文如此則世之不足知公者宜也彼後生晚學未能執筆輒摭瘢以議公曾有與之言文哉建中剏若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謝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終

盛世集卷第十終

宋學士文集目録

卷第一　　鑾坡集目録

嘉瓜頌　　蔣山廣薦佛會記

元莫月鼎傳碑　　見山樓記

大明勑賜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梁國公趙君神道碑銘有序

閻府君墓碣　　孫孝子傳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序　　介石齋銘

奉　制撰蟠桃核賦

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王弼傳

盧陵周府君墓碣　　故龍南鍾府君墓碣

故漳浦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曾學士文集序

皇明雅頌序　　觀世音畫像贊

陳氏譜圖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卷第三
故貞女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劉兵部詩集序
弔忠文　周尊師小傳
冲默齋記　送張禮部兼署相府錄事序
靈隱輔良大師石塔銘有序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孝經集善序　井銘
胡府君壙銘　輿源寺記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卷第四
吕氏采史目錄序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題朝夕箴後　諭禎
魏府君墓誌銘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跋金剛經篆書後　賈積三昧集序
題顧拙軒告命後　跋將山法會記後
飛泉操　月堀記
蟠松說
卷第五
郊禮慶成詩序
拂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劉參軍黃牒跋尾
上清宮提點張公碑有序　句容奉聖禪寺興碑銘有序
寂照圓明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題趙模千文後　故黃府君墓碣銘
崆峒雪樵賦有序
卷第六
祿命辨

碧落碑跋尾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玉兔泉聯句引
元故江西儒學提舉揚廉夫墓銘有序
元故一鄉善士張君墓版文　故太和劉府君壙前石表辭
故雜造局副使王仲和墓碣　王君子與文集序
故秦毋夫人金氏墓銘　銅雀瓦硯銘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恭題　賜和托缽歌後
劉彥昺詩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有序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君碑銘　黃瑄字辭
天台顧氏先德碑　藏士幾字辭
西城淅氏宗姓碑文　生生堂記
送尚書李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卷第八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養親園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雲中辭　題山房清思圖
跋佛頂托缽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誌銘跋尾
茂承齋銘　戴氏張氏譜圖記
曾侍郎像贊　盧龍清隱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經山悅堂銘　師四會語序
楠檀大愛妙色三鉢小引　故天台朱府君霞塢門表
題劉氏官告後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題王羲之真跡後　千巖禪師語錄序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十八大阿羅漢贊

卷第九
協晨中寥辭一首　中虛室銘
題金書法華經後　瑤芳樓記
淨慈順公逢川塔碑銘　鄭仲涵墓誌銘
恭題　御和詩後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劉府君碣　題韓幹馬牧本
題郭熙陰崖窓雪圖　題趙大年鸜鵒圖
書閩魚　題趙魏公書大悲真經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周公矩書秋梁公諫武后圖
題徐浩書　題張旭真跡
題松雪翁書觀音經後
卷第十
皇明寶訓序　進　大明律表
故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處州白雲禪師慶公塔銘　東維山房序有詩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閱江樓記
劉真人傳　同虛山房記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効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甕圖其形于上稽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宇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俄以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詔內臣賚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　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蔬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

瓜合形系縣鯨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胡紀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獻同頌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煜煌我王慶宇可暗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大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殊比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氷圭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宿連産於戸東叶嚋若茲瓜協瑞昭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羅圖絳延西域既柔德昌八埏郡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既

疊甄岐秀麥合栖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遜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圖以實應天斯乃　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治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椎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紆蟠文璽下上吊莫聿至榮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或在躬且謂洗滌陰瞽升陟陽明惟大椎氏之教爲然乃以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歹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郤葷肉弗御者二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時奏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恵
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
于爐復再拜 躬聆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黄道出
午門宣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又蔣
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
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閲二歳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禮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鼗
奏悦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鑪莫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
相以悦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花或玉明
水或青蓮花永桃暨名蘇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浄饌史冊祝復再拜興終二獻同其所異
者不用冊光禄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
悦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
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註之意仍新山石地成六十
坎湧以至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熬氣成雲諸浮屠
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脱門門
内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
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執範師呪飯摩伽陀解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将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
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
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瀟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飄

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沖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圜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卿士百僚暨群黎庶高悽愴耆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邑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之行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葬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聞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欽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熹蔡秉夷戚哲職專禱

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瀛爲之文瀛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鮮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稽晁橫縱委溝溢堅凝霜月凄苦凉風酸嘲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錢爲心寧免溺溝其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酪彼蒙翳嗛嗛其　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遥瞻視座如覿睟容香爇霧黑燈熒熒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鬼宿渡河夜烏將半颸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幢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迤陟秘殿迤覿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酷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法筵設食歌名爲解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鴻思既廣氛翳全消乾坤

清夷日月光昭嘉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度擊壤康衢列諸其
惟佛道弘誓救群滯惟　皇休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
有生感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旹

元莫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
一祖慶父濛連起為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
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絶去世故從事於
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謁道士服更名沾乙自號
為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
有鄒錬璧者得王侍寢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丞往求委身童
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遺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
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動與天合雖嬉笑怒
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迁鸞方守
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咄雷神役之俄天地
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
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
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
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
殿庭帝為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
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
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老老辭遂給驛南旋
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颺脩脩起衣袖間雪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亦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
果殽浮觴面頃之雲自湖畔起翳千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
方會飲觴既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
所為急召實逆端目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岷為
鬼物所憑往往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
罵舍酒嘆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千筐時被物竊去

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于前市魁婁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颶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蠟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狀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冦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辜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冊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惟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解仰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脩特若行黜法能使群鬽泊

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況葆真之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啸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嘗總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

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峯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嬋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蓼盖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正覽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味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青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戚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俾来俾瀟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脩然觸人君子每為之永嘅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皖川而荊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軍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欤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瀟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晲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瀟盖聞之舟厓先生云

大明勃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己十
寒暑襄邸雖須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徵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
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曾具以事聞 上可其奏詔臣瀛
撰文而臣某書冢以賜之臣瀛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
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
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
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
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猝近歲壬辰江淮俶擾
州縣簡校梟鋭為義兵奇公勇悍選為群隊長公年甫二十
有八帥衆接戰必操弢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顧前人
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
德王忙哥肆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絶類児戲又欲擇豪
傑而休之倀倀未有所歸歲甲午 大明皇帝統領大
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母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妻来從及見 上轅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為帳
前先鋒已而從 上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
後河六丈大樹諸寨皆出師援六合在股為流矢所中幾至
危殆 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闔正月剋雞籠山群
盜與偽將韓潭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舍山次第平三月
夜薄陳也先營戊申也先来侵力出闔却之夏四月庚申援
枹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 上録公從戰之功
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
渡大江時元兵屯牛渚磯舟楫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
其營諸將乃下大平連攻蕪湖旬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闗
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

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有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考接奇兵邊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爲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取鎮江公副之破貓鑑軍水寨夏四月下卅陽金壇五月平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僞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以之歲已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奕左副元帥五月

攻池州取青陽石硤當是時安慶會衆爲并婺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爲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僞將朱暹來攻宜興公帥師爲援即擒退之夏五月僞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薄我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援以成算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皖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馱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鄭夏四月進後卒紹興元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僞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濟小孤山抵九江九江漢僞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

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命
攻其沈口堰歲壬寅春正月從　上征南昌兵至彭蠡
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悉其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
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爲
砲所傷久之乃瘳　上壯其爲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
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忠
武王平之僞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拮揮十又
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畢已附往
往觀望狐疑未即次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
公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
湖控荆引粤非宗藩不足以授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
督授以節鉞往涖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
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
擊僞將金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沮
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交諒觀晉恨之勢在必取
公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屢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
城至東門敵發颶張中其腰臂前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
且撫髀數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不屢矣其重無瀰於此
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攻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盡令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
第年三十有九軍中聞訃相弔　上聞之悼惜不已遣
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啟議樞車至南京以丙子葬于牛
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復命曰謂者將以
稱弔哀乘有志歲甲辰春三月遂命歐代領其衆秋九月下
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勑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
亥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
皆命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

公為人沈鷙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為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授大將征伐九能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比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機應變其智如神動与古名將合符之隘難不顧身弟顧身而於兄友之貴不為驕至信所謂閫外之事也公娶王氏因公来歸殁於軍途聘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一人聘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為天下君必有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著亦云至矣使假之以年勳業炳朗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統也其亦命也夫　聖恩追命勳爵既備極於寵榮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於彝鼎以示其不忘是用上遵　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聲以昭示永休於豐碑焉頌曰

洸洸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瞳鐵翎臨風一擊百禽震驚當元季世四海惟吞纘紛戰塵白晝暴翳旨執戈而興挈風躍雲　真人龍飛留滁之陽單騎来歸願備戎行　帝曰俞哉群愚爾攘元有將臣牛渚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矜夷拔其氷營雲散鳥飛于時群豪割已據鄱伐木建瓴壓川為湖視　帝指呼是前是著就為最強犬牙其中僑漢若西狂吳在東登我叛人軼我疆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搴旗雲迴飈旋敵人畏之縮朒莫前何彼兇殘犯我龍灣公拒兇口吃為雄閑六軍奮呼殺人如山　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俘厥寶玉僞都為墟湖不爾思復攻豫章時其氷山以凌太

陽公巡出遏殪彼豺狼堂堂書巡出其事不門不虞飛矢竟斃其身軍中慟哭於庭亦聞天祐大明實生俊英翊戈淑旂統馭萬兵胡命上斯不覩厥成天聲四震漢踣吳羣中原既定四裔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天子念功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音泉城半首之山有墓在泉禮官奏詔表此武勳以為歌慶以示子孫

闔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閻育泣謂余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癘將始不復知有人間事以故父母皆從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淵之中迨今一念及茲痛徹心脊幾不願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於是卜地最會稽賀上村之原近祖塋若干步緣木為押甓土成窆以洪武某年月藏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子迫切之至又皇甥其他異日

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持一觴酒酹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不翅足矣家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予宜為文之育將載焉

瀛棲府君諱澤字潤民姓闔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為吏於三界巡檢司遷餘姚石堰西塢歷山陰縣及錄事司遂陞越府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舍之斜皆翦木題湊而成易於開闔若通鐙鉢之隱入糧必加府君知病民命椎鐵為紙而鋪其四隅鄰府取以為法已而調衢州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衢府遂諉之府君府君名大姓于庭取官書驗畝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悅克廣盈倉副使轉運國縣興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男子二長即育以儒貢吏部授以今官階承直郎次澤子女子三陳彥誠韓泰張漢卿其壻也瀛聞招魂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

循在晉則曹馥孟無代職之雖衰瘵駁議頗富而朽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爲高地不足以爲厚尚可遏之而不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焉可指之爲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恩爾若育之爲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之變者也脫議之其將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無丘基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遡風長慕有深如泉賀上初之原是爲閻氏之阡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椎擇爲郡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埜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

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曰嗚淖糜二孟郎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嚥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或勸其遂哭而不對閭師韓奉車卽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諫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聞号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巫上之府部使者加獎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并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擢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璮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偪偪張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溢場中草深滅頂而對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和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逐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垂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送黃蘗師西還九宮山序

夏卉黃蘗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隸尉為光之固始尉暴患半身不遂棄官東歸有神師號金花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蘗師曰儻能起廢疾為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焫燈偏灼之越七日起行蘗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志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真後張真君道清鍊冊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蘗師拜

鄂藩應對稱旨後八年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榮

者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薦紳家以為蘗師華逢盛

際上簡　主知龍光菲葩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余華宋瀛序之詩曰崔崔九宮山翠巍倚曾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熒中有遯世翁霞衣佩蕙所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令年來遘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華幸江漢邑從森幢旌俯伏黃鸝機拜拜陳中情　天日下照臨簪裳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翻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紙因逢景運重階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諮滂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綠袍佐山城風露感末疾誰家煉黃霉藥烹日月鼎符三龍虎經中氣昭象先玄覽極窈冥欲期啓泥丸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縈縈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自愧顛毛頹枯莖逐物窮後棲

身亦兢兢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幷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善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冏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智慮凡氣朝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懇惑

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今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援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動以順苟耽于逸奚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輒定自微而彰若鑑下不加衰上弗佞如此進學德將凝或冥或鳴戒厥性成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靚我銘其楹宜敬聽

奉

制撰幡桃核賦有序

井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靈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共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　旨撰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啟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今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

觀之且十倍於彈九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鬼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於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產芳而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妙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遹臨托青鳥以傳命贊佳氣之葱蘢靚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饗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囊

乃濯翠蘆乃出桃實獻千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劚上林之寒烟王母微吠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覩滄海於桑田彼窺烏偏之小兒尚溪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劚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栝弗傾鋭首聳兮尖岑豐下椭兮墜星衆皺感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赬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鏟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圓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鴛彝同藏琮於天府星形月魄挾[redacted]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怳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redacted]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redacted]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椎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泠銅莖中峙仙
掌高擎望颸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
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
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詒神霄之玄稱何殷
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
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冊顯忠
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
之朋神機流決太和熏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
秀尧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
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 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
兮多惚怳既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帶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
鳴青鳥不敢徐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徵宗本紀宣和元年巳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
爲保和數至明年壬寅夏四月內外語錄三館書置宣
和數及太清樓閣增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幻下二年
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
不疑況于四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
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頃意山核非漢武時物字
亦非宋杭陵所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
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瀛年已遠簡學
寡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
云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悤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柬廷臣唯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罷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庚寅入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頗見焉遂奏于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西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正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誘降武死漢昭帝使ヒ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邪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我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瀛修元史既録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王翀傳

王翀字良輔泰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翀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翀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翀翀夜坐讀金縢蒲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戸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于門且稱冤翀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翀乃祝曰豈予槩殺爾耶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耳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冝集壽俊十人爲之徵翀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長父醉卧兄撫未還兒隅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鬄其髮經以綵絲次穴胷割心若肝瞠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東縞作人形以呪詞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覺額而長號乖以翁見屠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衙寃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攣柜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録其行業遂獲符童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録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歸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于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彭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頊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令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發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猥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囚爾與令交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哄喋將何爲尚賢竟以昭免初弼訴縣歸親宥持壺餬樂之忽聞哥應聲廚詢之鬼曰我耿頊童李延奴也月西死已伸翁寃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頊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頊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廚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弼家書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卿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教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頃童善歌過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酹地頃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頃童怒曰幾誑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哓哓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凡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這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上賜衣一襲還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爾然也予竊疑焉音聲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文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欤且自重黎絕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佞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為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有序

濂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煒煒有奇策因扳實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旦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予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惆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爽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趾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庶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寢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濕溪郭氏游濕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閩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加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變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

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府君坐皐比爲敷繹性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游江漢間同里范君匯之提舉江西儒學迓致府君爲豫章學者師其劍舄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一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檄府君以爲重玄纏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徽大臣馳書與幣結駟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立園府君度其文高閣還之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恥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騎兒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闕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行思母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潁兵動江南受禍

最醇二三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筆上之中書亦授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廡鄉書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得志於有司及赴部候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咏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兒漢中不知所終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速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天和生晃蚤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著廡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王氏子男子三長恂蚤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郎工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鄭遵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二以某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于舜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史君殁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嚴寒之險絶濤瀨之危每渝泊呼天卒賴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爲人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王立孟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充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蝉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藁者又若干卷傳學者其孟子董子商鞅諸論爲最備云瀛聞之文憲公每疑秦大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次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侯朱陵編觀之其說絶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怪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譁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来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絶我心藍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畬有牌其廿一兮豐矩重規擴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卬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味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豬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工道孔昌兮其學之啼有聲四起泠佩琭琭兮孺嚮聖謨敷繹道樞

孰敢弗襲兮譬如衛尊飲者欲奔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知治亂覽諸為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煜煌兮八尺之堅有山列屏千載其藏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即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由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柳踊聲不絶于口群烏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溥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絶粒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遥望中

原白雲嘯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瘴癘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臺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鶉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時夫人月俸督之府君性既頴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爽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誠於堊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陵君吕仕之女生一子而卒與宁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閫及廉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瀕卒無他言唯屬子力學厥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藏帝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娶初陵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舉貢進士署瀛海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陵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陵德祥孫男三人曰爾曰耀曰熙女一人適某會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

遷于仙文湖之西奠陵氏合塋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蓄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考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爲政也中州君子恒言慶南爲荒遐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曾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具畫可嘆也因校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台府君崇德於遠邇慶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嬴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爲冠乎而佩紱知而鞏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識而弗信乎而隳政而屏好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刓乎而皐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洗涼而爲龐博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温乎而岐有鳥鳳魯有祥麟禹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

其未聞乎而

故承事郎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勳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關里者諱鵬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餘杭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巔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爲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其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某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奐之凡國學上舍某當宋鑒將託師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

王及戰敗家遂爲壻吳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遺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家書種弗絶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紅老生爲師遊通之士皆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爲程試之學載籍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隣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塋壘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琢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申士

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釀酒誘僞帥三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戕擒即宜改圖稍緩戕臨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鈔掠府君命琢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琢以兵迎…敗而安仁復琢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相兵欲退琢部騎卒執轡不前驅丞相遵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尸如山琢遵承相前遊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粮一萬二千斛散之時疫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惟安仁爲便便若棄傳而來絡繹不絶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蕪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赤公檄琢共平之府君使琢計獲其窩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設伏千遁琢棄勝深入賊突起而蹴之琢力鬬而殺

府君失聲哭曰前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孝夾攻大敗之紋其兄廉靖廉舉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屢于市且求紋璩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爲璩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氓初出鈔道商賈纔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瞽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粮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走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逆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祠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俊其魂爲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士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徒其家遂方事始帖帖府君只謂釁戾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非義及以賊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鋌爲贊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遘心疾恒怦怦若絃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鄭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月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爲縣貢龍歟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
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文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即爲璨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詩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巫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割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母事死與喈恐弗獲其雖心然
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我之所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殁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
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前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
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過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衰絰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
窆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辭行請爲文勒墓上濂府君之
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絪縕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抵彼妖族退縮莫予
侮維才孔咸曷施弗良紲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紲
民之龐然維聲之鏗然維神之難言冥冥下來其延吁嗟乎賢

吁嗟乎賢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殁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田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
凡九纂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上雷
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僭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濟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廊國公自都鄉侯擾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肇
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熙鸞奔放惟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殤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從孫季駿益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剡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摯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衆賢往叩之會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達之於文會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權進上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殁先生名位既顯海内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與藴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溥起阜湧飄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美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字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婿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隸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

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為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峦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為知其為大同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始權輿者歟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

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為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發禮用清淨毫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現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駢立於左善財童子棄蓮葉舟合爪遥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湧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怛洛迦山也比丘似梶乃孝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如飲醍醐以瀛信嚮佛兼持像請贊瀛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為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聆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為

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頌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滄溟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襜慈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遶作禮脚踏蓮花以為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為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為毫舒卷六合以為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昏晃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刼罪悉消除不許後後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璹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佐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大常生朝散大夫彥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詢定遠知縣訢國子司業譚餘則讜訓柔中垕亡其名同安監生文林郎仲錫定遠生四子仲尋仲粹仲寬仲賓仲魏王府記室讜生宗正寺簿長興季亡其名訓生二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興季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富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頊頊亦生七子太學上舍嗣慶文林郎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沔則艮柔蠻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麟為艮之後麒左宣教郎生德星德元德元為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舶都目克和及勝之勝之後為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國朝福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

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照復生默升生熊喬仁生煥燁煜生懽其繁且行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覩傳世稍遠往往寖非其舊而降爲皁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澤尚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禄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屬予因効史傳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瓌之上不欲妄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濂弱齡時師事潤溪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游焉時某實侍杖屨之側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莫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故遵以饗先生仁至義盡四座皆權酌不能支府君危坐肴背竦直兪無動揺意瀟竊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相梃而起執白挺暮夜擊傷民咸不能自保府君用計史之卒能養厥父母無他虞府君往游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遽念曾不置夜露禱於天牖木葉曰冬青者浸水飲之期年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秉爲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閩嶠避

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貲劑悉焚去嫺族之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自藏汲汲如不足從祖毋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君府君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先長悉稽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九卓異於人人若瀛聞已竊謹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灝從瀛學經於郡庠瀛一叩之其事皆如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瀛有千里之役性中要瀛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倘不銘之孰宜銘之瀛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琎字君玉世爲婺之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于北戴宅之原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矣爲之銘曰

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銘

故茶陵貞毋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毋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閨範誨言冀乎陰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況乎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氷蘗而加飭勗厥令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毋陳夫人者其亦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爲茶陵鉅族真隱遺曹雲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銕馬之馳突勢緜迤而蟠結氣絪縕而鬱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之生也髫稚之年嫕慧絶品剪綴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其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蚤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諱某世載徽美生同里閈雅稱詩書之府光爲簪纓之裔盟言既訂童幼來歸祥禎之應日臻温煦之福自至逮及笄齡益增遐識祇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

中饋知修潔之方佐烝嘗盡怵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可馨嶺松冬樠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有子曰某賦資頴拔稟識剛明寤寐群經欲明體以適用三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閒尋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辨籌策深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荅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 命徵兵甫高鄱之斯屆俄僞吳之見繫杭論弗屈陳義益高因髠服其強悍獲遣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廢政惟和震盪而百壬自避其典守劇府也刻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替否益盡臣弼之忠洎平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

而物無遁情亦坪敷奏而上無留議蓋待已清白潔如冰雪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褒宇政事書于竹帛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毋子睽隔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室廬 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歌咏僉謂夫人德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臧於三牲安受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賜邁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魯祖某祖某父某姚某民所生三子長即某中奉大夫御史中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夭次曰棫克構家政一女曰慕貞未嫁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殁於京師之寓舍壽六十九中書省臣以某事聞特降勑吉俾歸葬於故鄉發引就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兒謂無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柩還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材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賢人特而顯脁此蒸陵舊稱良郡

得名肇自於漢侯高爲但闕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宋儒之手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寸略以佐興王之業用忠貞纏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恭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并紀嘉績使知枝葉敷腴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達必遠藉乎源云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瑞篤生賢妻爲文師其二侃侃德容溫溫令則尊章是共先後惟式其二中道遘屯良人棄捐哭聲摩雲血淚迸泉其三爰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守其四寒燈夜織秋稚晨炊撫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亢其宗唯迪厥子熊膽成九鷄聲趣起其六積學既富受并復雄竟秉青雲去從真龍其七泉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如鷹斯擊其八三預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暢奏瞻自寒其九絲衣趨庭牲鼎就養天寵日加人榮莫讓其十慶綏福履

年覲期順風木不停雜露增悲其十 非有毋儀曷成令徽勒銘光阿以表貞正其十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後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勳於清暉者其情沉而辭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蔑無所授受者其制澁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瀛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始無所慕矣劉君名崧字子高故

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嘗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絶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浪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楊榷風雅夜枚枚或忘寢食反徵之於古縣然自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鳴鳴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劉墓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標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

志復度嶺勺西江訖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對蒲澗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羙之具而徒護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縲悠之資玩時揭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後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賢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

亦著於詩蓋得劇君之傳者也

弔忠文

弔忠文者爲豫章新吳黃君甥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甥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舉以奕葉爲儒鄉鄰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迺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爲人師吏辟大府椽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及復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長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嫉君木強頗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撤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白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剸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疾槭厥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實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勦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爲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梏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涴吾刃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海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晉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爲可知矣此不爲而彼爲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泣道君事請爲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爲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

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梦之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為知已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劉嗣翁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搏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搏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備萬夫長楊聰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辜聡得書文曰

繫委質以事君予秉忠貞而不二斯天經與地義予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予皷腥風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予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予復何陵之不褰舞魚龍而蹴罔象予孰舉手以開其狂倚長劍於天外予豈予力有不任聆九關之莫通予誰屬予以三軍矧祕計之屢出予復掩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予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予予倀倀而安之或危墜而無所聘予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氣之山積予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予棄堅城而長通予雖賤為府史予頗嘗與於祿食縱粟其亦有恩予敢自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予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予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予蝉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予植後世之人防況予結髮而好脩予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予非禽獸而鬚冠予豈異夫人予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予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墻予寶宣尼之祕祠承攝衣以從之予依嘉樹之嵯嵯中心皎如白日予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予亦予情之深懌暝目而詈賊予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予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予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予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依化予下醴泉而上卿雲之一物固為休禎予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霆予叱列缺以施鞭豕不忠而為蘼粉予使大威之昭宣

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偫兮不逢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來兮謌含哀而嘽噰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茄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宗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殁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劇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鈔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刻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方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痾不能脫玄初飛符徵如如蛇鬼遂絶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柱孫會稽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由翔增上久而後去及浮河夢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疫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寶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焉畢禹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盼作叱嘯聲旌重將墜地毋降于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雪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神襄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禁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承命左司即中劉允中迎

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遠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之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若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孝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治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

人參內功燕好澤物封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覺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来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壇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徐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巢踈能熟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與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歐歐然若有所疑紅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君来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大虛寥廓從横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問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中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燄焉凝氷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教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爲也鼻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遠世以保和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爲畧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幢禪剎蓋有志之士也

送張禮部兼掌相府録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救弊文化治熙閎間内外　聖天子猶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黄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遺使羅致于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来

若雲擁而林布鉉曹吉門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優考官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鉉弗逮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録曹闕官復命無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王庶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議

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A盍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肯毛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徵上膺

宸選未久而三遷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勝乎奔走承順以爲奉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鋟晉王土田於吳惟中特屢献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倭而以規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賦度報年五十又五

僧夏四十龕罰五日頃有疾氣體頓如坐久二日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腎無壞者及火既滅錯設利羅珠
圓玉瑩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盡其第子某等涕泣悲
泣奉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
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
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沏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
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將姑蘇謂大師猶神尚彊豈遽如
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塋前自誓必
期有效曰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
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倏佛不愧龍象子
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盡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
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
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那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
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
毋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
若所素習有秋相形術者謂其父毋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
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毋方鍾
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
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為天下
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
僧壽彌雍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即無
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壯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
謂三乘十二分科其精華攝其要領然若有所契士瞻朽
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十有餘年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
其間士瞻誨之曰教秉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
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
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毋朝

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荅之際棒喝燕施弦發而箭馳雷奮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咲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懌益屢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雖棲相即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息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緑衣黙食為脩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甍雕甍金碧輝然前後相照往来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内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燄靈隱古稱絶勝覺場凉烟白草萋迷於久照之間過者為之慨嘆康里公為江浙行省丞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勞勑荆叢茸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為黄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脩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未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殁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胥索昔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絶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講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来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無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

蓋卓然云鳴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胎契本真索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號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悉乎至此孰瀛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風噫已深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惧惧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退思若乎銘曰

真體如如絶待離紛妄識所膠攬為法塵警猶颸風詭埃揚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鋪群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緣即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淨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戟飛樓弘廳假相以昭非與道廢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即滅視世為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式揭徽音用垂南裔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纂親加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掇其言補之杜思純娶沈氏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宋媛松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純亦亡宋媛棄膏沐弗御上奉巳十之姑養其孺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舉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宋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為兵所擊驅之行宋媛不從兵怒劃刃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没瀕死無他言唯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

何望扶宗媛妹宗媛歸周本亦同曰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遽勝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授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勝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愛月無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識與常人殊薦紳家相嘗咨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黜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繆向以頗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絕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行安国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違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未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王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

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辭其旨晏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賁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賁通經而能文辭采譬既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題數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賁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冊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来隱其下建招真之治鑿冊井為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冊石磕啓之化為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冊光煜煜然遍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冊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鄣而為液養萬物神冊浴之赤如日有夫玄中發我室雙禽衝霞飛翔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齋與天地畢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諱志寧者宋宣和初来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為永康人曾祖某宋通直郎祖時孫父文寶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府君幼失怙恃嶷然思自樹立晝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奇使貲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而計救之至勢不可為乃已以信接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期約咸屬府君一聞則君言則曰胡玄祚斷不可欺矣歲丁酉括蒼盜起殺官吏焚府庫蔓延至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魯花赤曰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禎承召府君與語大悅命府君集鄉里健兒給以鐵甲俾領之以珍寇府君勤成部隊

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陣于古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為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御嗣繼室趙氏宋榕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禮裕禔女二人長初適鄭某次禎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一人忠嗣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葬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羣行徵予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巍峴先生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屬人人予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賫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皦皦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人孰不死得死則難此惟義士胡君之基千載之下過者式

重建龍興興源寺記

龍興興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鵝鴻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逮難名狀灵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其飛錫而来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崢嶸鍾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燕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驟然相之閒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

功告實殿中時寢堂後居室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庫庾庖
逼之屬罔不就緒復搏土為佛菩薩賢護法金剛神諸像莊
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
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
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
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者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
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
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護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張張然
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我殊不
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
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
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
事勒諸堅珉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宇
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涖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

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僊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燬于
火又構成之及今與源之役其功為尤佛所謂十有一人則
行真希徹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和法椿法廩慧澄其
學行皆有可稱云

呂氏家史目録序

皇帝既正宸極會定幽燕薄海內外同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墜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録建局開館　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于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者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童貢呂仲善時司儲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蕃

言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乎瀟湘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愽令者罪及之屢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克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爲之衣舁至行宁書借館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氷生鬚間已未至濟南其謀詢大畧如比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摭碑文比平四百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

歐陽瀚序其首曰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帝国綱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御絽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實祥楊雲翼之所録我順帝乙紀幸得爲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瀚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月　日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爲閭右族其遠祖有諱毅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遂國大慶獲封其父諱迪功郎母歐陽氏孺人贊書中有福榮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揚文節公實爲作記夫人佐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科繇

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徙濟川充里之早禾市巡檢爲鄉黨冠之計早禾當龍衆求新安福之衝兇竪出沒雖常一陣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輸捐幣數萬於公家募驍勇植砦柵相犄角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辛酉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姓殲於群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疾而亡濟川與仲子璘方受事于賴夫人含涕視事凡棺衾襲斂祔窆祭奠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姑陳氏盡禮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議者謂如崔山南家云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朝氏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魯相姑蕭氏墓在梵安鄉傍者亦捐產俾浮屠主之爲鄉燈之須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類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蕭

家之堂有迪教勵業樹家允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吾亦歐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福榮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疾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三人女子璘子璘子瑀皆克盡子道子璘先夫人而卒孫男五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子璘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前墓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爲狀來徵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言宜可信爲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閫有若夫人其殆繼婦性者歟其殆蔦婦道者歟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譔也先生諱栢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肖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

有慥堂鄭雄飛景淵葦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許一本寘於坐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唯文辭是攻是溺志(許一本晒矣灑)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諭禎

陶尚書中立爲予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街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藏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禽獸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毋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毋候骨校地斂置一窌移葬於巷間日夕向巢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齧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魏府君慕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徵初君鉅鹿宋靖康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渡來知衡州遂家衡之萍鄉歷若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荊湖漕司皆入高選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爲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福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顏達善記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亟治科試去行府君竭力從事下

筆哀哀數百言盡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捐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爲歌詩以自娛山顛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當爲從叔嗣或利其多貲競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而還不及十之五府君咲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三年不問其租入甲忽令乙来贖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柰何乙曰姑遲遲往嗾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曲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僞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爲私使田歸甲而不肯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豢于牧人舍爲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爲盜窮巷之犬迫則噬人矣不久必自斃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淳挾官中氣勢每魚肉民民不敢誰何閭誘府君族子爲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兩府交薦府君與教郡産懼而不敢發其墳郭昇之曰吾何畏於彼我竟踵鄭之爲府君詣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君容貌甦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領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讐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米南宮書得之若不翅拱璧尤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皦皦之志猶前日云迺祐己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廿日得年四十又一至治壬戌十月某日權厝於某小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爲洪武辛亥某月某日始克卜塋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長法孫蚤卒次已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

蚤卒孫男五人孑仁子同子栗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孫女三人王克思熊彰毛藝才其壻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瀛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覩爲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無所爲狀来謁墓門之銘瀛闢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見家人市物競壯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樂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公文玄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爲賢其往復尺牘藏諸篋笥者墨尚濕也嗚呼俗偷民僞久矣有若府君之行之懿其不爲聳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僞方滋動隨欲萌錐刀之末奮禮而爭溫溫吉人與物無營事機之来一接以誠豚魚可孚況乎冠纓懌然心服匪貌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盖之原峯迴川縈以琢其珉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遒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而高者也所謂洞然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始舉其畧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

救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俯學書教算印療病
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二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
反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編行外道調
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
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
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遮那樓閣慈氏領諸
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
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面顧一善財之身編入一切善財
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編互融互攝互入
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
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搜善財頂告以法解脫
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
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

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
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
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
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為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為之後二之則
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
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為行布孰為圓融苟謂其
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
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
旨宏深非有識者為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
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
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
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為而不可也禪師
名智順字迸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
之雁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刹云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吕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蜚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禄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着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有不起會六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堅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悦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

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爲學務簡編慮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嘗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後其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掌授饋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彦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校策 重来雅内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

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子蓋於希文望之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君大振之後世爲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爲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蠲其科縣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膴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以漕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姻之急者必恐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來有所歸府君備貲裝配于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還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君永新吳從彥君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餘北方者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寠夫窮民承焉府君歎然

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為義役三年人以為久川梁有敝壞者勉而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又相鬬者是非方糾編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曰盧陵蕭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壻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燬于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葬周通集辟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賓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惇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動也徐徐不銜銜而進趨每深藏而自晦殘膏賸馥露焉於人者亦是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也哉是為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圃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傅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禪所獲後入宣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葉心玉文琴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篁成湯庭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絶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故姜府君墓銘有序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君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
貲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
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
孤弱挾黠隸為姦利內盡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適
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獨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
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兇竪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
為若教氏忿餒鬼矣天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
之以歸湯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羊王月
溪趙松坡董覺齋游志慮淵冲而識見過拔遂白於縣大夫
復其戶坐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
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
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無得罪
味必先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
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如冀之

恩所以思報之者無不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嫠
後子恢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姻黨
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
從君再後姪弘道被偽造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
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
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
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
百計乘間鈔通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
質之君為言其利害訟為衰止君晚命仲子懋婺城中往來
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
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誓將奉密窆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柰何今丘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慊吾志遂冥時
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

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辛酉歲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孫五人曰洵曰蔭曰薄曰繼曰善婧能積學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訓導進士擢永平廵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黙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甫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家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暇其家復樂導人以為善而攄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婧同出於閭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弗得辭其書第深悵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淵亦自謂掾事直書而無所憾也銘曰

孰昇之隆而閟於泮其非天邪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邪無德弗酬得與善為速其非天邪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非天邪生遂死安松阡斲碣其非天邪卓哉善人迄裕於後

是其非天邪

跋金剛經纂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七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廣幾無盡滿以占籌寫成卷軸隨寫隨空不見有窮光明熾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師所言禪師所獲與此經若非同非別同劉丙寅現前見弗

寶積三昧集序錄

釋氏之書有三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以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開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備文字流中國至秦而絕遠遠則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累則五千四百唐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發逸開元之日則五千四千八百五十四貞元中則大增二

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国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一至遵爲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爲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喜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録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沙門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緣先華譯同異感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粹之自造諸偈而又擇馬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焉迺於沂祐之初捃拾三藏典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几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珎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鑒爲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變

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枚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閫奧悼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爲鋟次義例分卷爲五重刻而布之以瀛閱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瀛取覽之儼然如採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流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積燦然溢目矣於是互惋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爲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二千大千界以及無算數無物不含攝無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劒各逞神通力晝夜不離應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爲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轉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既如来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銷天地餘燼存一粟從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

中圓明具日相若著闍崛山五百萬例一沙細於塵孰敢謂泥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来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芥孔一噓然灰燼死後使復然光照闇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能校物物例為物所務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為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本悉皆忘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題顧拙軒告命卷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脩職郎故事脩職郎滿三考関陞令録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盐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録事參軍縣令至改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比告之首當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

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措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面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為軸重加裝潢持以相示故為詳跋之以備常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臺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募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跡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雹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人雹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勑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數百枝十五日將晏燕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

天良久乃洗已上三君子文所未及浦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乎叩而予耳聞者宜略哩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裁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仓来徵余題故為跋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飛泉操

浦陽玄蘆山有飛泉瀑與鄭源先生數輩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護飲我牛覆謂我汙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愛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来碧瞳乃顧氣貌玄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月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消搖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子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関絲絡聯絲枝葉扶踈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内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執火能為其候執鼎能為其鑪執藥能為其材我皆不

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乱自漢以来已如斯矣吾将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瑶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黄鶴而一下之與子稍叩焉則子之說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内外非粗不足以列精非外不足以形内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来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宫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遁翼爲字台之黄岩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望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于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存乎平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繽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爵爵羊羊鼻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縈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瓜跱翥張尤爲可觀者爲當汝潁夔作蔓延至武昌愚氓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栅山之有木者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巍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絶壑懸厓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

鉞以爲杖柯也又何爲然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樂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盍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汐而蟹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尺朽劂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爲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 熙朝出持憲節入位卿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云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其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郊禮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遘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汜掃及主鄉爲田燭各戒其循圍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圭幣溫緻器用質雅酒齊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愉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禄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貴爾工部待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陳誼晉府録事張孟熹吳府録事吳從善咸謂

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論付以如　慶成昭示萬世遂以
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名賦詩一章而屬瀛序
之瀛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
經且惑於六天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作泰壇昭事上帝恪
恭寅畏有赫其臨陰飲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
行見鳳皇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豈非其時乎昔者周人
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
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
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
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徽旨所可偲
者瀛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
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

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
翰林侍撰臣王撰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奏相府
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吕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
臣張雲翀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
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　命乃取東觀諸史相
與研摩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汎則刪取其
大槩或有詭濫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
日甲子書成緡爲二卷臣原吉等詣　闕投進仍請以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爲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
部亦脩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
錄爲一卷上塵　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
臣等因會稡衆論合而爲一承　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

臣瀛因得而序之臣瀛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敬自　淵衷錫以寶訓
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
律共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煩憲文太繁
前史之事可據以爲監戒者多於各條之下撮注其綱而其
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
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
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
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
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
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来世其或
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
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嗚呼　寶訓具在亦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懲戒之哉其懲
戒之哉
嵗五月三日臣瀛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
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
流支也迨至於唐實又難陀来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
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
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
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
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無礙則經之奥義無餘蘊矣然
自菩提達摩東来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
可故宗禪宂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
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嶽悟其爲前身所書
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之淮閒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閻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剖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虛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盖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予不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為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為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

先佛所指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為當也此經舊刻板姑蘇幼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旃檀林來徵余為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棄旁通儒典為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劉參軍苗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聞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譜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敕也宋舊制告與勑多無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改應天府戊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銓注勑者頻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巨壻奏請存詔已給勑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詣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忠陵註譔惟湯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着其名代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誣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唯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而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賜其官氏人猶拮議之有憤悱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孫職方郎中祕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歲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嶢嶠上毓之區重岡複巒自中閟來碧嶂戍旃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劒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岩拔起大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爵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

者相繼乎後先或薛慮餐醇於巖谷之下聲光赫然參與名薦紳相坿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矣氛曾不得以逸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臣有駟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纊紛怱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皦皦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嗣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流綴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柱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屣簪往拜其坐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遐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啟發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徼權要不可無見也乃盡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混混乎其不可竭矣屢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書千數百言暨所爲雜著一編遺其徒張自實往質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戶外亦屨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實之一毛已在頰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龍蘗與道喪猶至和薰蒸四體益睟泉淳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六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師脩文輔教簡之立法師無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立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勤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宗六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廓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落焉未幾興高行道

士黃棠吉鄧仲脩同彼　召公奏對稱　肯賜食禁中而退
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
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榮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
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
玄真曰盍趣宮士宋玄真相見乎既主正檮危坐從容言曰
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
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翛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
鮮澤肌體柔弱似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
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
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
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鑪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鑪名世
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實紀飭好脩與翰林鞏公
游交譽其賢今嶧嶠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
和張敬安謀以其年月日葬于龍虎山之天峯仲脩鞏行來
徵瀛爲之銘瀛聞老子之言可以治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真
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頴之資屢求賢師思無孔
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宣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瀛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劒之藏勉
徇良實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
爲陶隱君之倫當能爲瀛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授而傳
兮龍虎之君璟以千兮採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
仙兮洞達懸解恊玄鑒兮內天外人蘊神乾兮出入孔老軼
後軼前兮玉室金簡列戈戟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爲篇
翰五色宣兮有聲鏘然聞九天兮　龍光下逮勢迴旋
兮一旦解化同蜕蟬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螺青鳳扶羽
軿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入何累止若淵兮冲漠無爲合
自然兮其迹維泯名則煩兮冠劒之墟勒蒼堅兮山靈爲詞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有序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土塘盪陸衍迤林樾蒼翠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桑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辨博允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剎爭雄唐李兵燹縱橫寺日隳廢僞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雅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恢浮屠屠夫人景氏猶以爲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畔益之宣城二比丘曰義爽曰遵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公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十里之遠北訴于中書移文江南摠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屬歷七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侵疆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二年癸未咲岩禪師往補其處當屢發之餘室如懸罄積甫之未庚者踰五千緡咲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欵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泉溢于甕乃剪歲荒乃闢靈塲乃樹棟梁九年已丑釋迎寶殿成明年庚寅搏土塑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燄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閣三月被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爲唉幹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十二王神於三門綵以周垣迤裏三百餘楮委蛇縵迴如雲襍草截防限遂

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
而至皆刻厲有為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
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變息者旁
午觀其宋敞嚴飭戢手相戒不敢犯洪武二年庚戌仲綸彌
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而易以新堅而規制
於是乎大備殿以閒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
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
其舊焉仲綸潛心內竹為四衆之所趨仰且念咲岩錫師之
積以克濟于成視衲奇鈞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
顯刻金石則後来者何自而知之力請瀛為之記夫自辛卯
兵變以来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為煨燼之區而狐
兎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為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
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水光之際而鐘魚
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

之盡誠足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疊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隳
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搆締之艱而繼承於
無窮哉咲岩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
著舊僧宗鉉咲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為最多繫之以銘
曰

皇矣象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民衷青天震雷以聳群
聾驟然以興豁爾而聡句容之壜白土之里川媚山輝靈穌
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成壞凡幾有倫一師飛
錫而嘆不創寶所妄邪孰閑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什不起
何關弗完湧殿裁飛樓滴滴像變嚴嚴梵夾晰晰觚稜騰
翔丹艧絢靡煥率天宮下移人世粵自興戎刼火飄埃莊嚴
勝域鞠為草萊此獨巋然鸞鸞鳳鳳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
形兩間固圄乎數人史勝天如烏逮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
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實華棲閣不涉有無完明發舒號為毗

盧徧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泊來居業游無證無作大史勤文因病注藥尚枯昏迷同歸妙覺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銘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為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為長者母張氏亦嗜善飛僊有異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誕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燈燈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衆術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微而生貴宜歸之禪氏年年六歲依雲寂温法師為弟子既雜落髮具戒徧講肆菊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悟已而撫膺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亦以道要禪師大契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為廢偶携笠隨公瞻禮化國忽疑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筐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詹前攝其胥使速言禪師築公胥仆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絶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冀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等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言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曇力至於曳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牀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

又增一畫成十字文佛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佛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虎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明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公先是禪師在史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亦之徐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為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出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一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眙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棱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已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已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又見神情決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　命直　僧十人沿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供　蒲謁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

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 上服皮弁服
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勅禪師於一圖悟關施摩陀伽解法
食竣事 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書倍
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
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日將曛
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遊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慕白於
後世耶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哉然而逝
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
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
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
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咲福慧双足所至化之故其在
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
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去

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猶未
大畧請安次王晉為狀一通徵濂為之銘 上祀方丘
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
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矣 聖人之言天也因
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
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矜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寛
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
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
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炎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校中有一虎氣可吞
牛教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
其疵棲身屏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倒流跌坐樹陰爰
濕我衿我松我粮我泉我漿渴飢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
悟其本空玄徹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粤北湖方床圓

顧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宸恩来自帝閽於蒜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寵文成章日晶月光爵其籠榮叶四衆所依胡不宗茲而丞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頹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亡芒詭刻之藏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有序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忝被官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無致馳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敢納禄而歸以竭烏鳥之私情就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孤闔三月訃至擗踊攀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持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卜其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之阡在蓮花鞠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畀予之濫不敢辭謹按狀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圖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来主泉之永春簿遂再徙于泉城乃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官才之為為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忤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妥夫人避海中嘉禾島盜躡其後府君為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蒼黃冒賊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旦有疾府君欲渡海回翔風鄉以居裝橐既于盜手其討無從出乃質其宇彰於鄭氏獲錢千緡為買舟之資暨還一月餘始往贖彰以歸府君怕仲若亡季夫府君事凡起宗如其父泉布羞服之屬凡有所需鄰

士之風檐月牖時相與歔歌杯觴淋漓几杖曜比數日不聚首中心歔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殁塋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兄復殁府君爾蜀往泉城畢棺歛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之柩藏焉已而潸然出而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冗宇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覺三襲而共窆之當主簿君居蕭陽賢產頗豐有君悉讓與群從兄弟錙銖無所覬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福孚九盡恩意南安腴田以畸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甫陽宗黨有來謁者必假館翁翁煦煦唯恐弗之留暨別去復餽焉閭井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季如[illegible]侍亂具隱者之服深藪不出自號之曰屋隱高人韻士或[illegible]之相與賦詩以為樂視世之聲歊熏灼者若將浣焉馬

民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

尚若人行之臧撫上下協圓方丁時艱寇捨攘念我毋情盡傷曰殪呼走遑遑昉白雲濛露裳既覩上色斯康奉厥兄萬夫常儐篤豆醪酒漿和豚樂日洋洋性孝弟善之綱勗後昆矢不忘

故松陽周府君附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有其髦碩稚嚴父棄捐君輒能自勵于學攝齊乎經舍優柔乎藝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繕性裎身之間以莊以敬

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達棠棣歌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歎豔焉若以爲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甿隸無以食征賚將踣君曰是不可不拯也慶力而給其粟旱勢頻仍及厲鬼爲菑害涔氣斜蟠十室而九昔曰是不可不禁也亟斬牲以禱于神恪尚氣而善鬪錐刀之末詹禮而疾詬流連騷庭匏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方爲辨曲直訟爲衰止屬元季兵劉邵國繹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迓而與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廉清群慝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部布寬衣放情丘壑閭當風疏日鮮與一二逢掖從容觴咏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葬于縣水鄉懿德鄉徐比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婺曾祖梓木鄉貢進士祖留道後元兵討臨潼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鑑毋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煥曰文炯曰文煇君殁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槨漢梓潼之轜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樹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備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贊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藏之掩壙既叙且仁辛以美夫身綏綏者罪曰肆其威監人之體而剥人之隕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窪者岡林棫樸翼翼承業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傷是爲表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忠承業等奉勅臨摹蘭亭逮今猶

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書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孫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沈著不露可寶也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仲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蓋世大變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府君者来叙世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士中人五年矣為太息者久之府君從子入史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遂泣請銘仲華名樸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敖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鄧之賢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素儒懦疆畎為豪右蕪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賈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縢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沒衣襚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承其意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壻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姚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公姚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濟姚翁氏仲華配室

傳氏生子三璨琥璜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康敏于惟閱閱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聲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胡胡乎無涯有歸者山有例斯泉靈氣之鬱芊體蜕斯安繼以永年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賴之宝同山陽舉贍而文雄睿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先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空同雪樵自號其旨顯幽一致者數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間請瀟賦其事雕虫篆刻之學老且亡去雖俛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曰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囅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旖纘其萬空兮播顥氣之貔綏童貢挾以北流兮盎土脉之滋腴穴遥通於龍翕勢蜿亘於麝狐信池維之奥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鷺羽人黃唐冊士闢玉爲房鑄金成泰仰帝青以布惟俊亦霞而啓筍悼下土之坌獨凌剔風以迓庶惟彭城之仙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裹剪鹿脫之花穫約芝田之藥巾割湘雲之枝擎黔彩鷸之毛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羞踰洞真之石扉借脩月之寶斧期緤笙之下臨兮庾綠文之可嘯于時玄冬屆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晝翻莽六花之聚白合濱滓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大素之神芭舊人月睛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耀於霜皋瓊林玉樹疊顥聯柯條頓亡於春綠萬巧絕於精微陰壁磴乃依冰檄膚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覺餘刀已枯成采方長不折

玉眉隨聲而輕蹙霜華倚雲而初積東以九真之亦藤附以千年之苓魄既消推而來歸忘蕪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太濛之野萬樹瀧雪兮日光照夜軌能相從兮與霓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鑄金經養神火煉黃寧秉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扃液承太乙之珠投導元華之精憑添抽之封券植鄞鄂之丹城遠伐毛而洗髓致陰樂而陽凝種芝於瓊王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王庭白簡翻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冰定寒風而來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遡真凡之異程至若西隣之子沈酣豔葷屏麝香曙笙火花春葉階舞楚銀鎧歌秦黃塵迷南華之夢斡蜚蠊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炮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塗冥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靨以新蠟代薪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蒸

穹依華標之飛文丹禽鳴去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蕉歌之遶響兮寄綠綺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爲使陟崇巇止皓毳迴飆敷天施止靈白內朗絶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銷鳴止鵷膏匪施赤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盈盈止

祿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旧作有）言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入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邵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事基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為又作羅計二惡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鴈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

元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晨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矣以天下之庶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曰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昌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星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有性絪縕其間或逢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測知謂之某宿則占驗某宮則函蓋或可言也設其忽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可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二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疾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余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討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祥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惟十二次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星象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昔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長短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論道而循德服仁而淳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子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陽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恃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授繆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之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率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禳禬子產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鄭卒不復火鳴呼此不亦錄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錄命家無不著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聞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一十又一圖每圖有詩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下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蓋民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絶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特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褻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族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岩龔聖予則又以爲宗室瓘豈或別有所考耶奚斠張天雨讀爲喧爲曜者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俞希魯辨叩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翩則青奴弔翻釋文今借怵爲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禮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名周興嗣

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溥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深醜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醎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持秦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玉兔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過張鍊事孟無於成均東燭對坐孟無方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聞參軍鼎劉職方寂周廣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奎悃心處歡抵掌咲譚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翌茗已盂無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于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鬪險據勝閧閧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連雞再號風雨凄迷載塗宮事有程皆不告而散子亦騎驢去朝　天矣明日孟無將屬璲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咏詩翛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無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無白石山房遡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閱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無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瀛兎奔兆奇徵井渫發新勳鼎自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緑孟蕪儲精本從金生色絶勝玉子諒霜毛蘸寒飲雪毳翻夜浴崧醲洌補酒絲沐丹驗仙籙仲善杵舂蟾宮棄珠喟鱣堂觸遂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瀛氷燈毛骨堅鑑澈須眉燭鼎鼒名徒自奇檜行穢難贖孟蕪雖涇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諒引滿瓶未羸探幽綆頻續崧流鑿滲銀床出竇幾瓊粟伸善醉沃日暈花凍汲指連豪璵濡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瀛光沉天上睨祥啓地中蠲鼎橫辭挹餘清盥薦侑嘉告子諒劍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蕪燕支愧瑤陳塩鹵鄙富蜀崧不動疑窪雪頻搥咲風蠶仲善天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東璵劇燕覺瘳痍蹶是想彳于瀛戲沸虎爪跑斲吸須臂曰鼎潔士濯冠纓渴卒鄘刀觸子諒精當卬君降液或井宿督孟蕪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錫名爾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聊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璵驚風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錄瀛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敫斂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伾河之走海如昴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敢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奮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當五季時錢氏有國當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當之孫都兵馬使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徙之子成隱君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衍以善書義開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娠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喻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郭寇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裝橐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懲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拒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監司令時監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族屬有爵墓者植竹節於前節發孽枝葉翳如也自是不調鈐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曰夜叱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淄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伸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帥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煩搂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屧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瑩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千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馬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璆臺洞庭雲閣杭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靄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鑠變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勢政與憲司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枝贊額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瑰沖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驟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文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而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方圃逞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影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諧讓丞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簉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家人不錄人以小過點奴賀君金度無以償過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百名畫為西隣所竊其慷人追討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為君文以冒受金繪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于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嗷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妒

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元者也所以文人多啣孤坎槩必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貴顯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螞有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閒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性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未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礲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迴綿而弗絕則其壽宵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瀛挼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闚君之死友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此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此結英揚靈瀆于成此獨騎麒麟傷遺經此衮鉞是非嚴天刑此孰軋以摧勢相傾此濬發厥辭益崇欲此芳潤內洽光精外刑此離方遯圓班部自寧此流霆下舂百里震驚此鸞鸞鳥瀾天機呈此鐵甲琱戈百萬宵征此茗翹穎豎媚韶榮此籠絡萬象囊括三靈此彈壓物怪書夜哀鳴此九華丈人召還紫清此白鹿夾轂五霞軿此迴風脩脩雲繩繩此天人殊軌誰強攖此絳府雄樂毋淪洞冥此盍乎歸來迈故庭此

元故鄉善士弓府君墓誌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毋父毋側問太燠寒而進退之年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卹其匱乏復懼

族遠情踈築堂南山麓爲序拜旋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惇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是以爲足寒食十月朔汎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爲不言爾等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是跡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紀之者任其轇轕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讒媢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齋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夔龍湖之儒學正父三寧妣方氏府君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葬于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堂宋氏婦道克脩前卒竟合葬焉子三坦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櫬鐵其婿也孫五琏福驥某某曾孫五

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丁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柰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哉是用嘆已坦等嘗從孫大常丞丁徵瀛勒銘墓門瀛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高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終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仇其門以壽其子孫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裔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淳德砥行張甚及其殁也其子崧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世徵瀛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嶷幼與黃兒游汎挺挺如野

鶴在鷄群讓弗敢與齒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
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儆若上交神明
正襟危坐從明迄曛不少慰厭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
及見義事輒奮迅扑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顧厥父
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大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
幾蝨在中褌間族屬塋域為勢家所攘俗紐堪輿家書謂地
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壙以瘞新鬲府君彈指叩殺者或有知
者貞瞋目九泉下乎即鉤索訣復之歲甲午厲鬼為人病宗姓
有一門垂絶尚遺三尊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為奴
府君抱之長慟亟走白縣大夫曰鍔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
嗣人多故無闔廬以蔽雨風無蓋服以適山體棲棲焉遑遑
焉服為人奴鍔久病焉夫感以戚暴義以戚暴政以範俗禮
我二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戚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惸仁也
二者具舉為邦之道也為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耽隸苟不

徼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翰欲飛青寘無乃不可乎言畢涕
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閭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
飲之而為結其昏姻宗譜將睦軼踈親無辨府君重輯之先
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削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襲
藏不翅拱璧出入恒捧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
授童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
驚蛇鍾猶弗之寤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
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
政內外肅若喪厥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
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思神祝曰吾幸無愧德鬼能加
害我乎力屬使去疾尋愈共為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
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咲曰吾世系本出自長沙悉金陵唐天
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
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宦而卒祖鎰能繼待補君業較

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母郭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生文夫子三麓楚華皆明一經楚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崧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鮮舉平原鼎與鮮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廬園中次改楓樹林次藏仙槎鄉烟墩之雙山今其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鵠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癯聞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覆下承迫及後世人僞沸騰而圖譜有局即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矜有羨府君行粹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經籠言讀圍以歸墓兆急赴慰以枝孤惸凡家牒之蔥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實結緣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遠

成是宜壤樹內列辭之車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憑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司業成均時王仲和甫以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仲和中神凝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仲和中服厭祖曠苞屨手執太常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仲和中不天先予壽僅五十又七以洪武三年六月三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名中夙夜祗懇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鄉公莫不得先生文以爲榮今緣洒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畀矜之先子雖歿猶不歿也子怜其志退而閱狀仲和中之父諱友直字仲和其先嘗仕于宋南度初自閩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益衆殆百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日臻

窺有爲之助聞名薦紳至必具簋豆葅醢長晚獻酒漿執禮恭甚人疑之則曰養于弗訓是禽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倣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恐流於窳怠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面顏仲和善煉永爲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階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曷嘗不念孫子哉務廢舉以殖貨利恣權勢以媒祿秩徒以斂衽其醇慤顛躓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滅濡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苟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仲和蓋近之矣仲和娶鄧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張張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穰穰我且畜而勿傷有子而良當教之義方佩申椒兮充囊集夫容兮爲裳彼崔者岡松桂蒼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蔓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柳亦難哉瀟於西昌土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慴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窺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腕骨黜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韻其言掩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頑毋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驚駭恨劣逸驥

難攀雖幸同於遷軼竟莫維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卤莽而畔焉裂而報若應之進十退尺者豈不爲甚媿者焉予與不敏謹拜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椎深歸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予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中闡奧矣他日校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故秦毋夫人金氏墓志銘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尚矣莫原其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槃篆文漢光武時梓潼扈君之墓甎大槩以久託體晚爲祝毋夫人之殁于今三十又五年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懸繀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揆諸古義有或爽焉輒自造辭行一通件繫而鱗次之願吾

子爲之銘濂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歙之嘉定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夔莫盬時有不給即能惕厲安於紡績織紝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閨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姻媪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氏夫人主饋非精鑿弗御烝嘗賓燕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矗于矩度無違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即文綱次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女某合若干人重紀至元己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有時諸子絕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爲紳游且曰是子也良吾將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母

之賢有以訓成之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網以
道事　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鸞誥
載頒貴及泉壤夫人之名愈足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
某鄉某山之原壟以某年月日益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承天矩兮循純熙和惠其秉兮有倫其儀積衍柔嘉兮女中
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豸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
榮兮圖胡悖之墓木攅森兮凉颸凄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
碑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
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黝蓋真物云太史
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誕植成胎資氣毋炎火一爍貞且壽棻雨迴風着勳久何我
舞榭塵爾蹂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贊觚翰列左右虹光夜半

上衝斗龍圖龜文首文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
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鏊輿時幸而歷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
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
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
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
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
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
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于言否乎生曰然子曰夫
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
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兌豁之爾生之往也取
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

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村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鈍而施陶鎔焉一緊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爭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矣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予生能從事吾言庶幾生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翀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乎以生可進於道也次弟其

語而賜之生字鳳舉況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舉闈嘗占前列云

恭題

暘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異位中人憫悯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歎惜

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祖席之既編

宸衷眷建無遽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

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

天顏怡懌遂勑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夔據經論治七弗喝

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處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裒集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三道真乘並用每下璽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奬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勤諸堅戒尊實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于稽首而題其後云

劉彥昺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昺游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彥昺既別去閒於士友餞行卷軸覽其歌咏往往皆堪傳誦復益奇之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何如彥昺解橐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編籍脫落不露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風乎仙游英乎霞峯又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蓋彥昺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擬輒斃然之予今錯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樂公謂必歷諳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鱉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頃聞其先人交梧翁乃月湾吳公之高第善吾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諸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絶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老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撫昔寄彥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昺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文漪

備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忻躍將趨拜陛下 帝呟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出禹寒黃玉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替篤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茅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紙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光照回非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數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見復見三十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也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備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董仲之始十四經之文盡以載月朝於默記又稽之於遷固范班諸書豈直賢之與默記奇如經基本既正而後編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命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謀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下詰其拙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逮若諸掌之易也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急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義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乳此瀛銘亡文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郰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墓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魯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麟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始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門記之舉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刊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龐蔚炳朗藐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安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寤至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廣文靖公集於臨川廣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予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融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名里諸豪集義兵持兵以保障李一方仍推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

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賛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卷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燇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丞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燇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愧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陵夷入冤戍將每拘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陵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次豈新進之可躁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

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觴謝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致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澤地於縣南犁山之陽以六年其月某甲子祔葵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杖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葵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實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則又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

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稾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稾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稾當公脩元史時嘗竇爲恩裁又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官翰更析至辨每至夜分嘆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後相視默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古爲筆一以筆爲古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擬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肯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發與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弟羣然知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壁今未請鑒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次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人正龍變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象斯羅乎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乎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門其門分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倫乎彌綸大邦文協采章有變有常乎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乎玉筒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乎大明曜天東帛戔戔蒐羅俊賢乎衣褒鉞誅寓於策書興論所孚乎儀曹之升議禮脩經日維丞烝乎翻殺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脩乎所績之訛所發之深開陽闡陰乎正笏垂紳其色閒閒邦之老臣乎媚學曜曜其中汚然何翅霄淵乎天胡降喪一鑑之四國之傷乎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乎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乎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志銘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胄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恒至於瞻望隕涕鄉友工內翰徽纘為辭以少慰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怦怦然今父則逝矣屢欲相從於泉壤忍垂以死傷生之訓輒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以鐫遺行而昭休聲夫子嘗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請願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為狀府君諱嗣宗字原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為某州刺史生安福令徙徧值黃巢亂棄官歸袁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載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為郡係屬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燬于兵咸無所徵曾祖某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治府君生有異質嗜學弟倦取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為學貴行不行而能言雖如簨虡鏞將何施邪益嫥心家政旁及柱藝之事久之嘗若產趙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為務家而百餘步斸土為臺

引清流遠之奇葩蓋環列於左右檐與涼翠蓋鬱然云府
君建聚景樓其間翼以衆芳俯清天心水面諸亭幽靜軒敞
一塵弗侵府君奉板輿游其中伸童冠者隨焉紳冢嚶嚶群
書擊拳弗之辭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投壺以自樂府君
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
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因五十晦焚其質劑未
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凶喪簞饗弗自支者且
振而給之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爲
人結爲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爲唐州等處
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既下州人士具壺觴以爲壽府君笑
曰吾秋鬢種種矣尚何情落窅轍我薛弗赴壬辰之亂吳楚
之兵日格鬬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籍而死鄉無
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
承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清精舍林壑秀美目斷無
來人府君拄頰看雲縹緲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
與高人勝士酣歌互咨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遘微疴
邸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
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
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
今更名進即濂所爲賦思親辭者入

國朝用上官薦擢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寬賦以恤民脩學以化俗人懷之
孫男五人觀恂惠憧惺越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府君於縣之
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
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脩
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
章句資爲締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腴我心之罷怍我將還其樸智以全其
生禮以惇其薄有家之穰穰有聞之章章有子之鏘鏘維士

也良而其行也又方茱萸葉銘以貽其歲

黃瑄字辭

宣之爲文上從[redacted]而下從二從面乃風面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爲布爲緩爲明爲徧不一而之若加之以玉則又爲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諸聲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帝之冢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瀟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爲玉賤者爲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璠璵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磐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已也有如辟羨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慌之瑄乎瑄乎其用是乘自勗乎瀟老門人也

故於瑄不敢褻而敢戲系之以誦曰璧大爲瑄孚諸石乎尹夜氣吐秋魄薦郊真廟神鬼格其儀夔出犧與帝媲義配名到幽贐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儒嶺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乎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乎先襄良劑日迎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摹土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爲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徒之者皆爲純藎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豔不置賙閱家基氏伯仲爭以門資敘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元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

貧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凡而卧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爾未旬日忘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再配揚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妊方子孫王文宇温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温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温夫被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温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温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負之師從先生翁死以孤子託之温夫受經納婦道甚為一宗配不翅已出者濃夫子銘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就人目為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顔唯恐有不及兒鎬早世諸孤孤孤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州長至太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庆旬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几遇疾疢死喪輒遑遑往視慶頻弗舒且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以為法焉家畜二猫皆孕一既產出為人所縶未產者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為和氣之應鄉并服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堰既旧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繪築以利民粮書之脩閒師並緣為姦利可範覆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折不怒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懸燈書其言行千籍不可書則不為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惟天台素為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直翁慥堂鄭景温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成有士君子之操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

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閉不欲覽已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謹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濟寧人也以儀曹屬辭詔爲司隸然其爲人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旨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摘程子哲人之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鉤石隨或黑或白迺異岐君子防之閑城陴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熙尚慎旃哉無始而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城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志其名曾祖哲篤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初因宦于杭復居錢塘洪衙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錄事司達魯花赤泰甘丁曰六十曰剌普曰馬思護黑黑生二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賽魚且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剌贅於女氏復遷於嘉興務廢學之術家饒於貲剌哲生三子曰道剌沙曰壽懋即浦君其字爲仲淵曰忻都馬思護生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剌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頴悟父與其母嘉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傅通詩毛氏箋而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華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聞一榜薛教諭德溥轉嘉興遂書籍嘉興下魏

塘鎮居焉洪武辛亥郡薦貢至南京試藝鉞曹又中高選授侍儀使再轉令官生四子曰顯曰昭曰珪曰璋皆蕭山沙氏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旧名而定以滿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群英隨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辭而其他遵用夏法若叱盾之爲吕力代之爲鮑羽真之爲高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是獎仲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公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鞏疇之後則以疇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聞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爲姓者有育于熊言而以語兒爲姓者有官高年老乘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里無所悖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絶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予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次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畧將軍大都鎮撫前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刺哲君後遷方家峪陳寺山之陽浦君以圖譜久喪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裔有所考云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氏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舉字彥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

觀公子游而其諸孫輔東萊呂成公第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曲試經義合格署通判漳州將上以堂記屬予予頗悶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諜不通非其族也嘗搆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君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搆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傭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刺豕具尊想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爲節而歌之曰有鶴有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檻而交疏惟德之饒何數懸應不爽乎鎡錤繼有賡之者曰新居其遷弗祿其還族姓其聯演迤而羊絲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曰取書中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提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祿之來當未艾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

庇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我亦未易叫閽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嚞度宏偉昂然有高志慱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會海内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歉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一麥政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予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罹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翰法從出鎮行恒儀荆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画省長棘嚴乎其雄邃是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産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剔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補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意它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煇耀簡書載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孟郭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

勇武

處州教授吳君妻立氏孟貞墓銘

孟貞出陽翁立氏世爲名閨有諱某者說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矢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襄陽公唆都帥師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奏差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錢塘逯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媿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侈靡粉黛綺紈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辭問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既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喻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已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爨三百指洪纖之費皆入念慮間不後不陋咸安之伯京爲幸海校官孟貞侍姑往而舅留于家幸海多鮭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泰姑及殺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已子與群從中親之子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咏蓋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丙申歲大儉斗米或至錢千道殣相望孟貞縮食以振族姻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洊起孟貞避地青田徙少微山中語及兵革每驚悸已而深入周阬林樾翁茂目斷無來人孟貞恒欝欝不樂矯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子長公顒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緑緣繪綉綉先卒孟貞質直無僞不妄言笑人有過嘗怒詰之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故僕媵亦無媿忘者晚嗛喜讀易萬於數子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宰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太常使金被向七年而不變節遲知袁州而終伯京以文學紹前人入我

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葬後之八年

當洪武辛亥從善應州郡降舉以尚書試舍鈴曲日擢編脩翰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階承事郎從善久與予游乃以從弟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狀授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予知不敵於舊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衆章若此者其果何如哉其果何如銘曰

繄夫人有令姿斤綺紈攻書詩誾空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規協宗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政治兵侵與西東馳心騫捷久弗舒竟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閟于斯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浦圻簪纓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毋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始辛擗踊哭泣幾欲無生絶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毋沒亦如之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旅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遣家手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覆舟周若弗聞而遵陸乎夫人曰焚屍之俗起羌胡函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焰中逆天孰甚焉弗聽尋扶櫬歸或又曰櫬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犯大殺違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千外魂無知則已設有知能自安乎遽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瘞弗支此夫人知禮也里有龔甲客豪族周一家勢鴟張甚襲語周曰魏君死子絶幼且懦家多良田園善效魏君書僞爲質劑示之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令家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檢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雖効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悒然能自安嘗立諸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至一婦人撐支寧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嘗熊膽丸分陰是競庶幾有成若逐放指忤嬉戲則予望孤矣諸子因惴惴自脩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克然有立播新廬以奉之

舍餘弄孫熙熙然自宰君子謂爲若節之[illegible]至正庚寅十又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示實之忍其有滲漏也又命聽衣衾於禪櫬有余悉分之親愛者除夕連飲柿鮑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輩酬矣爲我謝某姻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塘君墓左浒卜黃蓋湖東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夭唯仲子觀顯任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辱以狀爲劇郎詔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濂所撰魏君墓銘茲不書濂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聲絶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邪宜其著於群

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濂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襘游初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子姓墓文之屬不於濂是托將安之乎濂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秉純懿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經夫君亡涕泗雪犯長江揭毋旌蛟龍避波濤夷平宜柩車奠兩楹遏羣訛聲無聽孰鴟張作梟鳴侵吾疆由我恫辨質劑白狂醒夕難瞑內教興九熊膽稽汗青成令刻佐明遷享俾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處遺形伊士人衆德并勳貞石敗休聲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大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右軍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信哉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褉敘宛為佳絶濂恨未見之近張子長童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贅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嘆曰此帖大

撰所言者編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夐然不侔鄱陽劉彦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自爲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畫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奏舁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空宙為金碧鏗鼓之聲上徹霄漢鳴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蒼璧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甘菊子嗣詔嘗録其語鋟梓以傳予當獲觀之其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應之門蓋亦

鯉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録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十餘里来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則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楷之古德其語存乎今者多名緇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是以表正宗之所謂第子也非人惡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逮年不自休今又改改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鑿皆真實語有

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溝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為人大師故其德聲洋溢乎中通雖其身已沒而靈驗尤為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溝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誦之久如聞禪師謦欬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龜乘盧襲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噩氣成塔諸狡猾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幅毫間無所不有雖較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此卷者頓空諸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八　鑾坡集卷第八　即翰苑後集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食時有同門友宣君彥昭為温之平陽判官當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来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蟬聯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絶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出仕聖朝有從平陽来者輒詢之咸言成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為樂予亦為之驩然頗自念相望二十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孰視良久亦不記其顔兒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嘆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頗往来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疊疊列之未幾成之忽来告曰

小人有母貧窶不能存雖當籍祿于　朝而烏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弟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

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毋若予之所為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

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

婺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成之發之成之名怡生萬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後陳用晉彭先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舍海內弗靖奉二親遠寓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

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沽十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宦情日疎音問益闊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髮垂頤而齒牙且堅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距嬴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階恒怦怦然頗聞申棨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日生準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藠尤畊而土釋之使其土疏

而壤圖封為直弊瞞各有清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為儲胥以壙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于枝間摩手解之馨香之氣鬱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懽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為親驩班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樹其實纍纍只薄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顏然就醉今善雖出仕冀有祿食暇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淫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攔倒波隨之除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貞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

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趨舍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老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送曇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奥慕真乘則盪名相之麤跡二者得無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乘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為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曇原師其名為德璿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以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像之一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歸為極盛曇原非惟稱其職無能近取

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日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鮮矣溺文學者則局一述經畜馳騁藝苑其流必外騖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棲情高遠游志疎曠其流必內躁而失守而皆偏倚他適不知正人君子之從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數處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數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數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枝閱三歲玄文頗亦玩索負詰多闕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竇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說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恐得魚兔而忘筌蹄數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岩壑名聞禁闥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省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

皇明誕膺丕圖繼天出治廼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粮而奔走議曹員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妙東廷延之臣薦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

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

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於徽科目以為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鬢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難哉今我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秉笏垂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

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飡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負墨敗類喪名檢而黎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録成直書首簡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雲中辭

黃岩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煒然以文名會天下紛擾轗軻鐵衣操虵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衆初

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無不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　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通判汚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焉峯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如覩羅綃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絶可愛玩有時下覆檻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弟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歛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富貴空晴妍紆徐其興結而為祥鸞散而為綺霞其去來鄒如也及其雖雖轔勃鐵馬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其下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

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繁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藥者貯秋菊以為種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卬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乂奚盍為賦雲中辭予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于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歸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蒲之勢輪囷兮復崤嶔巖千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兮泯泯兮誰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題山房清思圖　書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為一卷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跋佛頂托盞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雲公耽樂法乘見諸篇咏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留情未法乃一切捨之而唯塔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盞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速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舌脩行獲遇堅牢地乃相與激勵率題覺門而使彌樓鞬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録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已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歌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乎亦望之無相居士余華宋濂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志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臨國公保定張榮公弁篆題蓋府君之

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府靖共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轅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為作烏傷道緒謹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舶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犖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犖舊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鄞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宜牒之蟬聯此蓋其權輿我前史官金華宋濂題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髯奮爪儼若蛟龍然堂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游神於沖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涼翠益翹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疑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逢惟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俄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録趙伯庸来徵予銘銘曰有松九九兮于彼郊坰来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悴黃實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繄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髂髂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来者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稅務副使應麒次應麟生應時應麒生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頴志頴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昌文圭文昱知青陽縣自謙遠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棟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劒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衢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竟遂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葺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殁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推官馴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後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槩来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辭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

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先達能悵悵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乎已矣遺有上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藏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為云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造冬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軌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耋昌龜者乎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汀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淵

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一盂昔著一盤既適而且安閒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纖如秦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鹹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脩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

未也又恩長生而度世縱子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風乃援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嶷屼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寰鸞鶴仙人兮駕乘鸞為七星為衣兮大容為冠鍼笛一聲烟漫漫桐鑿坐兮下空山歌已三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

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官直時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辭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讓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驚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名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嘖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方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聲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庶其時可以不仕也

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皐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荀謂之仕亦可也柳子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科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九成行哉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弟治棟楹傾敧丹堊黝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興嘆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于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

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予先捐俸為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宰敝遂廊廡奉明禮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後為寢殿吳江葛德潤爾其葺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于前門吳江齋旋汝其脩之亭殖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庾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為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諭群儒使賦金俾里耆唐晟視其後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飲助而吳縣令曾輔驩然趨功役邑夫奮粘土繩繩而來事固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某甲子如翬斯飛如雲斯疑如濤斯湧深沉而嚴清宏麗而靚窈

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踐賤為壞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于朝而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宜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俛)人發仁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

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猶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搴華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自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託山通周

易為人疏達無凝滯如八愍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脩學作前代興造多自有記當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瀰瀰折旋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啓渙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官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秩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攙搶斂翳奎壁吐芒曉我魏公來撫大邦屢形於言我敢違違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暮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鬻為岩堯孰敦化原孰築基孰啽民奠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其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興忠二者無媿行

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勤辭用昭無終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姓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更為杜氏杜氏生士蒍為上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稱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倉倉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從西吕者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況與丹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絶況生嵩崇嵩生遜遜生晅晅生諒諒生利濟利宿利簡利槩遺胤日滋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

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岸序蜚聲於州縣還通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問推故家文獻者一則曰泰和劉氏二則曰泰和劉氏云況之七葉孫安射宗回恩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一世孫黃陂令宣復增脩之十六世孫鍔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鉅卿之為劉氏作者亦類附焉通名曰先德録鍔之三子麓崧墅復旁搜曲採倘可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瀛為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為序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名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絶歟嗚乎此瀛因崧之請而重有嘅於斯言也士大夫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尚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輒舌強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惕

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悟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整比可觀非世濫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抑灌溪劉氏之中利有攸輸家乘以給邊餉好先則折衝不阿人莫敢變或欲壅庸嶽以通漕運復論罷之獬則憫饑戍輕陌法網而出諸死地今獬則辭還吏白金敦然弗之顧幼文則指縣帑以紓長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獬及今猷宴同年進士胡中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瀛所深望者非持繼脩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階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巧釋結習之勢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辯於六宗馬鳴濟有發於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茲其為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来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昇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堂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為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鄣則翳捲太清氷釋洪河也其警省振聵則震雷擲檄喪厥七箸也其含弘攝授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於前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數宣脫苦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婆之寶林又在予父毋之邦稽之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瑾

公得法最衆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奥室者能探於幽遂升危峯者始臨於寥廓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一音普於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伽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輪足證斯功是録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言之外者乎

栴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栴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輦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隂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来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即能成就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肇公信之為尤力於是命工鏤梓以廣流通介其同抱一林

杜公徵瀛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内無外苟欲繪畫而贊咏之非愚則惑矣始書其槩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故天台朱府君震嶋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繫群事既有狀矣是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此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馬蓋辭之重複者事必着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柔猶以為未足復来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乎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歧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慧自為童子時風岸孤峯卓然野鶴之在鷄群見者

莫不異之及將鄉校擢第群經食芳而滋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紬繹經義貫之若拈華摘蠶鉢心劖腎於辭章間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詭了若不經意事心毋輒盡其孝奉與毋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蚤捐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九弟同氣也死而不葬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藏焉夫婁相敬如賓有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靡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出盡人情不以貴富賤貧而爲薄厚踰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備家禮作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蒔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

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鞠誠吾良友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燕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爲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晝夜不能起名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媿俯不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卜三年卒子男二公立公成公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棣楫木棻即来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于縣東一里馬鬉山霞鳴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

以爲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蓋乎浣溝徐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徼是宜揭之紫阡以爲聳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内名公卿及賢上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棐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棐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太氏沿襲于唐唐初以紙繭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爲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蓋大夫乃秦官取堂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未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畧據所見以告之同郡宋濂記

協晨中寥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號冲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冲虛此其圖之所以作蹴瀛窮觀之髯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飄回旋龍裳鳳帶凌亂不可止遥見神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夐令人情慮銷霄直超鴻濛間鳴呼仙人之畫高絶矣蓋以媲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瀛因造協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咏於瀹精之一庶九都衆真當有彈八變太璇耒和之者庶幾終天而終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徽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畧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大魔恒鬱敷疑神數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溟涬九光開翠蓋腰佩白琥囊吻蔫紫琳脾曲龍肩丈人持節下明都受以八景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基大招許邊聘廓落黃演炁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己功玄契曲晨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集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浩劫以為期

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又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朝稍早逍遥禁林涼颸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功成當與冲虛神游八極握手一咲何翅三千年也

冲虛室銘

冲虛二言通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為撰其義而為之銘銘曰

惟其冲足以全玄黃之功惟其虛可以斡造化之樞蓋和以盎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壹胷契乎自然曾弗奚於無為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徽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為世式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掇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通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弟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售于錢塘禪師禪師傾衣盂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館閒求觀觀已諦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為泥介舊友穆庵廉公請補書其亡子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

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焫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偽行旃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常熟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貲得之間一撫弄其聲參參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翱翔其上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騖之迎仙謂其近返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轉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沖邈出世外子賢樓冠鶴鳴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又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爛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徙而齊之曰蘊質兮非華陽弄兮非奢析秋聲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為學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斂以摯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忘怠懲之邪宣以中鬳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而凡物則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邃壑或平野曠林雖非屬情可以圖闚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俱動由澗流泉復動之為聲勢五音冷然悠心而溢耳太鬳融洽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亦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

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與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瀛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絶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蓋於士行而充孝其親云

佛性圓辨潭師淨慈順公建川塔碑銘 有序

瀛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尊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莫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邁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叙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瀛安得而不銘諸陵其嗣法志于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逈川温之瑞安陳氏子也古仞淵媼精脩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過歲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逈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摩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北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講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為嗣會橫雲盖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徃而受其說衆推為上首居亡何應鷲山雙峯永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中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執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口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義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圓悟八世孫也受師以心要遵

而行之似有階漸欲旋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曷此蠢蠢中邪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咩曰吾知其為法器茹祖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變踰月圄如廁便旋覩中圄鞠瓜瓞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幸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漫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遇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闇與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衆擬

禪牖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賊關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一磚鋪屋上尾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鵝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鍾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咲曰未吐剛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劇耶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聲聞遠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四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求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來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之石室巖壑師主江心蓋師之為復以菜

一座處師師翻然而仕一未幾又以阿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祝之為大伽藍為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壞像繪壁諸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檄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為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味弗置篆逢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因戒其勿萌遁逃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因以師為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因實為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絳院額賜師令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為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葺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簿其

事師曰民力凋敝又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為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輪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左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中特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瑿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砌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縻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辦童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互解之辨童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剎不一載間殿堂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搆上以設諸像梵容稽

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眾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鑿東南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登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坦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為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舶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奔為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凡席仕器難具為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顯號一時畢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後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德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素行先鳩工飾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敝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已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撿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闔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橐駝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而思還温方叅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廡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亦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為劬釋迦寶骏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巍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為爾移山門為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為撤焉葺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鐘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鑑慰問備至號為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海慈禪師以為代師初不

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殘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篋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自宮逋者係累滿庭師為之出涕悉代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即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　月　日葴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縈檀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　天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乎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乎規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乎無對乃為尊若涉有情見乎雜糅成贏虧理事本不二乎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乎徧照光陸離東颺見休徵乎蓮華出屏間異僧佩圓光乎逆流踏波瀾玄符既夐拔乎何能滯塵寰裁裁天寶山乎鐫鐵為關舜詹迅一朝入乎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乎真休露巍巍方知有為相乎不離無為宗彈指幻塔廟乎瞰廬樓閣同因教乃生悟乎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乎手執青楊枝其露恒四灑乎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濶乎談玄分五時

大明麗中天乎佛日同輝照所資生齊功乎欲使陰泠消麥秀清淨衆乎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乎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乎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爐乎恩龍何便蕃卷舒每

隨時芳孤雲本何心虛滅已兩空了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芳振德無古今

鄭仲涵墓志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誰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于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堂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歎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攷周孴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潛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瀛洲閩之說又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輻美又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毋夫人病逾

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罹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患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兄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毋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僳僳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勇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斷春王

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丁乞食淅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驟人負不能養毋棄憩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毋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惠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跡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鈔為倡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若漿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温之仍解自衣纏裹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婦里財廟門無衣食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篤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憒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惓惓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恃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叢人也性雖好施與然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稾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丈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

人事不齊不暴首者數載及子赴名揔脩元史與仲涵約曰
子非青年矣于春秋亦漸高行當俟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
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
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
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家
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衰思每一讀之淚潸
然下所以又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校淚而言乎
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謹慤而仕不大顯君子必節
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
姓鄭氏諱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魯祖德璋家
青田尉祖文轔父鉅毋周氏配室即周寡生一子楷也以文
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曜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
十二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

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賢哲陳兮絺繡文既娛觀兮又要溫宜與雅樂兮獻明庭胡
淪巖穴兮鍾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譽彌章民
同胞兮勢殊使我心側兮彰寒與饑少微煌煌兮雲掩之
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何前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沾
襟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
奏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曰為
之揔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七人守閽太官進饍羞
貞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昳始出復會宿於詞林
蓋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稿思得養秀有文者屬致義

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員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
其一則義烏黃溍紹興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
肄業成均同校文轉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紹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
紹之後曾祖也　上悅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
有加焉未幾
上嘗侍臣出尚方綺裘華爕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
丞誠意伯劉基偕臣溍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愛紹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
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
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紹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
在史館中　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
卿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紹言紹自草萊賤
士一旦遭逢　盛嗟奎壁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為泥
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紹
嘗後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
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
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此之謂也紹尚勗之哉紹尚勗
之哉紹字敘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
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居朝市也雖繁華之眼窩恬然視之而却有山
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嗤鄙為
不足而數與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稟性或固然歟
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欤有能特立而不為所移者始

所謂盆盎中之古黿洗也明府經歷葉君伯敬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為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官車士轍之所憩止蕃舶奠琛之所填委氣勢薰酬聲光淪浹人生甘閒孰不聞雞而興奔走於塵土宜茲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敬則不然結廬壑江之北葺檐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三友携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擢短舲具笭箵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夢草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敬高情逸韵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敬為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為元僚任七品之職膺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小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敬之意逆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為不足其能索句於宋寞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百執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抑之以為卑慮宜詩矣其能鈐束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辨官事孰掌而莫之集矧思入乎芒芴抄精析極乎毫厘其又能漱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敬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馮夢以見之邪或士心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貧賤不能攝貴富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敬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扈雲泉者固不啻里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敬告焉嘗

大明麗天萬物畢照[illegible]一[illegible]者必收[illegible]才者必庸有如伯敬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illegible]小登於垣要者乎伯敬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illegible]佚它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叔平生笑謔其鮮酬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也替禮郎張生于翊嘗從予游力與伯敬求記

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跡仕而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揖觚棜翰足以鋪張鴻業上澤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莅訓暮閱籍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蕪該而辭藻豈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 闕敷之下同儕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 旨纂脩曰曆副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備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揉剌唯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閣置

悉補足為完文曰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焉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模駿烈炟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以相奪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顧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拳曰曉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孝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賤舉術寶貨墳溢市區乃捩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一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一與誣要皆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商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

年雖不受祿靈均所被溥博汪洋南加往昔大年將有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痾容有郤蘧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有窺者瞭目不敢吐氣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帝思迓日與猿鶴為友饗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金華宋濂引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毅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遒合座囂聲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過人多嗜腴田設巧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吮之世氏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徧耳子柰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若賦斂繁苛械走氷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跡于野遥見一家燈熠七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爲哀止即欲盡斬舌相視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列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書之焉君蔵券篋衍候子長名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楔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弗其志君之弟晉維於別宗夫人愛之其泉若布君綜其欵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桎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慚者娶余生誠剛曾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塋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葬在瀦溪黄垣之原後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文又歸予家系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恪醇而慤一旦死矣吁其悲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廩
卒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
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
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絶類而紈素幸完豈
不尤爲珍玩也邪

題郭熙陰崖窖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咸熙筆法其所
作陰崖窖雪圖大陰霾霧雨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粟粟
然起栗矣或者強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
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
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
自失

書鬬魚

予客建業見有蓄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髮髻
具五采兩頤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鬬人以二缸蓄之折藕
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菜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
缶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
久之忽作秋隼擊水乎然鳴聲珠上人李連數合復分當合
如矢激絃絶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
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
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其頑不靈而至
於是歟哀哉然予所哀者豈獨魚也歟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贅美可盡

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竄窮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敬卣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傳稱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書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喻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卿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周文矩畫狀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秘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奉奉辰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祝石渴驟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皴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雹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逸油然充足必索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跋德禪師卷石詩後

右舡居詩十章嘗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舡中居至大己酉泊儀真與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舡居者頗多而廣録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惟菴亦有斯味其始有所本歟然舡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舡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舡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舡哉是皆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惟菴以為何如唯菴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即翰苑後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敉寧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　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上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綸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揔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莊事發所藏而緒閱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猶告辰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成歲諸天府人有欲見之有不可得者蓋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訊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後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為損益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

法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冒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庶清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勘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論傳之於今則夫 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進

大明律表

特進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說偽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其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其沙礫而後食可養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矣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

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 天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
弗怠其訓迪羣臣諄複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
匊只於言外是大辟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
罪戾法司奏讞輒恻然弗自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皐而泣
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畏白簡卜之沙礫禾黍中
之狼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 陛下御以來屢詔大
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持勅刑
部尚書臣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
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獨於
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御見 陛
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曩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併慎也書曰刑期
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
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合易書之旨
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
莫不上承 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
臣惟讜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春二月書成篇
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
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
舊律二百八十一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
條因事制律二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十三條合六
百有六分為二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皆務合重輕之
宜云謹備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七年 月 日
具官臣等上表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執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宗族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邪此予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綰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試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舂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通為一卷授之祝

其業讀君指捕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晝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濱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其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争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若至樂安縣廨中聲吏史謁互諫以為鬼物所憑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酬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齋君奮劍執之曰爾来矣爾来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木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斧斫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于官竟逋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温勢燄熏灼莫敢誰何寖嗾君繫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縶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公乎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

復出一語君怒麾
[illegible]辦童門辦童厲色斥之門業已屬爾矣
復來何邪君曰工
[illegible]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
詰區區小人則不
[illegible]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
力如廢王法何耶
[illegible]車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諱曰是尚不
畏溫辦童其有我
[illegible]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粮馳燕都
燕都貴人亦忌君
[illegible]峭直高門縣薄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為
弟子員一日方抑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
徼建功無以父蔭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
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
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
者徬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
史豪酋侵人疆吠持黃金數鎰為君壽乙君勿右慰者君麾
之去酋怒曰君實矢赤邪乃不納吾金也審矣赤鎮雲南之
名相云君卒奪而歸慰者乾崖湎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
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
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徼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
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駙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
以市馬貴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
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
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
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賦者官未補職者廩藏
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
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
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倏然興雨因雹足南詔海中積封成
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封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
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疏其步畛及四畔所屆上于
官官為給券使者所馮復植木栈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
或海潮漂蕩有籍以為奸者俾出券驗證之竟歸其田夷獠

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為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讙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柰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為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莫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録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徼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齎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慙而止君疫惡如仇

讎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為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想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縷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梗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釁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特閩遐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塋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胷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絶

人每言其地當有兵燹時承乎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父居燕頴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衆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禁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笞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遘疾疫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歛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

壻孫男一人徵曾孫男一人其君塋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壎所為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救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名必則倣之則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屈其惟君之生能以志雖遭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千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敢干厄厄豫章變為枯荄誰鎮大藩乃復敝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淇夷人何知播綰卉服宣

厥要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
嗛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仗洗棄戈而嬉有聲洗洗有澤
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畢其五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
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應懲而覆覆謂我狂詈我以涼祺持
此而行何適不鄰坎壈其坻悟衷其顛胡不爾庸以多為寇
鷹隼一出狐鼠盡跧其腎不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湯人為
嗟咏永黍離矣涼飇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八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
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
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不聞三千性相百
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
萬劫洗洗乎皦皦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
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

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
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山語暨人考其妣王氏當有娠夢神
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
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窺三藏諸
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亟聞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壽四
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宵凌霄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
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普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
山侠公習天台教觀大山世號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
人爾暨大山遷雲閒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
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厲何觀法法師曰三種
觀法厲對三部山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
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由人顧所詮
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吉藹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
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願

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弟一座南大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絶出於四方會湛堂廷主竺而主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主良堵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惟乎所踐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薦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其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隆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五章四釋奥義賂賑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体須解行並馳正助無違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焉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所

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蘿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魯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亭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脩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速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祕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月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璡車溪仁讓香積曇霄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為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脩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

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絜如日星之懸汝輩宜脩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宋寧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欵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逆當淩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仲繫法師梵行徵廉為塔上之銘廉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泠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叙而鋪張之于藏之下有来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肯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聞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太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揔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為數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宗然真勝在妙圖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徵兮人天皆其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睹其私結期脩靈藏兮瑞異駢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為塵茵飆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為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為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亘五十餘里其降勢旁魄壓閩嶠而凌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叅會非樂道者莫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鄧師郊自鄱陽来乎樂山中築瑞雲觀以為鍊大丹之所既沒且瘞忽從羅浮守書還啓棺而視之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脩君亦其諸孫也仲脩生有出塵之趣遂入上清宮為道士探規中天根之冗及抽添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靈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為之說使合諸至道仲脩欣然言曰吾本粗云立矣當思有以利於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申錢浦大旱主毛盡焦縣大夫徧走郡望日愈赤如火仲脩秋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空濛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靄對幾不辯色迅霆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自時厥後六七年間東漸則蘭溪西漸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越部風

紀之賢摠戎鎮戍之將州邑長貳之官無不致辭仲脩仲脩出而應之其致雨咸如錢浦時人奇仲脩謂有弭災之功云

洪武四年秋八月

上召嗣天師冲虛真人至　京仲脩實輔行九月晦入　覲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二月復　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而仲脩與焉未幾遂還仲脩專祝祠之事紹居朝天宮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隨至

上悅出尚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亦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童甫逢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家者流得以倣而行之亦可以一慨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極也吾心亦一太極也風霆雨皆心中所以具尚有人焉不

參私僞用符天道則其感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脩游方之外得諸師秘文行之又備然不為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宜哉所以昭被　寵渥道光前人而令聞長世也且不忘其本以雲林自號不忘尊師繪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為叙文繫於圖後孟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懽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臧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雜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跌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頹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為

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盡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攖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根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却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欷歔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棟後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頷之服勤數載翻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拄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碍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嘗機

問荅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繼素之請迎師旋福
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
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
林甲辰鄉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輸
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
遷武峯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峯樓洪
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敦宣大法而師
與焉師初力辭成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
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鮮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庵跑
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
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問福林五日忽沐浴
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撅
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奉五
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

東維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宪陸離超然乘天游溟曠八極
隨颯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
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氂氂綠毛仙雅足清泠
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綵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
玉女從東来頭戴雲翹足跰躚試持秋帛搗寒石中夜靈響
雙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
忽誰復相沉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煙朝斟瀍
澗之靈泉夕激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唳應
千年太江東流浴龍鬲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
人間一哭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
勿使明鏡凋朱顏顧我魁瑣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臭息吹
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間几坐惜居諸時翻枯竹
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遠花淨於雪高談蕊珠經旦夕聲
不絕聲不絕造玄徼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

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親者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清源上人義自蚤歲即豔空門鬆落於塵皇之峯典厳於雙樹之刹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擎蓁忽咏陟屺成思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癡鈍翁之寄像終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頓終其志於是儒門帝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懇各繫聲歌且倣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瀋師及觀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搞蜀為文采烜著叢林顧予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洗俗弗勵豈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於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詰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為建塔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歿師皆為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録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入傳至于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率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讀龍河上無礙答無夢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燈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一西韻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遺蔽之狀求予為銘子頗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為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踵奔無暨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蔵文采日露學徒烝烝雲輸川赴解爾纏縛祛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閙閙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翛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東雒山房序有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彦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彦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冠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彦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彦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北升高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深詣其歌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絶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奚經最神之訓如来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魯典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蹇薄馳逐童蒙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脗合道誼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主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来長江如虹實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遥矚必悠然

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耕人有多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撥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矣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濫響蔵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峨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畧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

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　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岷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劉真人傳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甫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真空子尋出主毓和道院遂依訣鍊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恒苦足疾真人進六甲飛雄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泊泊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

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銅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粧卿之素志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重亟輟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牲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栖作鸞鳳鳴閒鬱浴丹池既水汎入池冷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止中呼陳鍊師與之劑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辭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臥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以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人云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爲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爲著諸簡牘以俟他日脩玄史者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傅鍊師若霖謁予於蠻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所都參之於身豁合無殊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真人游行精先燁如而虛之爲義亦大矣哉志自得斯祕凝神於靜室間三田流咢而百靈爲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傳太乙之書驅雲役雷以薦旱曠布氣分神以禁除人災靈響頗著是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麁濁蕪穢亂之何以接濞滓而極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虛扁之昭其義也先生以爲何如玄真子瞿然咲曰幾則幾矣猶不至也二而不能一也離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

無間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向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契真于天後觀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懼其或愆貫乎窈冥凝乎太玄出其遺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頌餘糞苞芝飄如蛻蟬其視驅役縈除之法其尚何言扎然而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沉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屆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皦皦霞外誠韵勝之士也屢隨嗣天師朝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創為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華周之論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蹈襲而陳之也或曰同虛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

卷之一
瑞巖和尚語録序
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宇定齋銘
節婦唐氏旌門銘
金谿孔子廟碑
題魏教授受咸淳誥命後
潘景嶽墓銘
劍學正墓誌銘
吳副使墓誌銘
上虞魏氏世譜銘
田府君墓誌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序
卷之二
送張經歷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西天僧授善世禪師誥
跋新刻圓覺經後
題朱彦脩遺墨後
和林國師授都綱禪師誥
跋道文稾後題
贈何生本道省覲還鄉序
朱悦道文稾後題
送鄧貫道序
宏武正韻序

鄭氏聯璧集序
抱甕子傳
卷之三
饒氏杏庭記
題馬華甫手帖後
書前定三事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卷之四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蔣録事詩集後
上虞重脩柯韓二牌碑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項總管墓誌銘
卷之五
温州仁濟廟碑
湯師尹墓碣銘
陵東皮寄章贊大詩後
吳灘州文集序
送黃贊禮泊祀閩省詩序
黃仁淵靜字辭
復見心三會語序
書陳思禮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周賢母傳
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送陳生子晟序
題盛孔昭文稿後
題清徹法泓仙像圖
茂遯山翁行狀後
張肯字辭
種學齋銘
跋廣薦佛會記後
倚歟詩
大明日曆序
卷之六
育王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書慶宗齊
風樹亭詩
題范雲林訓子詩後
孝思庵記
雙鯉軒銘
題獨冷齋卷後
題張樺寮手帖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題易庵卷
傳同度像贊
王貞婦傳
玄默齋銘
通鑑綱目附釋序
送趙彦亨之官和陽序

清齋偈
送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序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日本覩銘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
神仙宅碑
卷之七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覲序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跋七佛偈後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空同外史傳
蒲庵禪師畫像贊
墨書新註序
元故秘書著作郎蕭府君行表
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卷之八
故賢母熊夫人碣
重刻護法論題辭
故廬陵張光遠墓碣銘
元故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守齋類稿序
師古齋銘
呂母夫人劉氏碣
恭跋 御製詩後
呂府君墓銘
李大獻傳
故高昌畏兀氏同知指揮和尚賞公墳記
故成穆貴妃壙誌
卷之九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蒲庵禪師行業碑銘
夾註輔教編序
題消毒傳後
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西疇黃氏家牒記

故嚴水葉府君墓誌銘
黃四如後集序
趙氏族葬碑
三奇石後銘
滁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重纂檜記
虞文靖公像贊
洪武聖政記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宗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夫迷盡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燁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淖颼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

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而不靜而靜亦
動也吾達摩大師特来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
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也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
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慮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
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端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
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
至而自晝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
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
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
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嫡
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
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
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皆巖飯依者曰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
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丘其徒居頂以二
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覩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
其全驚矯蹇而疾颺馳山嶽移而源水立鬼神泣而魍魎奔
有聞之者尸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
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非遠摩之教以為學原歷題之於首
簡子老且病凡求文縝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
恫失法之喪庶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瀛曰世間孰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
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
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
則有成壞有限者無百億世界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
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止也此無他圓乎物者
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就能

為之壞吾不為後執執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執能為之上若乎
忽乎曠乎眞乎微乎妙而圓通平廿六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
露無非道者所以起乎天地之前山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
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見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
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識佛法無乎不在也三
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
呼蓍龜徠之於松以為燋斷淇奧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
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甘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
離當念一念不之即佛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廬雖不敏
每遇學佛者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
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
曰愚庵俗姓其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
仁制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第主
今山四擬高座敷揚佛法以贊人天龍鬼之聽繽紛從如
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楝公請文以題其
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辭人膠纏如鷹脫絛旋摩雲而奮飛
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
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二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
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
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
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
智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

宁定齋銘

嘉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宁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
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閎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
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異證哉斯

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輒泛引而非
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
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嗥
而嗌不嗄乎此謂大和哄乱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
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淪亂乎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
若乎忽乎恍恍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
乎子有疑乎無疑乎人讀子文有能察子之中情否乎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
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
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粤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
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

恐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況於人邪遂不施
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
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
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
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
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 龍光自
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
皆府照磨馬嗣能徵瀛著銘鐫諸樂石瀛惟夫為婦天大倫
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
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
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
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瀛待罪國史法當
咨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動管攝人心通赴遞往返有婦氏唐来歸于張克產二鶵其夫
遽亡泣涕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嫂嫂者鶵匪
親執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颸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
倜儻夜織或憐其孤風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忘茹荼含淚陳
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敲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
之亭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
烏頭雙表有巖者門銀榜濡書其光焞焞 皇匪爾私用
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
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
舊鏟漏者補苴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告于廟之西東廡與
夫隸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閒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
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隸業之舍為閒者左右

各三兩廡視舍甘六數各丹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
月訖功嗚呼元季干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鞠然獨存是固有
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
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恩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
教諭曾易徵文於瀛瀛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
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
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
著懸兒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
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
文杭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
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為娛前軌是邈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
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動惟形是
踐我作我詩為勸其力聖誤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

無數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壯[illegible]命後

宋誥係尚書吏部出給其[illegible]著奏文牧吉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槩損益唐誥而為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阮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仕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潛尋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始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所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甫阜之復者蓋同一尊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嶽甫墓銘

嗚呼是惟景嶽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

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聯捧貢書于鄉有司榮之為易所宅之坊為擢秀至景嶽凡十有三世云景嶽諱樞景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竚角摶觸心胷間不吐出不已元季干戈俶擾吉安為劇盜李明父子所據椎埋之徒相推為雄長攘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拮吉安為窩宅當是時安福罹屠剽者尤酷至正甲辰冬　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干醼方有薦景嶽於　上者召見與語高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嶽檄署州事蚤夜出入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臧獲之景嶽白主帥鄧愈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敵渠魁遠竄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弔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異持槊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嶽神色自如不為動愈公獨欷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囚吾民者輒民爭夫縛趨景嶽景嶽實空

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盧舍中景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
寇面衆卒衝潰議棄夜劫舍中景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
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蕭公驚起使人問其
故景徽具以實對衛公愉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噤不敢譁
景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
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
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為姦利民訴于庭景徽遣人躡跡之乃
自西門入景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
後遺泯鳥形鵠面避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突道自
景徽之至流亡漸集樹苫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溝壑憂景徽
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
惰求新寨丁二萬斛譟西下新附戍將賈集首鼠觀望欲下
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徽說之曰　國家兵威之盛公所
知也李明既順復違其戚亡可待固不必汚齒牙煩鬨宋將

嶽飛能復宜興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　上必以公
為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
張其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
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嶽
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潘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
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
犯大兵攻永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自
于湯公將減輕之與戍馬參錯行無敢倚者別隊卒過郊牧
人貨泉景嶽禹吏取之亟刺以予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
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
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酒漿抑農為兵景嶽泣告湯公
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宜罷之民大悅景嶽遂郎州署釋奠
孔子復於敬仲堤讀書其設講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繹
經史孳孳弗倦洪武戊申改為縣為縣署為縣主簿階將仕郎

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召赴闕下未及用而沒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桓權曆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又二日葬柩望鄱陽某鄉先墓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歸東湖適七一旦病疫將革胡氏拔鬢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汗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愧楫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奇男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予雖不識景嶽據江西顏文鈞黃盦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繫之以銘曰

元季繹騷兮妖民夜呼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簸盪失緒
真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莽為盜區亦既稽首兮
入我版圖
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飢吾哺兮
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寘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
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魄黃爐聞者酸辛兮淚
與滌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薦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八永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詔來京闕月丙子
皇上御外朝召見九卿數繹聖經賢傳府君擾其章旨而疏其
會通 上為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勑儀曹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
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 真人啓運
復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

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敢辭
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　上熟視之曰爾誠
太官賜之酒　上大悅命
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薨疾三月甲子正
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藝州東某里之
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
濂爲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濂實侍　上左右親見召
被　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
英發濂意心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
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
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子其一
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孫也九世
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
幼淵敏屹屹嗜學書室壁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群從
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爲之動色年

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
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
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
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詖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
腹間吾何瞋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
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群盜蜂起永豐亦爲盜所擾府
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荊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
就祿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
兵爭彊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
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
慮熙和夷冲若將終身焉
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
越三年洊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一行省鄉
試得士爲多人至今稱之庶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

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
君傾已橐濟之士人劉寺丞直臧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
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
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郎
来速銘者孫五笔皆嘉美幹蕗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
瀛官儀曹時與魯侍郎府君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
耆年日坐左右塾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
仕亦當有賛於邦治柰何死之柰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
為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只方之罇而則錦為姿只鷁方摩雲復退飛
只經畬之藝日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邇
推只有声四達辭為人師只烽火相望絶庭闕只蹈彼虎
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
照輝里閭只不有君子將孰銘鐫在幽墟只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
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顓異越常流從廣學
士集危左丞泰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
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
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
臣苛察繳繞察見剌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
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
俗泥堪輿家說有諭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
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

翛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亡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紿朱妻出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竹火毋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脩脫者絶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枝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為神來甲與湯乙仇抵為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熾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紿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集衆攘已貲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聽事吏尋為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群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宅城外皷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實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火仰

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為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圍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千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邀匿谷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佚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饋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　召還南亦與禁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罹急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剔蠹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荊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縣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

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已酉秋九
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
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茌平縣秋七月超拜中
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詹劍人才惟恐失之兩
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為尤多癸丑春三月奉　旨還京值疾
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
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為恩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
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童耆齡存女八
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
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稿藏
于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来京師請熊參軍狀
其羣行徵予為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為而
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攸而胡中又竭蹙来請辭如興嗣而
有加焉遂以卑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葬其柩歸將
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岾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
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子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
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
得者也今不敢發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
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上虞魏氏世譜序

廉居荊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
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璿侍郎生武進
縣令政始自鼎徙武進生邠州録事參軍
珏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

石首縣令實生盧陵尉滿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
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墳墳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
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學錄亨之復自蘭陵徙居
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
此其傳緜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
令敦武也汝陽為比祖至四世孫司寇憲遂相宣宗武進為
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臨海比比有
之而在上虞者為甚盛一門之內惇禮樂而悅詩書由是四
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
歌投壺酬觴淋漓閶闔然和洽豐豐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
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
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
或至於殄絶宗胤即不絶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
氏自文真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
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蓋奏疏剴切凜乎有三代遺
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忘詳譜
其所自出繄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
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文世
緜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
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遺
意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襲藏而續
書之公庠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為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
户部 郎中 求序其首簡不揣無陋而備著之鎮字士
圭有學有文者也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繹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廡學子

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
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叛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
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留基為贅壻基生子遂後田
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
理生瑞以富甲群族府君實為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
檐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為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
弗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
府君辭曰凡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
爾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
望府君出粟窖中振之皆羅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
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
使捍敵閩并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
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
閩未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
義尹欽鈐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絕之府
君性剛介聞義勇為所內交皆端人凡儉甲婣娶輩咸嗤去
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為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
子書夜淬礪必欲其亢宗然見疾病癘病者心惻然憐之手
注善藥使服雖其請丹三丹之諸子曰磐桓佳山水間翛然
不為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六今終于家實洪武壬子正月
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
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先七年卒子男六旭洞遜滇貴
遼滇夷廣遼滇天河通經而能文嘗貢于鄉取第一名文解已而銓曹授河南鄢陵事官遷
湖州府通判倬有聲孫男三寅賓寅恭道同女四吾婺為文
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
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
命所凝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

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猗君子制行方恊同氣有如
傷出餘粟起羸氓結柴柵禦寇攘邊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
靡常縛閒使絶外望歸有道誓為氓叶著先識揩清芳滋遺
儻以文昂佐方州仕寖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薦石章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圖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
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
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
上之意以為能動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
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来覲闕下有
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撫
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
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粮皆無乏絶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

姬之又從而勞来之和氣沂洽名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
獨亡害起潛之来朝也民爭攀輈卧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
也垂髫之童羣然迎馬前曰我使君来也我使君来也脫
若我使君不徠飢孰兒啼寒孰兒衣乎黃髮黔背之翁寛衣
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
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
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倣河内之借寇恂蟻蝨姓名不能
上干天聽幸賴
睠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
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
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
固無求於世然必無境我無恩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
君之重来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
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

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寃天為垂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此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齐秋之瘧寒冬之敕攻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禄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濟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彦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祖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殺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腎浮虚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裹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水為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儲賢方氏子婦寒熱後多汗呼勝人易衣不至

怒形于色遂昏昧若死扶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淡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長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温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撤發陰經之火雖能助痰祛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藏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鹽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甲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雖乳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尔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温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温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絶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劒者人訾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集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

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謝不
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
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亡
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爾後
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準焉原禮
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
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載傳
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待時近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日月之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旦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而

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
詩甚佳比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 上覽畢悅曰
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
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
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
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蒭從民克實之隔絕西域
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
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
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黎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
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
兵燹不得以自寧款衛實北
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尊宣
上德司吾 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
恐爾寒也使來按爾舊慮爾餓
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

爾牛或無以猶齊爾晉若弓爾其寧我哦縱曰愚離水火而
升椎席云胡不樂將見何猶被毳者干干而至矣經歷幕府
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直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
而自逸也他日替畫成力乘精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
擊匈奴處也此公孫弘敗虜兵遺迹也銅馬連滿壺白眼望
天而飲醉後耳熟鼓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砢之氣斯亦奇男
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
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
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
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唯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
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
沾被溥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耶

師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
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
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
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
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
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
昌稱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頓空冥
心契道迹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
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誠特加以善世禪
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勅救濟群生冥禎而怙惡者爾推報應
之說以道寧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悟寂之行以格之庶幾符
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孛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啟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孛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隣佛土尊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執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来之願力化導有情碩者繩之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稟共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刋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掌為之贊曰

何處有善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歟人真正脩能之果何為孜孜在三觀庶得袪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閭閻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愿欵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隴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龜襲紫為

縣間而學不職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
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嗟矣繼之道云何心欲其
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一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
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譁世也
文辭足以潤志也非關名教統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
觀也弁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
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
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尤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
胄監之英記注縉事之臣部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
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
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
久予故辟口極言之若夫予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

宋悅道文稿後題

難曰非難也爵祿之来難辭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史
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
孺嚮道真吾則兀然如爵增丸前人之立言垂道吾則睥然
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膺牲恶在其為賢子孫也哉
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惑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
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宦臨川獲從考亭高第子黃文肅
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論真實刻苦之訓繼聞浹洽四書之
旨積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千霄和氣充
羽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為王文憲公再傳為金文
安公三傳為許文懿公聯蟬散彩煜燿後先使吾婺為鄒魯
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
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形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
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　上命肆業成均屾
天之玉汝于成也何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浮沉州

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抱蠅為節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裁洛陽名園固目弗佯何也生意之動盎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為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倍度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說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優康衢矣長安雖遠亞亞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宵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創而秋髮纊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姻居其一焉釋者曰姻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雖然有恩以相愛繫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鄉史大夫陳公之女凡貴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寓冲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

真主以為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

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
久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白平卯以來龍
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
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
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姻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
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
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
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二峰森列如畫
秀氣其磅礴也自漢以来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
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
以富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嵓穴抱道
之士且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姻之義故舉

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
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彊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来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遠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如雲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譔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宋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荅祿與權臣孫賁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棄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脩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寔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憲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　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洪武八年三月十八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間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分絶人嘗矻矻窮經耳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渕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自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之人能容伯父時宂授崑山乃走漆之求四庫書疾讀蠅易鎖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向頸發赤弗少貸脫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槀思先自童丱見輒録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二十篇文百篇詩五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鋟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韻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皷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儼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基閫弘靡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妥容其行止之處恒

同興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遇取人物之明絜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宅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曩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遊則一從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一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嘉也不淑享兄未齊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抹然為御史為部使者可士歛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瀟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累齋謚東宇李明曲全謚采宇季亮溫之平陽人洪武八年夏四月望旦

温州横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銷盡其能警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遽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椎傎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劒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永沸騰蛟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還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沉民咸懼為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邑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

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為永嘉郡郭
璞相土遷之於西許暨通徼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顯著陳
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
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祏為亂其
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
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見
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為商載米
貸人已而投杖于江變成青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
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發前指揮使高瓊奉真宗親征車
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駐駐有平水王字
厲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
採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建禱於神忽風霆凌萬龍湫震盪
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
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為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衮冕赤舄宋累加
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肅賜仁濟以為廟額元復加
威惠進封大和沖聖帝遂易廟為宮逮入
國朝言以誠事神以為數加
詔禮官定議為橫山周公之
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逮元左
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
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觀河洛
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為
響於當世之民得遂桑土既
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
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
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
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溫
瀛文勒諸樂石瀛既為序其

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
由右科進士仕至閣門宣贊舍
史嵩之被弃而殁既殁而顯靈
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弃鹵噴蝕成荒墠止有時魚龍或怒噴
止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慷羣勢莫殺莽無垠止惟神我憫君屢
顰止帥衆跋鼇不憚勤止夜役於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
拖紳止盡化魚鱉爲衣巾止一日一颶再颺秋旻止江流逆上
波揷雲止城廬沉窮荏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
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絶倫止海水
壁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旋觀
仪聽驚雷奔止水橋頽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僉
言曷以酬大猷止有廟肇祀西洋潰止漸周吳越洎七閩止
神功弥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何空陳止旌旗上著鳥篆文

止虜氣龍盡去鮮屯止況茲狗鼠覬欲吞止河道遄復流沄
沄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裘衣佩
瑞璘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下上日月摩星辰止玄化洽穆
合神人止甌民戴神恍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靈
旂降繽紛止牲牷肥腯酒醑芬止驅斥厲鬼黍稌止太史
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崩無諼止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溯瞿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
高下爲疏圃約二十畝九可如苟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
樹時春氣方發疏蕊苦萼翦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
紛間錯如張錦綉段
冉至其處氣象幽夐都下聞雞犬聲遥望草廬一區隱約出
脩陰間疑中有隱者蓑衣荷鋤而出良久見一士戴椶葉冠身被
蒙袍表抱甕出汲水准畦子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

無所名也强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以為抱甕子爾曰丈夫
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笙鳴舞食有志者輒能
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瞿
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寓甕于地曏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
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孰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
其彊情而狥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園之西則九盤山山
之顛宋州靡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
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
謫官而來亦游盻其上時坐鷺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
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登之崇搆皆蕩為氛埃一凝佇間
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
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忘慮外
絕精神內營日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
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
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疏性不
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疏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寖
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歌中則梵然而秀嫣然而榮矣
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强情而
狥世曷若任真其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入物代謝
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
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
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
者歟疾趍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户高卧扣之不見答
若無聞者予撫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
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
柰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興儀晉王府轉官起曹剪剔浩
穰声望蓋龍鬻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

也名彬其字為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慨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

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著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閭巷之語為抱甕子傳

故龍泉湯師尹墓碣銘 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盖自岐公曾大父太師婺國公載之長子太中大夫稽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生永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畝以贍同姓黃文獻公溍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聰利群書過目輒成誦逮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發皇帝內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脉辯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癘者疕瘍者來謁悉與之勝療不責其報復憲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儥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濱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泌陰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本曰養原合群族俊彦聘碩師誘迪之旁列廩庾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遇鄉黨耄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其身歿而無歸者給櫬擴使之窆歲或儉閭右發粟多增直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恒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群隸平其流坎取溪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堂于几嘆曰淨物回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咎口賦食鹽者又之有司苟免督逋上官

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論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為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辨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韙之下轉運使者完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減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後商賈轉鬻民間民方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間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賭得嘉種踰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其間情神恬康有不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霑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豔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翥女子四王默鮑良知項房鄭靖其壻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殁後四年其凡濱病帯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交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違吾言兄既卒楷與仁翥奉二柩窆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嶺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寛慈不為浮靡慘覈之行雖無意於利遐邇濟利人物之志慶寧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持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并之俗興往往富吟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握筋鹽髓以飫其谿壑之欲設有阽危況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睨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施溥矣徵之一族而信徵之一邑而信徵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巋然獨存虐燄屋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為善者天亦鑒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為聲善黜惡之戒者已仁蕃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来徵銘銘曰

繼括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岐公勳業顯融挾大以盛分支析派有甫者田被乎東阡高廡屹然極夫侃孰以義競龍泉為勝替秉仁遷義遁昌厥裔合胡行之自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拔我治物苟可利敢嗇吾施戴天履地庶幾無愧醎鹹病民氣不伸柚書佐佑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智則竭如病斯脫我旄我廬迎者塞塗綵舁夾扶式歌且呼睨尤寡欲知已維鞠懣然盈目壺觴相逐誰非同袍忍鑠其膏不有人豪惠利孰操銘以著德千古弗忒

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餧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咸均壽以其鄉友餧君孟持杏庭記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又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欻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勃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泥乎其容則思其塵滓而興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颷作凉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

靜一云為之問見杏則如見其元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拈起摘譬以為耳目娛者[redacted]語哉此誠有關於[redacted]故[redacted]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杼棬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善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諭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且有規焉苟以此意為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孟持名盈清脩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称之為君子儒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為翰林學士見出知慶州二公素善質夫以崔徽真寄者頗寓相謔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寓真幷詩數中而元微之所為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来書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謔物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後事化為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詢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為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瞻覽其妙絕来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為何如所以善謔者特出於相愛之

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
瀟言為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
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徽題因走筆
識之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慶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
以寶慶二年壬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慶州又四
轉自右曹即官再出知慶州政成加直秘閣新東提舉常平
公頻行及遺此書蓋府君時以藥劑
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稱侍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
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擎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
改持使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
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秤提會子以五折二十七界會
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

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
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
然又豈淺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
諱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吳潍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
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蓋嘗謂二家書遷之文如
神龍行天雷雹驚怪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藏澤各致餘妍
固之文類法駕整隊後前萬馬夾伏六引分進而循規
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士固溺於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
沖之容可以攬結雖若毅
上固當有潛心而頹圮
實不可攀與抑去古論

基同郡人也自幼[illegible]下筆[illegible]有奇[illegible]氣遠長日
取二家書玩繹弗[illegible]然若有
馬遷爾我知學[illegible]固[illegible]語子盖不[illegible]多此應頗畏之疑之自
後德基去[illegible]南康令安化今[illegible]
所製文一編且讀且嘆曰我此文近[illegible]固否應見其勁硬如
屈鐵奇峭如削懸崖落媚山暉如蘊珠溢璧始而大驚中而
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應夙夜所不
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書前定三事

宋嘉林君伯恭為應言温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二歲父
命名榮祖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
試江浙鄉闈温名第一董曩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
十八實駁榜後榜中孔暘王[illegible]延孔文高祿鄉潘如珪四人皆再

薦温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
曩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曩慨然曰吾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温作魁
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
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温之生前一月爾奉
新王君文博復與應言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
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光炫耀
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次居第六遥呼
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illegible]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謹而
出似相迫逐載驚窘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
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
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
朱牌之數載郡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
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應聞此二事頗異之曰言於金溪吳

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晦川通
判王叡夢城中作樂迎狀元叡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
来頒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叡尸為與
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賓榜首鄉里之人以為美談瀛觀傳
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来敢信也今親聞二君子之
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固氣化中誠有一定之
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討免也自脩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送黃贊禮歸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
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
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往之臣
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
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
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

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亦與其
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泰常乎已
盡其職猶難況欲涖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
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
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儕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
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勅儀曹各賜
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温參知政事
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禮部尚書牛公上良咸以
為淵靜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茲祠事可謂寵榮也已
各賦詩以為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戍閫之賢與夫方外
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
下齋祓心凝神於悤悤之中知將見之辭臣之助祭者于其對越

皇上宅中圖治其對

吳天陵祀于上

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鸑鷟若以鴻休蓂臻甘露宵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烏翔和氣充物化為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驗矣奔走執役以為德蕩然猶慮蕩蕩坦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音帝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盛秩無文不是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時也冒精白以慮靈承

上訓膺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祗奉明畏有若

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芬庭燎有煇神靈汗洋昭格于上則夫蕃蠻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肅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關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敝之政或未能盡行平淵靜宜廉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剎曰土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劒一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於是建寶塔取設利藏焉改千福為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爇栴檀香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脩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郡符復倡衆脩葺之一旦塔影倒現於冶工將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為榛翳雖茲塔巋然獨存鋪甓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六月院僧自貴與第二之匡弘同袍善意各捐衣盂之資鼎庫

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為已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溟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
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鼈自
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翼翼
熒熒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甚甲子塔完塔凡七成成各
六稜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已酉春正月道溟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搏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塑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岩岫徑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
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
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隲生民廢而
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興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
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
来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久利益於群生塔廟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寶
漢閒有如蒼龍角人有遥瞻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
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震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来洪
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
重疊之樹塔鎮其下四衆云作彼慈悶相身被璎珞多羅葉
作禮香雲空濛中乃見僧伽像
惱故成寧靜相尊如幼父母
尊於衆生示以順
故勿忽普遍我馬興輸為
稱賢場歸然撼風

兩中有不壞者漏[illegible]寸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為奇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户谷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於後先生寧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薦攸孳人見有為迹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一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閒即墮六外邪見

黃仁淵靜字辭有立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以仁負超群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諱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若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執經從余舉閒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諡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文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荅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巍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

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茲雲行雨施出日天神功不宰超虛
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驁縱不及聖肯下賢流
光不駐若電燔生其夙夜加勉旃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
然之文不待勉强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
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
歌湯為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来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諄複惟恐一
天不獲其所　天縱聖智能形諸篇翰翰奎璧照耀曾霄緬采
先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
解慍之歌也風夜脩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杅几
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温潤淵深紋
貫乎斯道光芒氣馥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
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　凡硯帥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

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
殷憂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
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
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時 御翰墨多不留稟見
於侍臣之所録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
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冝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
獲咏嘆 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為忠孝之
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録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
類為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
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鍠合掌頂
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轟雷擘
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鍾人正昏酣一聞音聲
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
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
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
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
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湘竹兎毫
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為菩薩
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
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
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靡固無異者若比真佛
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周沙
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即弟二義書之
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堊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

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可愣迫而視之真若飛動
兩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
假是師子相形模生寧踞視左右亦無異者吾此於真實迹
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寫
形繢素與木石等兄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
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弄權難齊一軌如求兎者必假於
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兎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
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
非開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
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色求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
衆聆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露丐明可
喻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
滯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徼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繩自縛
大覺世尊大舍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脩一念不
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
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
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
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為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
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為法法法之法不可
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
禮而退

蔣錄事詩集後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為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禄大夫諱
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頴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
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于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
之職有立入侍 翰林出陪 法駕
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 命即物賦詠有立即
奉 制揮翰如飛 大悦時 寵賜和章有立

以為遭逢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錄平日所賦并他著餘贈之什共若干卷仰子題其首簡子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托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殿陛濡毫蠖屈司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龍明鍾簴奏而音律諧體製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子不敏年日以加支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近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子盍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宋某序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為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勤思禮以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為名儒唯生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柰何背之思禮惶懼却立若無後匿身侯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旬是不至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彼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為思禮也思禮加冠而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為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刃欲自剄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共譬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絶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豈孝為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為釋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泣曰吾娶則詩

書之業蕪矣即不蕪何以自給不與市賈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緩之其師鍾士懇持之益急曰爾柰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巹之夕思禮憂誦蓼莪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泣廢洪武六年春　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　旨入成均為第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庸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為作隸古書之御史中丞塗誠意伯劉公基參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書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疾瘠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疾瘠然流涕為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侍之甚嚴或勸之咎曰止以一子不可不尔也後沆卒為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哀茹苦而以嚴教子以節自警以潔白終其身可

貞婦若是思禮曰夕銕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沆自勉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于篇

上虞縣重脩柯山二牌碑

上虞有湖名夏盖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釃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牌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朘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于海鹵水或乘湖入善禍稼蓄營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墨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濠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群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興故石隄屬侯斬莊饗海

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牌無難者會侯
召入為卿奉常改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牌廣二十有四尺深
如廣之數而羸其一牛築土樹槊攔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
數以石兩翼四隅咸敦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坎
階版以為級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
以便行者緊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厥以斛量者三百六
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匹以日考者一千三百
其韓家牌廣減前牌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
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匹損四百石損五百
灰損六十八緊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田寅秋七月訖工
於冬十有一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峯淨昱乃具事狀
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
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清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瀦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瀆之屬所可考

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
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潰患乾則禾
將蓄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豬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
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濟州州城西北有湖瀕為水門遇流
潦暴集則取前葦為蔽納之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
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木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
通皆得其節人無後廣今唐侯之為牌也其事與之頗相類
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予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
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勤者主簿史文郁
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幸聯得書海堤別自
有記茲可畧云繇之以詩曰

維夏盖湖百川所豬在彼海隅 其一 釃為通渠行水委蛇溉
稻與秔其二 制水有牌因時開閉其法孔臧其三 農政斯缺
惡壤為場水失歌防其四 侃侃唐侯黙慈諏咨中心盡傷 其

五曰是弗俯民焉有秋敗視為常其六乃登乃屬乃謀乃告
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疾簽曰奏功其八琢石于
山樹繫于湾以楗以梁其九決壅有閼既堅且完若首有航
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順則隳我彊其十一行彼赤曰清流
滔滔黃茂芃芃其十二食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
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奕奕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
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
漢吏曰循惠孚桑民惟岨山之麓其十七矧乎鉅津北枕海瀕
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龐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
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
史河南尹紘始遷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
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遷游洋之大房宋某

年未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壽峰
之下某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
少卿銓又遷郡東卿月坊即今方壺巷也銓生嘉泰進士朝
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畧安撫使淙淙生脩職郎龍溪縣
主簿栻栻生主管機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塾翁母朱
氏迪功郎端溪縣主簿洗之孫女庚君未逾弱齡考妣先後
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歙風雨中朝薾暮盬或不
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黜衣
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為泉州推官
器府君之材命為刑曹史盡心臧事唯恐情弗讞法有乖中
典每慶頴弗寧豫章二賈賢從衙人與之仇欲以偽造鈔誣之
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未聞聽一不聽聽者免不聽聽果抵罪死尋為南安縣蘆谿巡徼
吏徽民毒溪以漁人禁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

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歸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膺嘆曰吾為吏已失身髮將種種尚奔走不止邪乃使其家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殿可游晝夜程督不少懈見為奚戚怒而投諸江曰此牧猪奴事爾柰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遭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玆毛髮皆上立爾宜勗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為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蚤作有一夫斃而前訊之則曰我暗窮夫也行東死道塗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鞭土牛聚觀者如堵墻隸人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冢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急趨蹴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為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啜苦茗愛藝蘭蕙花當其含葩弄馨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沉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某日卒于家其年六月某日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於某年卒合祔焉冢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為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桐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炳文炯文炬女三適閩方氏皆出於方仙君陸之後儲孟弦之偁也其廟今猶在歙故歙睦婺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有顯人而居閩者為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沫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蹲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來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笏

滿床而光祿卿惜其勛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
後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爵以紹其先烈然其
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為政豈
睠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為田薿治既堅歲乃有
年大衣襜如有印累累兢行舜趨功烈之凝形管是登有鎬
厥声君起繼之將躡其為柰數之奇軌恤我艱俛首汗顏刀
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狱有重輕稽法緣情
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汙冒然興嗟白髮被肩所冀後
賢是琢是鐫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緊命
之鍾孰强其逢胤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生
事死哀孰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飭庸繼繼繩繩
衍之益弘將自此升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栢丸丸太史著
文碣於墓門以揩清芬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為法於
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既歿其子熙
因此部主事林士衡持狀来徵文瀛雖不敏寧不一操觚以
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蕙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蘊
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彦高始別遷郡城之南
曾大父少傅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
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遠繩尺年十四而孤而三
弟傑然也夫人蚤作為擲總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為之悅
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逸處士陳君高奉尊章以禮處先後以
和族姻媪御莫不贊喜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賓燕悉
中條序必潔必豐九不能自斁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莊之
時挾媵人蒔園藝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敬羞上諸耆長
已則食淡雖不至飫弗卹迺舅姑歿襚襲如禮卜塋壺山中

崖路陟絶巘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徃林氏六世大墓在縣之文賦里宰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衆錢寓馬焚祭之畢涕泗交流曰予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勵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屢曰我父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屢曰我父粗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粢盛爾幸為主之毋使林氏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焻漳州路儒學録前卒次即煇婦熙皆能文煇婦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文二一為比仜一適蘇隆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于兵璧以詩經試銓曹擢為景州吳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入晚遭世難忠門居弟既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愠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壺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櫬為位哭弔若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窆夫兆其地在南力里亦崙之原禮也自襲斂逮于窀穸其經費實婦終其事云濂聞閥閱之家其風氣之漸漬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浹髓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己也儉其涖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雨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為女中之師乎銘以貽之

有嬀夫人蓀醇熙只芙蓉為冠佩蘭蘂只閨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瞻望家黍靡只宰木成林動凉颸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執知哀暮窮以羈只樂夫天命恒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而力堨只駿發幽潛勒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為期只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

為巨浸鴈國清湖在昔盛時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
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絶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
大理評事某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睦庵府君格以積
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部國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於
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迺建義齋於東廾命艾軒為之
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唯恐或後東廾
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
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院錦迁者蓋以睦庵為之宗睦
庵三子長曰諦某府君名追遠房
次曰諦遷府君名白沙房至今垂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
房之後也於是列為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
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版中起於大理祖父逮睦庵三子
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
者輒祔名其間當日祠至群族相帥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

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昏若宦
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諦遷府君九世孫比部士事衡患祠
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
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
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一月壬寅訖功
於 皇洪武庚戌冬十一月某甲子群族咸出泉布来助
而曰曾恕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鄉
之力也初睦庵在宋初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於二千畝
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
衡大懼族散宗堙無所稽攷爰訊汲汲先祠之建復徵廡文以
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
分制有降殺毫髮之弗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
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湯
焉而弗之講曾未四三齊已藐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

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者未能盡合寧不為
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
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
此見文軒之教汝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
泯泯軌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旁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
士云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有序

虞之麗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諱棣孫字子華幼歸業
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踰戶限時沉然若有思縱出亦暗
誦中奎口作咿喁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為本州青
田縣學教諭天曆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
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
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提舉泉州市舶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

貳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重臣
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陞君為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即
致其政隱青田之禹藏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
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群
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
無別有傷治體揭其事廉訪禁制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
嘗駕大舶行諸番間舶上列旗幟設金皷以備不虞仇家誣
其為亂事上廉訪使者竟為白之活者數百人
周生用左道惑衆日以熏煉金石為事愚氓無識指為周神
仙生籍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
譙樓火役鉅事殼連年不就君至召豪右謂曰葺門旅樹
古之制也爾等有閭藏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遑恤豈人
情也哉皆輸檟兒童吭而斃之亦爭輸檟兒童吭而斃之亦爭訴縣多隘人於辟君登耆艾

于庭諭以父子天性輸延
而用法不阿著慎毋輕相
殘相望防禦卒出掠鄉
使玉立共捐俸倡大義入金易粟振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
福安羅源古田諸縣羣民林君祥等嘯衆為變柏江西妖人
數萬圍福州閩海騷訪使郭興祖徹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
兵為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
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攝二守時
青田寇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蟠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
與大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壻祝彥方直把窯穴
歷諭之以福誅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顏縣尉薛徹徹
死詣大府以降君為政簡易一以愛民為本未嘗求赫赫之
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惟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舅
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縣水縣

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秉禮遵道率性
逢原存誠秉禮率性皆先後君卒子女子四人長壻郎彥方
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牧敏次女一人君卒之
明年實元年丁未十又一月某日塟君青田鳴鶴鄉文龍
原從先兆也塟後八年其嗣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泯不
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遵道命來徵墓上之銘予聞福
乃百順之名宰仇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吝也有如項君以進
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未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
裕康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福蓋厚矣況有仁政以澤民詞
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若遂按繫昌令趙叔懷之
狀而件繫之且為銘曰智之營營亦之轉轉孰能與福爭列
文足以致榮政足以發聲宦成而亨文龍之垌有松列旌馬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拓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齡
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祖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嘆
嘆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
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繹書
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郎日揖上
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歎厚其裝環珥鐲悅之屬無所不飭王
氏視之澹如也示二女常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
處婦妯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卑役媵人鄰有
寒餓及喪裒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冦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
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擿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項因世
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
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挾日絶粒不食已
而復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為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
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

今其家藏曰予嘗泛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
詒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舅章出其
餘若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
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旌其勞也

國朝因之錫以新額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涖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缽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群行以貽後世

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嶷如長不與群童嬉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

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某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毗尼之嚴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唉隱訢公敷揚大法於海內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倫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儒釋外入者決非家珠道在自己一室又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遂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戚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奄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

新比改其額爲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凉廣惠禪寺師導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將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　上封一劒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欝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

寺統諸山釋教事領降　詰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
氏爲世尊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
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
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汗染習俗實悖教
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之木材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
益釋門之累爾　上是其言　己酉冬中風得瘖
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
年辛亥秋七月至省令剌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其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
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
己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
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恬
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大敬寘新香爲棺聚香代新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
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咒讚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
祔塋其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持宗沙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顙豐
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
之不威而憚及即之也益然而春温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
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遭際　昌辰寵賚便蕃
錐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
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爲
卒爲下人所欺亦不恤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厦
細旃之問從容　召對擾經持論每罄竭其蘊畜松園之
復釋道私祖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
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　淨戒
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文字大權師行

泯沒仆繫成書授之淨戒以成尚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竭瀝求爲塔上之銘瀝嘗與師游而共願成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瀝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嘗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踰踏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瀝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爲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爲大天界以表正法故唯師垂

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讚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秖恐脩翳蝕光明不偏照況能擁威儀見耆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遺慤一王城懇請爲說法羣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環衆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歸勝巖作鎮於異域瞻此行道所何以示四衆同抱有大懸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座之兩華葢當與靈骨同載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暖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騙爲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爲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宮廷

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　詔左御
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柬俊英爲諸王伴讀生獲
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
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
一旦傳　旨命群儒造縡追綴豢鶴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
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
至大祀于圜丘　上後命辭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
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烏傷黃昶先成親跽讀御牖
前上聽畢尤加獎屬云生初從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
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
脉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爲周
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
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
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
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淘淘
生岍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倅烏
程之高祖父宋錢唐令畋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
之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稱鄉人多德
之高祖父名暹字子愚錫號爲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
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
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
獻嶺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巍然可觀大父既預爲壽
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梯子嶺先世數大墓
存焉年遠不敢遷做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
諱瘞其中他日吾則祔其旁搆庵廬三楹間顏之曰孝思示
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又欲以庵記爲請先生脩史
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魯大父墓
下慨然曰爾能顯知讀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
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于懷願先

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毋之名雖同里閈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思之義已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庵故不以頌而以規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毋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聲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尔請于上宜各旋歸歸郎遣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閩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堂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

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

教令還閩詣予言曰子晟父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往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瀾還轢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捨

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絶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乏清泠者也顧不韙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絶憐生之篤志於學因爲以爲贈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古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怒焉我念父不見雙淚潛墮幸有母存所嗜唯河之鯉聶之可膾湘鯉踏戢戢者魚亦既多旨母若弓所嗜唯河之鯉聶之可膾湘

之可羨朝綸夕曾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爲鯉以奉吾母我憂始焉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豈望鯉不烹我情昜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恒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題盛孔昭文豪後

余弱齡時郎從黃文獻公學爲文既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槩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耿然之後乎海塩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遂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来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翥蜀而鸞舒翎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

毋以所造為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黼黻　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耄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為喻謂登樞要者為熱官守閑曹者為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穜方床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閒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烜烜動人若云張君為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文館中然後方稱斯名尔張君以為何如侍儀使白張君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

題清徵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為重非特道家之為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畧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徵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圖歛衣霞冠星帔鏁鏁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張樗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為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卷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秘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璧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虎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為何如也溫夫為鵝湖寺書大義道場

而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爲人

跋趙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譜綫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瀛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耶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麾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貲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浦所魏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托矣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禔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宇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後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芸已交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遺弗盡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夫義則宏吾爲爾陳誉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蓍于前爾揩爾誉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閑其成載厲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

溺於淪寞規既我罰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惝況爾秀韻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困載盈上慎旃哉學惟孟孟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爲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冶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兒學士嘗爲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它日爲王君言之

種學齋銘 有序

歙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已緣以種學齋居濮間之而屬予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功一以爲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十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洗洗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粲其箱可以續孟氏之命脈可以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已以從人不以禮而爲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擇乎至精攻文而燁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勿彊史官作銘揭中堂願是薦而是蓐終大迄於豐穰

傳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乎則錄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乎則將神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與玄高峯乎谷綿白鶴

舞艺踊躍豈非長踏於洞庭之野吹竽而招飛僊者耶

跋廣爲佛會記後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作用悚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蔵諸篋衍以上人文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籩暮豆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參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憾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醲齧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自陟教又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爲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梃梃於蒿蓼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

猗歟詩有序入四言詩類

猗與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童有玉其相磨聲孔揚聲逸猗歟嚴之義義不蹶不頗屹立而弗阿犬羊羶如其勢綿如酲如連如奠篚我中區君子

揚揚為天子使評數皇靈以讚其類彼何人斯是繫是維不
震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繫是維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
其乘我節之崇以迓于終曦尔之行軌能尤之貞爾之剛軌
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嗈嗈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
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

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
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
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温同倡千古之絶學適吳從善
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
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玄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
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
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為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也仲
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欲潛思於九淵眉若渺渺綿綿歸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眉若渺渺綿綿
之自然一氣孔神迫乎象先誰為之後孰為之前至矣哉此
所謂鴻濛之根毓舟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
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旃必守夫規中焉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　大明日曆成

皇上興臨豪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
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
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
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
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
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

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閒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權衡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念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頒之暨旋則上車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壽考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況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它日脩實録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臣詹同書臣詹同翰林侍 講學士 制宋濂催纂官翰林侍 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臣

国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祖国

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漳謹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絶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辨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窮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徵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漳間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氏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說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佑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慥正之邪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漳侍講禁林孔君來為脩撰出以相示漳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宋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蔽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世孫至正戊子進士

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鑰蓋覺性圓朗本来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毋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性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凡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髡落為弟子明年裹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嘆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

以石杯奉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徃謁東嶼問曰東
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絶
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拊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
悟尋復乃至反覆勘辦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
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
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
邀師分座以表義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蓋師高
行貌瘦師至憂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擾師
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者
教耒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
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
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大
迫一處之以寬慈絶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報
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

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徃阿育王山
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
為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夫法陵夷孳孳
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
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
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劫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歸
初父母此第三關歟為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
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
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
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
衣索紙書記書已怡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亦人間壽相
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荼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
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囑力為治喪事
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録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

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塋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迴邁畫則燕修淨業眞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疫也又同住阿育王山若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李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被精明使直超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非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而來之道於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

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其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已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遏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蔔里只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体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後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為人尊大苾雨法雷轟七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徼若合符節彼舍利羅睺書偈助我發機靈光晶瑩翻然西歸跏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館漸起後戚恩厲不有昭之遺則論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盡空有盡師道永存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沛孝子之所舊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恩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ヒ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皐魚立立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次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若孝子者念ヒ不忘乎茲慕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為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嘻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測罔之內而九藏外而四体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既撥矣干故園存風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瀟ヒ泉扃夜閟我親我思何時復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於墓庶幾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於墓庶幾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於墓庶幾萃親不可

者矣嗚呼四海之内孰非人子哉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宋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葺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躍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家子字於憲自檢討奉常憲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憲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憲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禄而以惜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送趙彦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彦亨君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政日隳遂退隱林壑

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彦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彦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為彦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為楚府紀善又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彦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晝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彦亨已數月矣因纂脩 国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彦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彦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彦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甄奕先芳華既質以慰復豔而文劬如揖儁絜去衡中宜勇盖萬夫氣靡青雲賢言得貢淡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璧奎理將奮汎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岩穴幽棲

大明麗天萬国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隠沦上名楚邸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睠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鉞初涖天威孔揚既混寰區視此沛豐時建侯擇佐維俊及良嗣子素蘊憲子遠酌照嫗民隠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與子謀十翼多奥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裾往牽離觴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経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俊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虚室八牖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尊

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車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寞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非火則不發火終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遺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後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香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逢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
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
龜毛兎角欲見不可得吾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
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
清淨法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網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大虛在物受之則為解
鳶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
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
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
國家始建国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
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

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為
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慚沮憂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腸當
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胄子以之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
事無以憲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兼行哉
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輶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昧舞
法吏吾見望風畏讋解印綬而辟去也民冤之不伸庶氣鬱
結吾見渙然冰釋遠孟兼行哉錯然鸞鳥之揚揚不如威
鳳之噦噦狻貌之躑躅不如祥麟之容容西法之堂堂不如
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檢壬之不革行
哉檢壬革行正氣之復也孟兼豈於此而留意哉
嗣芳猷而繼踵輶軒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墓銘并序 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興孝證應
奉往復論性書上徽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
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
不刊懸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
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
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
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忽之間善惡
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其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
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喪不知其
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典兽大父六二府君
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

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
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
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張張無所之皇帝興
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
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氣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
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戶長
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揔管之職尋隨諸將取
廣德府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
歲庚子傾國而東隔姑孰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
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功戰
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
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

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
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荆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
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
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復任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前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
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暨入燕兀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
善大夫燕王府左相燕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
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禄大夫勳柱
國爵封淮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燕燕山衛都
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
以侯為鄰郡子日恩遇之深不啻骨肉至親必能為　国
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擾元丞
相脫脫大第居之九元宫龍榻鳳梱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
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廣藩害屢生復役戰疲之
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
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媾幼主尚竄沙漠諜者
因倘之俱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勑中書移文
北平凡舊什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為民患害侯皆廢格
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問諜數人始知故宫
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偽作文榜欲為變托姦人以
為巡邏之職將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
不忍寘于法遣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
内官往歷指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　詔侯自是益
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寖劇　上召還
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繆氏
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女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
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止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
致奠焉帷侯奮起戎行出

真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超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重矣柰何靡恩補報狗欲敗度絶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佞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於是

勅塋以盡者也臣瀛奉

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事君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慎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繹騷兮擇歸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後弗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殿疇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自宣鞫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醒爾心兮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群生胥怨峻宇雕墻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録其勛庸兮宗之君恩固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悁悁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于檢墓門有石兮可礱斯文兮以示褒貶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脩春秋七十猶以文學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父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

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嘗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瀕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老拳拳之心皦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荷獎盛哉音宋孫宣公稟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　呈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皷舞而悴礪者乎臣職在　国史謹已備載日曆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　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国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嶪然挺出曰眉巖巖西南諸山拱挹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真蓬壺員嶠之絶景也宋嘉慶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棨極壽光官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轉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絶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岩下後有見於濤江之濱手携一舄飄飄然遡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十觀事者皆作亭墓前壞於風雨

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娠賓奠墓之所宅之前二石岩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搆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馬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其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賛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廼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録事吳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斂和脩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之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璠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亦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吕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

微所照而逆燃霞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玄學敦首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孰化荒曠而為居廼亦人矣脩真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坌膠萬寻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其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屬永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括有名山元爵沛霧結為靈和其中含少微之星燁燁垂芒降魄名山元爵沛霧結為靈和其中含黃冠之無形發休吐祥吮其元之有道之士來遹清寧度世不死鸞出東方其大如篋我啄其精以洗吾髓鍊虛凝真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游江濱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顧右蹄者士父子同慕皓鶴不來馳情靈路乃陟崇梯乃建瓊宮羽蓋鱗輪庶或一逢靈風泠然自得月正中濱滓無際遐思何窮況

手遥瞩境與心會登峰揖諒二水瀠帶萬象聚然如列珠具
一歎歌閒夐超物外巖巖者山眇仙不名不有玄牖曷棲其
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疇非采真浮籍黃庭神君捧劍鬼伯
持戟呵衛弗祥固屯仙宅法古為禋磷廻鳳翼太史勒辭式
昭罔極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
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
瓊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来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禪僧祖闡免官教僧克勤為使
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簽日啓行
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
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
奔新敎守土臣疑祖来它師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
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
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楊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
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與馬来訊經涉海時近六月大山高

揮霍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鎮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
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帝
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同往請于　朝否則
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服議遣揔州太守圓宣及淨業
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国及高句
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
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昌国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徼勤臣
不能再瞻　龍顏矣　上悦召對者非一或賜食
禁中自時厥後各賚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　上忽顧侍
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厚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
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
国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
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

惟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鴻
闡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
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繹之異也方今
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膺使命言論陳暨已足落後叙
之膽若使施之有政之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皐夔稷
禹比肩是亦法如来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主斯時
亦未必不躍無逸之厠為也無逸之東還也　雲漢昭回
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為天光下燭為
禎為祥而無逸尊公祇奉
璽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
懿予尚何言我姑撫其出使之績序以為贈春向　逸將
游衍榕廈人也其先公諱演實瀛之故人榕以契家子之故
待罪國史無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榕數相
從江之上矣

問來言曰外舅李教授之死
居於浙河東壻姓名無由自通
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元生文以發幽潛
者顧畀矜之按狀公諱仁熹字山甫其先蘄州龍泉人後徙
居州城中宋毅中侍御史掌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
曾祖泰享祖文明父德異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
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
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為徙通租新禮殺建教
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
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
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
激勵唯恐有辦怠竟有二士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還慈
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
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

罷陞饒之鸞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特丁元季州郡多繹
騷潘方大臣多有辟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
悄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
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孳孳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畧
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
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
林煙壑間翛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
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錄事
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
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
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國忠宣公余闕過括索而觀之其稱
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群書無不歷覽輒手鈔之為春谷
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曷為書詩春秋皆有訓義其若干卷
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玄若干卷弓治

録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外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
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塟于龍泉
縣安仁里麻丘湾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
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
肅政廉訪司照磨弼孫女也次適湯訢繼室潘氏廣東道
三同紹褒亨惟人處胥壞間有異蚩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
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
則托辭章以寫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
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沉庠序中治
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後
而取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国有道政
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横經講道
露弓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黄垂二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

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值之兮
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禄位之卑兮茂以振其華
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經思神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亦豪英兮
囿于醇熙敷繹六藝兮為人師目坐皐比兮唯先民是程
誨言淪浹兮學維烝烝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刻刮染汙兮
不日至和視彼淄淄兮三紐銀黄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
隱世眩兮懷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盡然而傷心麻丘之
湾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揩遺芳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君蔣山廣薦佛會記子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則鋪張
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
叢林之間往往盛傳走謁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
善如不及近来南京亦續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
嗚呼佛法之流通靈付屬恒在国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

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何慙休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為禪源者也偈盡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摟所譯前魏陳留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祐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識沈酣名相之深冥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掌閫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勤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次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兼肅

翁並昇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梵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鶻落脩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漸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丘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啖百東海之濱幽閒遠屢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飛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鄉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戍軍營子女籩雜甚褻穢尤甚師言於帥閫移其屯兵辭奴汎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建大會鍾山師奉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

華遠楊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鶩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春颺揚鬼神畫馳人爭傳寶如師幾人閻室非燈曷昭羣昏學徒歆艷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毋住于相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脩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日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而其實則異外史為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於目者邪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山一疑之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顯顯而俟予後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則為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

敏朗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諱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任持假文辭為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柳國歐陽文公亦潞國張公翕見諸儒翰聞者奬予為尤至十三多矣載師之徒鏗鏘嘗請師像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曰

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蹴祇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直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濆有典必行無隧弗舉鐘魚互答笠轝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為淨戒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蓮重啓聲

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此蓋近道已蓋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其體晝夜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挫而痺若水之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黃寧乃契道符我尚無我剖空同者數子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漏我或者再有問外史寞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為幽人逸士外史弗是也時戴椶葉冠服大布寬衣曰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時抵掌肅咏間出古蒼意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埃若不餐煙火食者家無儲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華相山人危雲林學雲林歿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劇河間祕術注藥起人疾求者輻輳與絕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為何如人余侍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言外史輒謝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邪抑托此自祕而不欲人洩其機邪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為宗

溥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為顧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徃徃為欲所因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月八極之意不獨見諸吐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也漢藝文志有形法家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而盛傳而垄書遂晦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已也漢藝文志有宅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盛傳而垄書遂晦丁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景純不至此實且為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蕪穢之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首嘉吳伯清氏病蔡氏未盡蘊奧釋至精至純者

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雜篇識可謂無遺憾矣新前劉則章所發明金華鄭氏吳氏不下於則章書夜研精覃思正其句投觀其會通採其言趣犁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鍥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堅書尚矣別有苑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脈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託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數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辯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數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筠松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得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傳其婿賴武功即謝世南世

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秘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數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數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數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數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邨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數彥淵名謐比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元祐秘書著作郎汾洲太守蕭府君行狀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為江右著姓綠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君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

陵娶吉水文昌鄉民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貲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祐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逋應逋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非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律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東書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顒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萬里之勢無不聳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後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孟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勑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己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貞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即倒屣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為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為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尚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為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為翰喂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為不祥即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踰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久之親友有勸其薄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裹馬橐飯豪宇咸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柰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貧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能散人有緩急不問識不識苟請焉千金可立指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之遠邇宿客聞其豪邁善施埴咽啼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

生事親能盡孝調御其旨必躬為之侯親棄而後去朝夕問
衣燠寒而進退之諸弟有寧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産以為
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帥克進學招與諸
孫為師友後為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
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
其廢棄不傳搆竹林精舍以舊藏共度之所居溪山秀蔚高
閣崇榭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
謂為有道仙翁晚年搆堂西偏扁為芳洲魏国李文忠公孟
堂為之記因自號為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
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
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来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
次来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録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
武孟福洵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弟子博通羣經以善古
文辭名世入我
皇朝應詔而起擢為虞部主事階從

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蓋村之原塋後四十
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群行泯泯無以
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
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為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
統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安元士抱
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會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
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為郡縣萃天
下群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濟首抑志出於其間雖
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高藜之
下此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為
先生憾予竊觀貴曾名園其勢鬱薰灼炙手可爇身死肉未
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
焯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藝於窮達尚矣
苟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歘然興起雖然期蹈夫

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
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挾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綱綸發為文辭萬馬四
馳揚塵縕紛道絕走飛東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
舌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聽召至法宮避血擿忠臣雖布衣頗
知政幾再拜稽首曦于龍墀帝曰俞朕爾誠爾輔爰勑中書
亟行弗徐蠢彼狂憯惡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
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峩白眼
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誰
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
折節事之其賢日穰有積必施叶軌顛軌隮我或遘之視金
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衡寄情適物欲搴其榮歛藏豪華歎
為天葩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既融以就窀封以紀始終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為汝寧人當元之季汝潁兵起
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閑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
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無知樞密院
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為多嘗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
可為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国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
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
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
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旦夕幸其弟視之尋暘新第
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
鄭王武畧將軍翊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莅莆洗祠竟
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
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

故賢母熊夫人碣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慧清姓黎氏其先贛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撫州因家焉祖天桂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撙母崇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哭然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潛軒先生轍從女能推潛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絕出流俗萬萬時同郡熊本萬初以英才自振濯軒謂宜配其父乃許妻之待年於家內外事皆襍治豐約中度能者亦以為難李母沒屬遺稟以備嫁資後母務置宅產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其姒氏性褊且嗇謂夫出於前嫉與王如不相能百事悉弗治夫人一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郎行實愧悒若惴惴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國決姒氏禮度寧容辭氣愿欵有足

親製文遣使者奉之且贈陳氏淑人謚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窆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它日歸塋先塋之次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即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今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衰者矣謹為疏其秩里世行爰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以感人之聽如民悅且懶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睦然如春由是閭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識賢我化及一家而使吾儕小人皆蒙其澈德惟義之歸黎婦識賢乳中外聞之皆無間言王得風擊疾夫人日夜保抱扶持每顧天乞以身代疾竟瘳萬初嗜學夫人不欲煩以事得用志不分卓為經師夫人舊有私藏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絶無顧靳意姻氏尤歎慕不能置生三子鼎渙晉僅五歲夫人皆自教督及就外傅儼然若成人鼎渙嘗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鷄號夫人紉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閱之曰渙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談辨則曰某也純某也僻某也壽某也凶短祈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既適人家且燬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極力治田宅與夫燕饗賓客之屬皆整裕有餘逮昏嫁畢咸棄去遇令節日夫人出坐高堂辭子姓薦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之會遘漢起兵汚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遘末疾匿西鄰空室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入急出竄寄舍暴兵奄至鼎待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兵又退遷主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萬鼎嘆曰今殆不可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能毋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恐之也卒免於難遘漢僭號遣使者徵鼎凡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不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閫省守臣章完者帥師出衫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

皇上定都建業遣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鼎從事軍中夫人喜曰聞江表有其主興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七省臣以將成致鼎真遂以某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

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皆某官潛某官晉未仕女二適趙徵麗舉孫男五綿糾繩昂振既葬昌遠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來覆狀來徵銘嗚呼自關睢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淑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涵濡闓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其能受和白能受柔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足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占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為世勸銘曰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孰問乃揚孰有賢舜能素傑柔良孰孺齊道真嘉謨洋洋觸物幾先若鑑之明相夫有道孝事尊章孰庭訓日嚴群趨義方孰燈火明滅夜猶未央孰綿劉汗簡其聲琅琅卒收儒效於荼其光孰出持使節入傳藩王孰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孰遭世傖囊不釜弗祥孰考終于家懸棺而葬孰淑行之揭千載不忘孰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来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顧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之相種種含藏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柰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

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
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劒以自傷初何損於
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
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
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縲縲不足以為囚斧鑕不足
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回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
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掬宗
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犄也其上焉者炯然內
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
可誣也柰何詆之柰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
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
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克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
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謂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
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
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
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
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始護眼目然身服紕衣躬行苦行遇川
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故廬陵張南君先遠葬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如
柬英材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上德至渥盛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
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国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
偉才特請于
上録為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歎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
不幸夭於盜手今休明入仕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
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諱忱君諱

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拘於小物當元
之季大盜起汚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攝走之盜所
過井落民皆相挺為巒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
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
酒炙于庭脫冠酬飲夜將半屏左右諗而告曰吾州素號文
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
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
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凡已予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
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
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丘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
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
未發寇諜知之師衆執羅去連笞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
愈鞭之仍授筆紙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

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曰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
而後氣絕將絕詈聲猶含糊在罵君幸得脫走吉水及笼勢
少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縶之至營賊競來指曰
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緌之家決
不畏死喪節殺即殺毋以多言為也隨言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
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
不血食邪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勇君奉親避去
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為養暨疫癘動幾絕者數四然嫉惡
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暨疫癘動幾絕者數四然嫉惡
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其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
閭師恚欲夜縶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
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三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
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
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

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正月其
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
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
後家單每鬻鈔細助夫宦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
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終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
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
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
来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宏淵復迁来豐之杏園代
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叔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父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
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遯去日行百里唯恐不疾誠
女婦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貌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
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
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死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
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砭寇義莫重於捐
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鋤搤
讎叶睦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
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酬歌慨慷舞劒欲狂
維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
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賊益奇以死狗之雙璧煜煌如星
吐芒照耀四方君名豈若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宮造辭鐫
于幽壙後世是師

宇齋類纂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
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炙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
者其志蓋如是而已柰何近代多藉為譁世取寵之具褒揚

於贈儀之夫獻諫於泉下之思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為能舉世安之鲁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士輝鄧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鄧博于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門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治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籍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它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葉堪把翫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為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志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卦八辨八辨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為前後外三集通名為之守齋類纂云乎豈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覩焉覩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六言它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歿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工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狥其外弟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

府君諱邦福字彦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為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禄又廷閩之温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爵有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攢為福唐尉棄官廬季時仕于唐及沒夫孰氏扶襯還閩道經温之瑞安值閩亂遂塋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孰氏卒合塋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塋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毋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黄氏贈宜人府君高度孤騫不為屑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為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願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為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国法何可以徇人積勞

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筦庫缺官借授慶川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躬率弊政出内皆有程類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浸民嘯衆斂饑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畧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注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慶二州州之城圃稅課每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縫巾賊起汚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慶元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卒禦戈子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衆兼陳紓猝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温登進士第羅休尹華亭嘉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添為不法人言所腾沉以就故未忍擿其

姦日恒欝悒不樂府君謂温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
行其志也明日温率同列謁大夫大夫勞其子之非大夫慙甚
既退温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
制得專封拜府君鄉郡知事郡民爭手加額曰吾州害與
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府慈湖將窺城上
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郤之乃
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
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籍使州縣賦斂
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
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輩愚特来示以生道乃欲
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為之賊衆愕眙相顧再
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籙矣皆俯首退去為良
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著必超擢之有
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夷
不尚鈎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
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
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温改福建行中書省勾得
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
及温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
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
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
建牙鄉先塋之側至十七年卒子男四人長即温
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
州路德化縣尹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
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昱孫男七人本秉東乘簠
某甚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
元之氣既運無往而弗周壁言諸木焉或可為棟梁或可為榱
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淺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

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奄回下列無以吐其胷中所蘊及逢
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詣降卒使華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
為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莊著豐悌之政孝何斷棟與梁而以
樑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與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
榮可無憾於九泉矣癘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
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
脩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
受之料量既平出內無欺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
蝟斧螗以敓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
其氣若虎賊黠而疑摩而趍之執刀圍之人為危之公聲如
雷震破賊膽甬拜稽首今則馬敢轉彼昏昏易為昭昭棄其
戈矛爾乘爾笛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孰持使節不發一章公

銷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
史臣勒劉無愧於衷

師古齋箴 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予晟今人也其
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柰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
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臧裂之弊生
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
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
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卑溺辭章之間上決周漢
下蹴唐宋奚則奚矣豈師古者乎予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
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
苦欲提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內亦及庭有奥以次
而升惟學亦然懼晝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

為極功毋易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訓是式我作爾箴
服之無斁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曰安贛州興国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
父志熊姒易氏公生八歲戊將篤夫長過其家怜公黠慧抱
置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上言試之即應聲成對
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尚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
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酬觴淋漓雅歌
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為人災朝疾而暮即殪有
二室盡喪者積屍縱橫無人具棺斂公悉之與冏力人妣謀
俾道家者流焚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
其上者厲氣為消邑宰以下剌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
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為強寇所誣構獄案具將上公從
容一言白其冤謝獲免終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
五日造船為龍形飾以五采鳴鉦鼓鼓譟奪赤旗以為樂觀
者如堵墻公訶子姓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罰
公蚤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變
弟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夭遺孤以仁年甫十四
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携
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
於至正乙酉十月其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
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
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靑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
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宅城鄉四子震震震益三女適
劉平可李永堅張良貴良貴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人予
辱法從時復實為丞奉常相與交游極讙復間請銘公之墓
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信以無厭宜勒銘
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世遠道散俗乃分孰能障之狂瀾奔決君屹立志有存制行如古獨絕群有不信者徵斯文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文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其日葬潁州興國大足鄉賴嵐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銜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真潁人也父東可為邑之望宗姓其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良順顏面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繇爾慤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閒譁效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遇鑠石流金之候流汗成凝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紿之曰姆母來姆母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少夭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先歿而三女繄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擇名族歸之裝具充衍無憾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攝事擾之或盧其產鬻已又乘隙數徵其直強謂餘錢未償庚夫人如其言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負故也豈其所樂為哉元季兵亂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赤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家業卒仍其舊貲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下可失也會姊妹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澹如也子男四孫男十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易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曰必有孚信則能常又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適家人嘻嘻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

遐以嚴御衆肅而不譁簡質而不疏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則非誇

恭跋　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懇懇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為宗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興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　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衮掌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荅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来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　命而行自翁洲啓擢五日至其国境又踰月始入王都舘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為中華之禪伯巫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国師道場實名刹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　威德問問内外所以遣使者来之意王悦命揔州太中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来貢祖闡既入　覲天顔怡悦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商乃粉黄金為泥書　盛際躬承　光寵不可無以示後應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缽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亘於龍山之上晶晶榮榮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應聞普覺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如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

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蘭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宗威者可莫其萬一哉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應不俟乘居法從故不辭而為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李大猷傳

李顧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為教自號靜軒毋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為憂復夢前比丘尼持衆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掌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毋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

今名顧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肯高行顧證期取法焉父之杖錫来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鋭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坐墳典魯與無不研窮之著為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大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即必悟示證最志古今不昧宗動也外篇曰循本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刑賞德儒吏經權三高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適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陳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蘧然名實六楷細閒癸丑之冬顧證還天

界瀋時侍　皇上升武機遙望禪林顧瀋曰其中有良
僧乎瀋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
其名謂何瀋對曰一則顧謹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
之瀋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
所不及復問顧謹所著瀋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
書遂遣中官召丁携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
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　召見謹勞慰勞備至
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丹日
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
髮長勝冠然後注職後三月顧謹有疾　上意其沉鬱
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
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顧謹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敞叩其家人服色正同
因移棺撼巾不正
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錚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
像誦其篇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
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脩皆尊禮之
今顧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
為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　宣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
瀋歿固不被謂顧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
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顧
證則屢被龍光親授為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無被
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本方禁而風折之悲夫
瀋與顧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
故徇全室勅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上九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

公諱和實良氏世居高昌相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花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毋王爵毋也先忽都帖木兒江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兵下蘭州公實印綬自來京師遂留事

太祖高皇帝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 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 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呂氏花園 上遣使者祭奠 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暨入 国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故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楡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 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輩請於 上訪求楡得相見 上即位冊為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宮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為之感悼詔議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合 東宮親主持服 皆勅有司營塋具其儀物念其無子歸附田租三百石令楡供歲時

祭祀之費仆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己酉始權
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塗窴有期謹奉
勑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墓誌銘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
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
氣而疾疢即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
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亢陽秘自適厥中粗工或昧
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
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節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
陽餘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
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
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矣嘗如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
則無疾弗療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于
江罾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
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朮降曰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

熱曰温凉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傾倒錯繆相工則倀倀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之以温此恒理也然寒熱者當投之凉寒者宜濟之熱此恒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相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為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能究而深之者至金劉守真張從正李明之等出始一以内經之旨為宗向之晦者昭如也昔之蝕者完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多内經醫從陳鼎庵受内經之學而於劉李二家之書無不通貫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是張君脉之曰寒凉太過所致宜温之果瘳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遣疾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脉已曰色天不澤尺脉已絶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沏公無病偶乞張君視脉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滯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為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凉劑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繒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來為予言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為疏五難之說使觀者知其道為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重刊寗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寗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寗公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楩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刻

所録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
傳子棁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雷雛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
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
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回所不樂聞苟録以示人道之士亦足
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頴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棁等
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棄玄禀然如雲後孤松
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禀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譁諄
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来矣禁默如無人實友相從未嘗
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
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脱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経夏
夕啓窓而卧忽一梵僧飛錫而来與談般若摳要亹亹不絶
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掌言道家者流有上謁
帝者其還甚速因叩之荅云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
閽又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甲

擎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之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
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處也建塔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
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畧也蓋公道契
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閭氣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
普震裂地轉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
霆不驚捷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
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瀛何敢復贅一辭顧念文靖之學祖
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勤其緒

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具尚假熏文以傳之哉子
稷宝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徹皆設化一方黑白咸欽
仰云

滕陽蔡氏通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秉義詣廉請曰義之曾大父諱宗起蔡氏初居

趙州因官于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育一女懼蔡氏之不
血食也乃命季氏子冬為後冬自豪放人亡命竟不知所
終遂以女歸来安之許氏諱清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
居寡言以儉德自将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為子
不聽又之乃相從宦曾大父無恙容大父復無子亦
罪留國秦者二年皆產咸廢而大父愛之如己出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国宝幼失怙恃
唯二兄存頗雪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
所鍾也苟戀區區貲業使兄被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
之仲父為之泣瀾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決去無留
意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義倫之理與其語又軽財仗義
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之割羊豕大饗姻朋焚香祈
大曰吾甬世無嗣蔡氏之傳将遂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
乎乃後之實娶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土田人有曲

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即娶次玄童次壽童次慶
真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滁備于兵先母與文素
英抱節赴水死玄童慶真皆不知所往獨先人與娶間關避
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娶娶
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為後雖於先王之
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娶家素積善天必福
之異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蔡許之祀而娶復姓孔氏則
於禮為得矣然大父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父
視大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黄道
山以昭穆序葬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
墓石皆無文願子為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厥初生
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惡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
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賜姓既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謚以官以邑
而族系漸繁矣蔡本姬姓許本妻姓皆以国氏者也孔本子

姓以王父字為氏者也而三
非神明之胄而出於炎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
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處謂
之為孔氏固為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訖而為
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孫繼之一如夐所言亦出於禮之
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流亂無別亦難明矣使夐不自言
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
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帶裳幅舄不足以被飾其身其
任不為不重矣其任為甚重人反視以為輕有如夐者豈非
有識之君子爭其與夐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為
表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夐字秉夐為人慷慨疏通其
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為長才幼鞠同里王時
中家遂婿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于朝仍氏於蔡
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
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
覺遂慄娠時至而育奇苓馥郁滿庭牟臨五六方額圓額白
哲如王琢見者無不憐愛駈玩之欲索為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顓悟異常凡書一覽即
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
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
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不已父母
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宝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
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
歲師為綱維之職執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
矣盍棄諸緣而往齋覽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子
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
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
覺遂慄娠時至而育奇苓馥郁滿庭牟臨五六方額圓額白
哲如王琢見者無不憐愛駈玩之欲索為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顓悟異常凡書一覽即
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
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
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不已父母
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宝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
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
歲師為綱維之職執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
矣盍棄諸緣而往齋覽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子
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

踊躍首觸其機從而有勅
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惠潤四衆信服優陁居前堂
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
天寧寺災郡守貢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
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邀請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
瞻礼贊嘆帝師太室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
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
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
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
下名山抗之淨慈主一席尚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
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
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煥光彩絶異或謂夢者曰此花
天子當取之而去豈而或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
詔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
以天厨法饌萬機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
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興廢之由師皆精通
與之游至於勘辯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送發
尤使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
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來久孚以丹年奎舉俚山初公自
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
開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
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
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

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其尊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俾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岩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常善書暑時揮汗膽鈔鏤梓以傳師既逝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書夜弗自寧件繫群行為書乙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舊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頴悟之正而無它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惟塵之拘局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妙葉其光傳至宋照兮愈大厥宗兮子孫蟬蟬兮各闡化機要使音達兮出於汗渠唯師之生兮孰棄頑愚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舟無句之句筆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兮何經何營三蓋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不跡宛然塔婆新建兮下塵靈骨銘以屬之兮永者是則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天無不包小無

不攝能克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一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栾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相胡越者悉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鏡津高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未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擅經贅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童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遠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性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場論語合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戲予乘誕譬予

嘿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題清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記表書傳秉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為体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遷法為之傳事核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將者毋辭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采之入史職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專美於前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翰苑續集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摩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毋自毒相去絶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殘斗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隧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謏聞之士苟蔽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闡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瀹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奮黃眊事錄諸祖之名匿若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曜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

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
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
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振義學者忘之而神清
為甚乃擾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
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
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
博采出三藏記泊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
一千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
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
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
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癩竊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
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
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未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
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
未必得盡聞之顧孰一時單録不全之文而相為垢病猶將
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
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勗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
沒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
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衆緣而杲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
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君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
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国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楊之六
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楊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
挈孥踰濤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峻都即師攻處定復隨州
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峻都命梳其衣反接于樹彎弓
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
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吾雖不才忍

見父入鬼籙乎乃脫簪珥遂首垢面走馬謁唆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二藝宜不忍棄奚父有大將之畧奈何實之死地即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奚含恥未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唆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擢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寇嘻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難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丞俾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堊城南蓮華池上定娶其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郢復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擘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老壯細良歿堊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泰嘉如滿晉保晉保娶聖佛壇之岡同壽泰嘉娶大如滿字子謙娶建安張勉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

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温純謹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忠義字永宜智夫貴字用和二氏出也晉保字居德幸十六郡庠校試冠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改忠州鄧都丞娶某郡張淵壽生二子炳炯炳娶吳氏好武義娶某氏生一子尊初義夫既歿如蒲八歲晉父以黃乃宦游永壽自守越五年其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實桂萬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幼育二月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淳既生子衆衆復生子福意矣孔目之宗當不隆如蒲乃遷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辨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

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書人之臧鄙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于謹之自補其父斯近禮已況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猷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蓋思其自慎者歟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鎮青光禄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徙卯山赴麗水之東里又至崇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顒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等字凝慈沉酣於六籍而旁溢諸史百家折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岐端居若思喜怒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檢押無違度雖經鑠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寇衣而處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敷繹奥旨攝其粗疎入於

窔微無不盎然充足若蒙大霧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色進退有容恒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暨歿哀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食遇諱日之臨設席奠酒祼奠豆籩醢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領鄉薦之日延平守項君棣領鄉薦之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領鄉薦之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領鄉薦之日乃已

嫉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惟分之正士大夫多慕艷之故相率殊之為樂隱翁一旦遘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辱父母死安可悖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魄或有知當讙執饗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絶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在喜康鄉上黃之原曾祖懿生祖泰享宋太學生父浚母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守寅清宜壽守禮以明經貢銓曹拜監察御史予雖不識府君幸卿御史中丞雪田劉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懿未嘗不以為襲簪綬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畜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學足以覺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閥閱族葉最有聞奕世書詩以逮于

君式遵遐軌載揚清芬隱悟漠文氣鬱煴內外脩飭寤寐克勤波皴益者從之如雲揚確古訓辯詰道原爾祀爾梓我銘我斫小大異施期集于勳天道謂何心徵庶昏八天之塋

棣州高氏墳記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亦生公子高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亦生公子高其孫傒為齊上卿與管仲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為氏考之春秋傳高傒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渠彌高克為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傒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温者善騎射膂力絶人元兵攻棣州温糾集民為軍扼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

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建興元兵援戰累授山東經
畧副使金亡温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為將自到左右奪
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
存餘息以奉叔水平君收瘞後謝之間關歸鄉里取戎器鋤墅
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悦親為務時
方内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唱亂者以都統召温温力却之然
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妣氏生男子六冢子玉沈毅
有父風初温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
家子為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連
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
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
真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玉受命慨然曰吾
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齷
齪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其領之未幾十字翼改

戍平江玉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温之為或強起之
取世襲為子孫計輒笑而不荅娶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
力本尚義稱其於榮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
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貸無衣食饑餓不能出戸者
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券錢旦戒子孫學耕
稼勿為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
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翁字伯翬讀書頗通大義輒棄
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馳行如飛中正鵠
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毋能孝令長歛必親嘗衣衾則視
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饑日四起道殣相望翁
買粳糴糜之其未死者作涼糜給之嘗以泉布貸人人义不
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元己卯江折中書察知
翁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

補宋海上翁墓建音篆將軍

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共言翁嘗笑與人交不

為翁翁熹父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嚴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結門戶田桑供衣食維爾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翁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來繼其室為出裝奩求保母撫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已所生比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到橐錢歲久困不支馬氏勸翁曰君雖在戍家可粗安矣又何以仰此為一族咸稱為仁人至正壬辰秋翁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姚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為束脩暉乃以學名遠今六合載清　大明御曆遂入侍　青坊父之擢国子助教務磨勘司令陞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

為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墓皆在棣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庄唯翁死於亂離權瘞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纍纍莫能辯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纔先於翁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落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墓之側既請薦紳先生為之銘而又懲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仁也仁矣而紀載罔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高氏三世以来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冀日弗諸塋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為武若則思樹蠡折衝於千里之外為文若則思建綱叙倫而昭

熙朝之盛典斯不

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緩急不有淵也哉是為表

莆田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並論捐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蹟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御史涓叶二代孫世為儒家甚父績師事仄山潘公柄後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風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於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多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撓之允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国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克益王府撰述官無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国子監簿燕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窓戶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它文士馳騁藻繪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謚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為十卷將刻諸梓介蔡王府伴讀陳子晟徵瀛為序以傳瀛閩蕞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後之者如鯽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来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鄉賢之行及乎仄山復齋之起推聞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兼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漸染者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

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
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
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
俱化若并其遺文同歸
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
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
勉徇至等所請而躬
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
淵字天叟別號韵鄉老人云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
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塘之內桂樹一章扶
疏而離褵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

柯為薪唯榦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層間已而怒長
不數年間翁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前
蘖出白根柢枝葉沃如也閎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
也妖也物及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燄灸津枯于內枝焦于外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前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
倒置之柢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
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閒不容髮菜公之感插竹生筍
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衍占
盛衰者每於斯觀其乖焉唐人以櫂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
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　国朝洪武庚戌學
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為中牟
令以政事聞然後知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
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
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

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燾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茲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德之馨帨額執爰來藝我廬桂亦變枯槁翳屹然自踵至顛氣絶弗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數陰正濃大化絪縕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呶為祥為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峯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趙氏族塋兆域碑銘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遺家孔艱殁著多塗殯於郊乃與二弟古忱古愈謀黜衣緌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改塋於縣之慶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生衢州教授胡公輸

既為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為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瀛申言之瀛以古怡存心厚慈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祿于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為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冕籍廣陵康簡王德雍實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于衢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冗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旰夫大父未濟倉副使若麐伯父嗣淇嗣鴻叔父嗣淵也左則曾大父時尭叔祖父若隆父其州路學録嗣滋及弟其縣其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魯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童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妣張氏皆祔從夫冗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彦錞皆不迁以長溪君空蘭溪常熟君塋衢者又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即維以遂昌

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昭穆惟叙尊卑不亂厲限有截羨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趨慕昧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上淺薄無有族塋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絶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塋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塋鳴呼它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為離而異之何為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即乎義理之正而弗踰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家衢常執君又廷蘭溪副使君又廷婺城人遂為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塋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illegible]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暮焉有會於堂庠之上冠衣齊濟而咲語嘻嘻奈何其殁也則異而藏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埏諸人情而胡乃忍為自堪輿家倡於禍福之論翠世紛紛遂瀾到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有狥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唾況涉於荏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覽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寧所以厎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嘻

虞文靖公集贊

朱明之墟離火庚精也丹鳥翬翟為加馬絳幹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燦爛也上凌雲霄漢下瞰九溟也無幽不啓無芳不蒙也頓挫高彙配合三靈也獨騁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渝隨物流形也疑為韶雲蠁為德星也琬琰

所勒鬼谿神而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山間製為山
玄膚玉芝朵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寖甚
至不容繼孟辨殁于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辭
曰

右一

山玄膚割紫羣星寶魄石抱腰蒼水使者佩失琚山鬼環守
目睢盱內藏一介白龍酥餐之凌霄躡雙鳧奮迅八極游清
都山玄膚玉為徒

右二

玉芝朵自天墮量翠霞裁猗歟以九陽真陰火有聲泓嗚
玉之瑳不學三秀脆而夥韓終欲攘意仍叵青鳥傳信似需
我玉芝朵青嫋嫋

右三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斮斮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氛
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毋變幻資案篇上衡牛斗光如

灌斷雲角鎮書隆

洪武聖政記序

右三

自古帝王創業重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
勢或未遑及其太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本盡舉
焉如漢之高帝得国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
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
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
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
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
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
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

一革冗濫之弊而俾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冒濫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害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而　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霽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鋤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

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欽觀焉故凡金科之頒王條之剏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卷第一

楊氏家傳
衍齡堂記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貞節堂記

卷第二

金母翟夫人墓銘
寧禪師碑銘
連州黃府君墓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贈蕭子所序
徐劉生墓銘
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恭題 御賜文集後
王僉事墓銘
王宗器字辭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全室禪師像贊
墨鞠圖贊

題李霽峯墓銘後
送翁好古序
樓母墓版文
送葉別乘詩序

卷第三
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王生致遠字辭
題李節婦傳後
無夢和上碑銘
居易齋銘
跋一雨大師塔銘
題柏巷圖後
日本重修轉法輪藏禪寺記
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補張馮加冠字辭
送景德輝序
送許存禮序
恭跋　御賜詩後
人虎說
送徐教授序
葉夷仲文集序
卷第五
趙氏時意菴記
王節婦墓誌銘
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端木古川君墓銘
圓應菴記
卷第六
呂府君墓銘
跋樗散生傳後
琅邪山游記
思遠樓記
題商山四皓圖
題瓦禪師塔銘後
韋軒銘
贈林經歷序
徐貞婦傳
著存軒辭
正誼堂銘
題米壺子傳
漢天師世家序
題烏繼善文集後
龍泉湯君墓銘
金谿縣義渡記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夏尚之遺像贊
楮木杖銘

建寧黃母墓版文
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題湯處士墓銘後
清風亭記
贈簡中夏師游江西序
題顧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蓬軒銘
楊指揮壙志
孝子丘驛傳
杜詩舉隅序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鵝行後
黃氏悅親堂銘
劉主事墓版文
卷第八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恭題 御書賜新春侯卷後
題觀鷹圖
新刻廣韻後題
贈朱啓文序
贈令儀藏主序
韻府群玉後題
混成道院記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贈陳生孟暘序
天台廣濟橋記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書史會要序
跋子昂真蹟後
鞠軒銘
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贈閻參政詩并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宋惟善字辭
蘭隱亭記
符氏世譜記
恭題畫風圖後
梅府君墓
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書畦樂翁事

恭題 御製桂良彦職王傳勅
卷第十
日本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陳方都督像贊 孤竹德公塔銘
陳府君墓銘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忠孝堂銘 查林曾氏家牒序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吏部侍郎張府君墓銘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蠻諜知之欲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運入白錦軍高選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史蔣黃三氏為久駐討蠻出寇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達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匿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于閩半載會阿宗蠻酋長黑長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為也盍

歸諸閩不吝黑定怒夜以一牝
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謝帥夷獠送之會濟江夷
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為我語君主當免我科賦否
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旌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
涉夷獠爭持牛釀酒為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噀之帛或
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及三公復噀之帛如初三公
生二子寶寶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寶字真卿聞宋太祖
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及新添核二部作亂寶同
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寶傷流矢病創而卒寶生
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洛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遵義軍
歸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歸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蟻稱
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為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
之子貴遷曰蟻名仇讎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盍討之遂大
發兵設二覆於高遙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

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甘父充廣乃宋贈太
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
特節度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充廣輟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
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升权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
遷曰通夜即浮拌洞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策也吾
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次于南川鉅梭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
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雜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
震嘗兵行時閩獠宋大即與戰連
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問道走播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婆
山見二酋縱騎檄槊騶騎甚衆潮以勁弩射其一應
弦而斃其一大憤拔刀衝陣謝所傷其酋殺之即宋兄弟也
二夷攝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官至從義郎即沿邊都巡檢
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曜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

光榮潛謀慕立衆弟與光榮等
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惡謀奉書弊逆光榮以歸事之如初
光榮復欲陰鴆文廣文廣說為不知愛敬日篤黃標儀益發
光震墓文廣輔斬之專連其弟
會老鷹砦獠穆棲亦叛文廣命
猺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尤桀黠難制文廣偕成忠
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數其罪賦馬當文廣之時蠻獠為邊患
楊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携貳封疆闢
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殁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
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
迺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奉光榮立曰久益固
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賚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
復為逆婦高州紿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淺弗果行光榮憲籍
潘州三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

榮禮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于茗以俟
隸人誤進光榮啜之即斃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懟惟聰
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禦光明敗奔蜀訴于部使者李獻誣
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矯發左
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
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
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壽于上
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
惟聰復生二子選逡選字簡夫始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
南渡選慷慨負異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韙之性
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
以十百計益士房禹卿来市馬為庚人所劫轉鬻著至舂選
購出之還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餽遣徒
衛送其還益竟登進士第逡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長喪

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字德輿美
髯長身狀貌瑰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蒼堡隘陋樂堡
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軫初無嗣鞠
軾子蔡爲後晚生三子勳屏景以蔡賢遂不易初議尤愛軾
尋授軾堡政嚴築室萬泉以終軫畜一帚馴服左右常駕以
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載沉靜寬厚孝友無間言
遇軫諸子不趨若已出初先擾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
煥軫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
其初由一人而今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
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泳至下州煥頓
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衆結廬割田
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士俗爲之大變軾官
至戍忠郎累贈武節郎蔡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掩
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

接壺蔡母弟煇有寵於父幾奪其位蔡亦欲以位讓之因猶
泳言得不廢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蔡帥師赴援會曦誅不
果貢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
恥上優詔荅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
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蔡曰穆不道犯王略
吾爲藩臣可緩其死耶即部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闔
酋偉桂弒父自立蔡聲罪數詞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
闢地七百里襲羊千蠱仗各以千計煥違盟鈔掠界上蔡遣
兵誅之歸煥所據地賊於珍州下楊平遠惠遂熄蔡性孝友
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
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儆驕惰立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
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著多之蕩氏店播十三傳至蔡始
大官終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
州防禦使贈廣忠烈封威發侯生三子沂佐佑价字善父英

偉洗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尋志養母端平中北兵犯蜀圖青野原价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彥訥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劒帥家世自贍皆之兵五千戍蜀口圍斛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与錦壘為揩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又急詔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宣撫荊湖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敵羣僧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詵科取士未及播价請于朝而崴貢八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閣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

憲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徵師价命裨將趙遐師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祗候父卒詔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理三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来耳況西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闢邕廣窺沅靖則後門幹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丁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寅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七年二年北兵圍漾嘉文使總管田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来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夜涉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弩加石武大夫竇祁二年北兵由烏蒙

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衛大將軍五年北兵衛雲南將入播文馳
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諭帥內屬大酋勃先領衆
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溆城圍勞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
使景定間劉整飛書貢守四川復江安州餉禮義山戰隳壺平
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知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
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以雄威軍節度使二字以寵異之歲賜
鹽帛給遷用著為令又以
留心文治遣孔子廟汉勵國民民從
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紫崇祿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個儻
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枢威軍副都統通管
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閩敗却
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
寇而後朝食蠻聞急引退南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衆於中
深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閩又
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鮓歷舉其罪狀而釋之
閩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
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平元世祖遣使者詔
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
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給慶琳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
撫使播下邑黃平墎邛水荊地荊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
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
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舉播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謚恵敏生一子漢英字彪甫歲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
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
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賜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
虎衛上將軍紹慶琳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

撫使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
人漢英哀經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
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
加播州等慶管軍萬戶
司升播州安撫司爲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
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許爲新開境土以啗漢
英奏復之幹羅思恚不勝部言舊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匿
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錄別籍矣御史臺奮
庶上之詔寢其事俄拜
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
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
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
隸播西隸新部減郡縣冗員去屯丁
粮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叛據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
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
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輦運軍食無乏
太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
英以民兵從南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
乍龍賊復合犇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
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弟仁宗立顧禮益厚進勳上護軍
增賜金帛起祐四年黃平南蠻蘆鼻叛新部黎魯亦嘯刼聚
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
洋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瀟洛書為詩文尚
體要著明括要覽九十卷槐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
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
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為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
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禮
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宣撫使嘉貞
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
卒子資德大夫絡愛珊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

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鼐卒無子田氏以如
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者然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格討
使城之子鏗鬪入我
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賓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為
中國患錫嘉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擾其土五傳至昭襲
子中紀而貴遷以同姓来為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讋德懷
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
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為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
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
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頡頏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欵攘
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擾有土
地人民修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
寧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之澤涵濡
惟深頗知忠藎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欤楊文公大年所
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偽主當朕親征
爰屬危機能傾丹欵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
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推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奕世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題李舍人墓銘後

瀛兒時伏讀舍人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
於黃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
蒼璧白璋黃琮玄圭粲然而前陳彩色雜不可正視蓋豪
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
公復薨逝又一十年瀛亦賤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
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護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
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瀛昏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

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垂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即陳君德民屢謁余為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德民曰壽昌有大揆曰徐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至是揆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群揆師尊之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名之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尒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待旦徐步於庭皐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曰言其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閒以符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曰曰慕之顧求記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恥子本不能文汰我子之見訂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攖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蓋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艾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首而詩人之相頌一則曰壽一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焉則夫多子孫也膏粱綺繡之為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僅量珠也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蓋以此夫列術之為義後之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即年也翁之年自茲以往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開必先神人之見不可誣哉于所居與翁鄰鄙宅日

後歸休當乘敭民馬迎德民謁羽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之詩奉觴為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為何如德民曰先生之言至矣

送翁方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曰寒之中也始然不輕以界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二等者方白省臣用焉複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墮勤而惟是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二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乎可謂難矣迨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薰而群蕕一枝見軒與之衲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者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為之長吁既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幸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業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青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帝布之儒故式好古之行也盡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通誠非細

讀師必月會之授以義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毋徒溺豪譽之詞章為也好古勗哉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識舉其詞無恤則誦其辭甚習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王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王佩服而弗忘復裝褫為幢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鳴呼圭王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厠名銓曹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整璉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璉恐重傷夫人之意恐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滿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舊幸灑掃門庭執弟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璉自為狀諱慶字靜嘉婁氏考某姒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飭甚其姑童氏御家屬以嚴纖芥有失輒譬譬不樂豕介間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時強壓之者夫人俛首避去又之感悃郝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鷄鳴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睫或不可擘必舊迅自力習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疾嫋不為翕翕趙趙不為淹淹而舍始終有恒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

某月日藏于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玓璨珍璉璉以明
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
子三琛瑜珥俞盛方錫吳祐其壻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
孫女四貞婉嫕媛皆幼世恒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
妻氏豈非婦之良者耶柔何輕言之讀予銘者尚有所厲也
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妻氏之藏
百世之下適有耿光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為居稻粱以為
食繒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為治此其故何
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霜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
繒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
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
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棄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
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
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
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
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者誘者譖曰今真死矣奈何莊指
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
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
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
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占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
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
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
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
鼠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
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

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若聞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須臾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夔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公伯溫為率朝著簪紱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壯甫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已庶介操心仁恕每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錢別中外涉歷礌砢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其事復捻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靈曾青芝吐蓋瑞世人當建奇勳(一解)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鬣謝却多錦綉照青春摘文追馬卿(二解)君才患幌怯新寒引(三解)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四解)一從離巖窟十年服官政炎燈竹素閒無一非龜鏡(五解)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六解)幸有綠綺琴實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遣匣中藏(七解)彈流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蓁蕪蓁中行見翹松獨(八解)翹松獨亦有徒如若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為州鳳縣之秦皐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葬歲月刻石以實玄堂復介予友錢願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僅月地上令遷於秦皐父大成樂縣稅務副使母潘氏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爽遵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姑愉其容色唯恐有弗其意晝食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舅門亦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潔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饋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仇儷者六十

風自相倚賴宦遊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斛

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遠人以為難通諸內外姻
族一循禮節若鄰曲君懿德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
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温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興驍勇
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
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滁洞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
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
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
於是司勳授例 上闔夫人致有令封鸞誥貢臨人皆為夫
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
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悃婦道
毋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子循天經叶篤孝敬子奉尊童親滌濯子愼烝嘗事
夫以敬子終身不棄叶子為武臣子從征四方斬將搴旗子
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子嬪其寵光夫人雖歿子令名不亡豪

皐之原子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子薦此石章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序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曠
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
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
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庸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果
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
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覃被無
際震盪鏗鏘靡間幽顯論者考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
寶公湖無用覺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數無用之子則吾一源
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李氏淮東
通州人世為官族父某母龍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
某愛其黠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
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虔佛陀號處注耳聳聽九歲懇

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休族姻模上人於
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
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
禪師秉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来峰
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爲呵
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可紹隣薩度爲沙門尋受
具足戒自時厥後蓬累出遊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
中峯海方楓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
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
行省覲禮至毗陵約明極祖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疎昏
則戴沙運爨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
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
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于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
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

潛天不存涓滴曰不着煖衣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曰
禪室徹夜不寐一言無用舉云門一急不起語聲未絕而
有省急趨入室無用便打師曰閉着口自
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一命無底藍兒盛死鈍
多漆少減無餘剩無用嗒然知師悟令造偈拈趙州師亦
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透黑
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區擔捉住清風剥了皮師不覺通身
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
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產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
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
端瀕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擅名山迎展化機師皆往扣擊
道相胎合而幻住尤暴師弗豐元祐庚申延師住廣德縛茅
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焉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

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避亂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語廣德二年露門主治癸亥宣慈縣記旋然赴之作室以居學徒聞風遐通空集師亦先是山頭有龍池其深三丈師居之久復厭其水惡幽邃也攝經聲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慶斷木為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通空集師亦不能惡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善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基迴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禪寺辦香酬恩萃歸之衆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開此盧大藏經一七日畢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文經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涮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為瞿然而起寺常史方議經營前住持幽岩靜夢顧楹仆地師以雙手擡之暨師之至果為新釋迦寶殿塑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寇諸剎踰八年有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伐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跡龍池宣與銅官山舊有比嶽菩提院燬千會昌上潘敬之重搆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文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悼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跏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縫袍毳帽之賜居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陛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設辭餞之幸紀嶼等迎師入宮禁

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
為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毀師施金塗塑毋護之功且
覺其實街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瘞兵
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
民之求結壇誦咒焚香未終大慈慈禪庵來幾成大叢林國朝洪
道不容其遽強住麻蘇山翠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瑜裁
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十五日自
興化庵移龕至絕巖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
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
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
池水忽涸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
各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
執縛之人盈萬荼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
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八競折枝取之至於
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衆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
骨與不壞者以其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齋山紫雲山麻蘭山
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又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
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有
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若江淛行省左丞相別不
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實禮者也四民來
獻蘁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
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
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于世其嗣法
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
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
之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珙維祖宗會紹仁祖
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後矣師示寂後之七

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為囑嗚呼古之學者學為已及覺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為人後世乃藉是以為榮觀豪攘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為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度人為急及主大剎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厠五山亦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耶人疑為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大湖欝蔥蘢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瞻如山深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屢興大伽藍蔚為人天師故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隨量各充足況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空中現若塊率

天宮人見稱有為我以無為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孤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為聲利但觀龍池水如我性清學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為衣坐脫日微暝入彼寂滅場茶毗顯祥異神光見空旋繞白烟及林木皆生說利羅西華悉號慟五處感靈骨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因緣本無生滅支我出廣長舌瞥味師功德鏡諸無縫塔鬼神共訶護具言金華宋濂撰有序

建州黃府君墓誌銘有序

潮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進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塚上之銘余以老辭繼捧幣而進諸之益切或至於淚泫孺無父母也不覺為之感傷因退將而叙之曰府君諱慥字志高黃氏廣東連州人世居城南龍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安理評事母蔣氏府君髫重端

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吊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衆
物駢賈輻湊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具羞服以起之
雖釋老氏其宮室聲樂為之首備器飾所貴藉驂弭勒也歲序
之間又率循其教藏法事設醮祠為民徼福其天性嗜善類
如此州里之人賴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二則曰寬厚
長者黃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
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
寅某月日葬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北域瑣與家謂
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塋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
德母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揆女二人曄孫男二人某某孫一人
即以貞明經脩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隆事
務即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昔者李文公習之自為其
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
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美習之之孝今以貞

之行當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不能無以慰其請不能不
歔然也然猶孝孫之志發潛德之光尚可以人而廢之乎
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淫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
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
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余一言之
余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識敏筆至司鈞衡者不敢
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
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
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遂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編

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臺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間歲次乙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續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通悲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其闕文耳徽之大詔令蘿圖玻瑛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纂本之筆說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楘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地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成之為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為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手明日謁戚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為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扳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祆土沃而泉腴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鮮於湊乃濁醪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徹酡扑手歌曰武山崔

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
京止樂子樂子我衣之翩我顏之賴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
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
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
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
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膽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
猿邊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
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
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
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
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賢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
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為首善
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
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
不為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
成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頹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
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振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蕃舟沂黃河忽夢
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袵襲溪上脫冤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
髮友恨輸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
擊楫而歌之暨還南京將為銘以寄或有吉者曰徐生亡矣
唯不勝其悲居七何徐生之父作書遺予曰徐生相從至郢
者久遣嘱予請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
殯郢城東子胥亭下嗚呼肺肝盡裂矣老身將何以能有
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
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勒諸墓徐生不死矣唯涇為余言余也不
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曰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

風雲變化雷春雨潭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負笈来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霑襟何也中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毋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郎即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骨葬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為善者或懼矣夫銘曰

將罔而遇之蓋不如賓方出而折之麟不如麛爾之生也不幸絶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實茫吾將尤誰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請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宇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晦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子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過奔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懇其泯滅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烱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猊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淵源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乂方始得之其淵源宿自識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平蓋翁家

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
見一定屹如立山力憾弗
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
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
非吾室崇豈我禁夷喪于
之所見若此其始有德必
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
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
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一
之作不幾於有悅哉雖然
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
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童巾
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
恭題

動憚非義畀金遺之不遷也
動旋故當以止分為樂人
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庚
陽之
適其適不亦可乎鳴呼翁
徳必有言者乎瀛不冠輒授經學文於
公內翰柳公通傳文獻黃公晉卿皆
從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乎
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
然瀰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
場塗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
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瀛
敬伯之請安置品
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前御史中丞劉基卧
翌日對繼問病勢不華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
基有霜露之疾　上憫
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　聖衷猶念之弗置
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
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
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共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
於籍始領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二帙入
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善長中書
臣為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為
雲照臨下土固非幾虱小臣讀誦所能盡也至於寬仁峻德優

宋文集卷二十二

過舊勳及寵異文學侍
所可企及也臣拜賜之
餘感激涕零對天顒望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瞻
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
狀來徵墓門之銘不獲
皇上飛龍淮甸定
起羅與儒臺而南
士多劘目禮之瀘雖不
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
追瀘幷召入禁林府君
乎接狀府君謙謙
肥遯丘園人歸善士父子
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次積勞升安豐府史幸官
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椽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
書知奚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
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宥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
起府君捐髀歎曰事急矣休宗族以拯蔡民可也乃走潁亳
說其軍帥曰民罹塗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庶
劉入以逆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然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一苐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
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然散漫無統所經之處
唯務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卑及必有無所成謂所親曰區
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豹渠忍欲生蒸民也今若
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然尚自謀所得計耶音聞
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
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孝韓公善長時

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於青龍賜與語大悅會新設議法
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　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
務協衆中人稱為平允用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竟棄市府君
以情可矜恕數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讓坐事
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徙
為中書貣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
郡縣見貪墨害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
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
述灾傷之病民竟為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
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佐曰驥先十八年
卒仲曰佐即来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
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三

人適魯其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密安府君軀幹昂
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
衆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
後面折不少怒性又慈惠凡貧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
寘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恩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
行事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
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
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為士者内行謹於家外行有以
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屢劉之何為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簪
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曲必契道之符不亟
不徐循序而詳超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王宗器字說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次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淮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文館編脩賜以寇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者凡十又七人 ⺍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鞍馬之須盖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廳察河南治歸奏對益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當從余學故来以字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波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餐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 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寇窺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適速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笔罔為鏞豆難充規模卑狹世則病施德蔵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最欵法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我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張雅編修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捷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淦毒鼓搥之必死發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屡鎮名山教乎遐邇　詔陞京剎名滿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雲漢昭回　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須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墨鞠圖贊

建安蘇昭為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侑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為這贊曰

我本中黃鍊為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黝歟綠竹猗猗白石磋磋貞而匪阿斯為月下之友歟萬色齊冥洞察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詣之酒歟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簪纓之胄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莅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巾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紼来從者户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祥琴斬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

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塋祭之禮獨盡癖為之
不忍毫髮煩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
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
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桑而慎密明
辨而迪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實録府君為文
無宿搆下筆涵涵頃刻龍蛇滿紙問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
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
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　乙酉二月十
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
二月二十一日葬于折柱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
某氏子男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
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與論文甚驩追出使浙部詰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
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
来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
力先君子不承前訓唯寐少忘之辛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
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
曹當自勗以文學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
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
隮後從士君子之後參祿官使至今三十九年而墓木已拱
懸繹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
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婾嘔安命也柰何命也柰何

耘庵銘

良鄉丞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

翰林元達以飛白當其懇止之室曰耘巷夫耘之為義嫮治蕪穢之謂也種而弗耘猶耘黍苗莠花然興矣益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庵銘貽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蕪載穢既蒸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曰豐有實其同迄于穫功記禮之家人以為與得輿斯理失則罔効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孚躬在蒲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而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騐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扎服之無惑

古愚齋銘

迺陵帝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三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銘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柰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如斁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斁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故古故為疾今俊非古致宣尼之所嘆柬人偽孚幸午我情聾紆昌曰而攄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遡瀼風而屹立懦緻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彼焉多詐雖雖昕昕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軼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同於白譙氏將何從聖謨孔通終日不違蹄顛則是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莫則譜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世以生名若字

觀之則父師所期世子者不亦深且長哉子鉉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母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鸞紀其瑞鳳揚其文表麻茂實載歎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騄斯興何嘗地不毛虎文起炳龍骨彼陀天機驕騰絶山飲河其三當其奮迅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補越視同游戲其四雖其似之源注之麥肉角飛黃逸氣縱離天閑翻翔玉臺裴回其五奚官善馬是漙是摎秣以美薦飲以香粒管三恩慢慮無弗及其六物尚有益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贊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伾其振迅未必協車能尼神駿三羸五駕過者誰問其勇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穆王出入禁禦宮袍時須太官致餼帝宸其九侍經藩王寵賚之隆揆古無恨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踶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十一昌以思之朝夕兢惕歷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斁其十二

寄和右丞温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為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為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大晉興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為之抑鬱於音聲如此況在絶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於咏歌而自已也右轄温迪罕公居于汴梁賓禀素尚文雅怡然生學為詞章久游淮海元季亦嘗仕隨宦遠行遂留玉峽人四顧蒼涼山影為侶極目之頃但見猟猟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公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

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為何如耶蓋朋雛雖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絲離羌音啁嘶歌哭而已右轄又安長裳曰吾甘在中州文物府中更習疊和者為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懷抱寬落讀之令人淚下露襟也較莊騷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宗盛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為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来歸亦未為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晉會以叙離合之情庶幾重覩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天日以享承平之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實壤未侔矣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然君子借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酬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宋承平時慕夫家貴富而不恐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守之父母納季實為贅壻合卺且彼勇矯以居信誓堅確其節婦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亦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顯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為

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

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祥夫人師生六年而秘譯君殊未有一日千里之意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學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諦長孺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又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數曰攻書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內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傅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鬚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着不明本心乎於是萬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庭隨擊內外如一靡間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勇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佑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經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翛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閫合府僉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闕壽三轉於國清而入官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搢荷大法為己任嚴煉學徒學孳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刹師為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同新焉上閩司敬讓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無恙作山堂以杓其瀉窒索之一鉢木橫擔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

皆畧無凝滯不久出川遊止聚林中慕其人名德之高每關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

國朝洪武二年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奏對上倜其年老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類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東筍當風日清美師性不苟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猶無不合作體先生兼文清公楠拍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驟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踏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使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廢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故異先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稟晩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鏤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收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後儒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跡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釋迦文說法如雲雨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為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來流仰承纏敝語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異豈以饒故并忘其食師生名聞研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燭終入聖宗縛胃禪定出抵諸方

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千兇情盡衰何有死生剎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師敷宣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端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風風揚威烈尊駕溟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可謂豈惟人欽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寧堵波庶幾無媿

跋西臺御史蕭翼贋蘭亭叙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摸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摸本驚喜乃貴償市義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錄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試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危殘老僧亦何敢輒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于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泰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妥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予理又俟傳雅君子定之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簪纓世族曰魯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後自亳而來遷蕃焉藏王刺傳宗門可驗其遠孫濬文

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潛文才行雅勁擢為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將行請詞林請曰潛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鄰陽周先生伯温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冠子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城盜位以恩乃德之賊銀黃三組庶衆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棨戟門楼遥慕模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裔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逆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願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俛俛魯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蛟螭作篆前陳銘右揮翠墀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施哉德將不刊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疑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温雅之人其詩蒸而靡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質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宋儒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籍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横驚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憊於鄙陋之歸此瀛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閭實寇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内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

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瀟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舉矣不知氣充言椎之旨徃徃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一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慕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旦疑而目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噫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汨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徃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榮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椎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氏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飡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芓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来則柔来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芓節徃容悦豫而無窘束之意乃

為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升正騰騰未已是則甘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勳曹轉閫省撿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肝江藍瑜盡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彦和實為之記庭堅来京復請瀟題其後傳有之嗇曰以掬說者謂掬栢也掬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曰用以掬鬱鳴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持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弊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日本憂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授與如来化境相為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来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憂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

勅旨不敢遽往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　詔詞臣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
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
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
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塩
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
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禮
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滯
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
剎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嘆曰洞
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踈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
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錨錫之所萃
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
於咨決俄出游輿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
終以心地未明悵悵然若無所歸游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
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掇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逢
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滭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
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
淨雖慈悲三返師疑罔不自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日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曰
公和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荅語甚悉高峯厲
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
牧山唯分茶是務誓不見道不止嘉元　年夏五月一夕
坐久偶作偈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氷
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爍破乃作偈自慶有
等開拳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嘱
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　師光無學元公
手書一通偈之以寓相傳何嘱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

舉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師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恭氏嘉恭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遊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日龍山退耕庵於揔州有終身立塋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聞道而師不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謂侍臣曰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茅建善應寺成迎師開山未樂無去抵相州極府郡公逼主爭智寺舉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迫師住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辟召師入見以介于都督親王之卿吏為靈龜山臨川禪

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嚴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殊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吝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宂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梵宰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荅曆應二年攝州守某華西芳教寺為禪會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羣楊達摩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塔安置全骨萬殿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寇以亭榭以憩四方緇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

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詣屋臣乘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仰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遣以手書其畧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為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虩率內院凡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游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

嘉今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翛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所剪仏髮瘞于雲居髮中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龍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標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沛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工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住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剳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歸事不懾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徒縛糠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無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

真濟若無物唯欲棲身行衆異夫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
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高之鴈塔宋南渡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肯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嚴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
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廣宗高峯繼而承之師為高峯之
遺流益有顯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
政功用匪闡人思弗忘瀛因奏
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

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冊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昭於佛
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博桑民惇俗龐環水
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
境兩鍊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
至照光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廣像截斷衆流其心偃
偃有淚如霰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病

索首非迷即愚一嘗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載
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彰曠不啻土
銼剎名蓋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
庭百靡具興我敢用逸實華樓閣重重塊率上白若公下逮
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嬰出嬰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
相違皆吾緣慳盡預告化期爾爾懶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
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
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衆何倚孰為
佛乘孰為衆生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龜趺螭首焯
德序功以示不朽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法此三藏諄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
妄趣真誠啓牖之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

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熟冥蘊
爲畔盧寶藏無盡經其中一運轉
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
思議由是灌海內外凡有伽
藍者必敬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
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
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
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
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落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
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過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
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
刻鏤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
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
如龍王也伽藍神乘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
殿功是乘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搖此
地當爲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
言訖忽地覺而詢之絶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悦曰余憶
幼時乳母時講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令
頗元之精舍像龍形飛空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遷
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
盂之資簡材陶甎僦其堅良畚築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
方格層列經匭櫛比繪像精嚴神君兒伯冀衛後先所謂楹
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混耀角鬣森張陰颼肅然似欲飛
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
安置樓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
某年月日凡若干帙若干冊來若干舟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群
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
云文珪近侍王命世持使節貢方物于
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

上國

為文持歸勤諸堅服以示無極子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尚只其中觀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於華嚴會上圓統盡舍那弗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後茲寺始文主承國君之命汝弗懈以起廢為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為記其事曰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為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讀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憫悯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法普度於人天根鍾有利鈍隨機施誘掖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菩巧攝在轉輪圓樞運動問她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寂滅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傳我輪未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此有漏因成壞無拘仍所以天龍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儻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嘗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御賜甘露聖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
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膏
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
覩已而　詔舁甕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咸
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酌賜
上聚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瀹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馬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
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
識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口間神觀爽塏飄飄然欲
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
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寧尚載之以示後

世好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
此玄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　君之賜
臣濡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滿羨滋播今
甘露頻降大和坱北民物教寧洽于太康是皆　一人有
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盛澤衣被上德惟思日效以
以圖報為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羣臣寵同天聖上昭
靈貺與黃帝出馬腦龍甘露須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兩觀也感德再覩接肌膚瞻世奇逢豈容嘗默乃稽首
再拜造詩一章以俟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
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
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
賡歌或褒以詩章或撫之肉骸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
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
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
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派之不息水容澄爽汎
然有感于　宸衷陋君程於水賦言不契通乃親更為之
賦成　召禁林羣臣親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
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闕次第投獻　上皆親
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廚奇珍
內臣行觴觴已　一頓臣同
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遇
恐不勝杯酌志不彊氣或愆於　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幸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
讌一觴臣再起再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
舉觴至口端又復蒸嘗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
臣對曰天威咫尺罔不敢重有所遺憾勉強一啜至盡

上大悅臣頴面愛頴頓覺精神遐迪不若行淨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俾亦爲御賦酔歌二奉御擘黄綾
案進 上揮翰如飛頃刻成之 上遽召臣圭命編脩官臣右重
字不成行列肅綴五韻 上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
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蔵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
可見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酔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
謝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籍父師明訓弗隆箕裘之業而已一
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
不覿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夐
絶前比所幸大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
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
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
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屬
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
受天百禄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臣雖無所獻爲願特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脩君之命勒
諸鼎彝蔵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礱
玉爲軸裝褫成卷竹簀琢蔵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
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 金華宋濂謹記

補張馮加寇字辭有退諸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
常贊禮郎奉常興祀天神饗民人
允參地祇之禮其責任爲

甚重焉能周旋佐助而無遺慮君之稱之焉當冠時大
賓字之曰子冕而未有追祝辭者適来監祀廣西行中書其
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實為推詮字義而序之焉事予頗諳間
復以祝辭為請予授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
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徵古義大賓與閩制字之義
難固拒也遂黽勉以補其闕辭如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曷為敬之期學之疑學將焉施莫重夫
祭大暇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哉行慎擇為尸豫撰厥几庶堪
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虔弗懈倘工祝左
承右趨既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攄翼之謂何
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
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隼是承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
圜方弗詹絲毛非志之醻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
此而推泉達大猷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壹循乎敬

大本既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
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睎之則是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
蝦利鐵為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絶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
歸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
寓其肉為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識如故示人弗
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
出其婦守巖穴間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獲乃蒙皮而搏之
婦人質脆桑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識見其蹤人也歸謀諸
鄰譟逐之抵穴獲全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
民也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鄙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

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為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期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移風易俗之效將蔚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梁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廉亦將致尤於景君之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蔚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梁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廉亦將致尤於景君瀛知景君决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月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為德輝云

送徐教授纂脩日曆還經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極身膺經幄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東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大明日曆而

詔瀛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
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饋而令中貴人
護閽非奉　勅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瀛時與大章辰入
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
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年必商榷而謹
書之瀛年加耄不能有所畫為唯簽凡牽例而已其助我者
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其一百卷遼曰上奏登盤龍金
匱中眞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
以足疾辭瀛因為陳情於　上乃　詔賜文綺繼繪各
三表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為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
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淛教席
瀛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
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
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為之大章起布衣而躋膺其
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
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
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
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蔡波瀠峻潔鮮朗威儀讜雅又足
為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
然而黃琮之貴必璧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
然大章以溫然之姿斒然之文乃鰓鰓下教於一郡如惜才
之論何瀛誠耄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
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
不良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
友生金華宋瀛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序

鴻儒之胃傳經為難非藏髓以接肌盡鉤深而致遠欲承家

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
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為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薦
紳馬鬣枋理義之精微粉墨鉛槧發笺文之樞要完經翼傳
著述滿家簏食鄱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
猷務純樹以自持欽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祢佩望集揚徽
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馳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
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
矣服推尊斗川無愧於小玻西平咸稱為有子況當勝國之
都嘗為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
菁莪之盛如瀛不敏比德知慚秋髮盈簪既羊華之易邁春
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晷鍾之榮敢忘棠棣之歌偶它
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閬朗炙燈論道玄
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
繼前古之芳音首聲英之雅製云爾詩曰

有菟者柳生于河麋忻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
獻人遠言徵不絶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
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
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遥遥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
悍桑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為澤卉木斯蕃教雨
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為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
送征颿其如別何歌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

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棻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
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
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
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
屬為若干卷来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

推繹操觚所云云皆無精蹊頗類窾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我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相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潜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繫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絶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自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温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

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詭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埜語又貼貼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濟鎮鎮東北一里有累葉之塚墓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堤鎮娶解氏生二子曰載曰某載娶某氏陳氏生五子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温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來赴愬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嘗為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聞聲欬音皆欽容避不敢慢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絶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脩飭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感家門凋瘁攻苦食淡與文質共輓一車採桑風雨中早夜事蚕績以養姑姑歿蘇氏猶康強見孫吉仁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員持東脩来上泫然流涕曰李氏一門之責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腴不獻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為人子者可以沉面而遺親憂乎遂覆杯寸

年不飲酋偏宗黨買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為新阡繚以周垣
用昭穆序塋凡族屬有不能成者咸與焉回河鎮相傳有鬼
兵至居民競負囊橐来寄文質笑曰惡有是必訛言也已而
事果帖帖悉以其物歸人人有遺垂髮女者文質偶拾之涘
匄其父来告文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為謝文質曰
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為峻却而不受性嗜賓朋延納無倦
色甚至傾賞遇之故人多愛敬踰於骨肉苟有過面責其非
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無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
家甚嚴訓諸子以學晝夜程督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
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患不登科登科
即為官矣為官而貪墨壞言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
多人以為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
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賢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
御下以寛遇大以敬内外宗戚無不得其驩心撫忠不翅所

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為河間録事迎劉氏就養
僚屬率駭從之羅拜車下毋喜曰汝父曠昔用心之若恨
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
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益孜於兵曰某夭賢字思
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孜於兵吉娶褚
氏年三十六亦孜于兵孚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衆
衆數千言且作書来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連年兵
禍相仍李氏一族惟我曾祖考妣塋于縣東
其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阡其嘉言善行固
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塋歲月亦或有所遺失今弗圖
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為文刻實新阡予讀其狀纏綿悲
慽之辭層見而疊出有以知吉思深而忠苦不覺為之隕淚
乃掇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
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行兼美出仕

國朝今遷徵事郎知揚州府高郵州事云銘曰

堪輿之中氣化冲融莽無端倪子一禍一福相爲倚伏曷得而推子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子李氏之先善弘慶綿宜昌厥施子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子往過來鑽無住不復大化無私子碩果不食其猶必亟乾開其蹟子孳植繁蕃自一而千起於毫緣子屋爲伸根底爲臧門循環以時子考古驗今斯言可徵有若蕃龜子莫墜罷石大書深刻史官之辭子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柳濮仲金石畧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肥殊無精絶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燦發識者宝爲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絶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美先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

先元諸大老實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心潛春秋而寓褒斧法莱西不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攀次公之黃使之入直變而彼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五羊豈詘於人者歟知而信於天者不亡終千百年剛風薦滂當見騏麟而下大荒者耶

帚軒銘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帚以為警因號其齋曰帚靖節所謂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帚以為警因號其齋曰帚軒所以提其身者動矣濡懼其矯枉而過正哲之志用帚名軒所以提其身者動矣濡懼其矯枉而過正

也為之銘銘曰

常之為義乃默之皮一以束物柱矣而相遠故其文上下為
炸而中則從圖自非柔而熱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
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愎而為非矯矣過固不
宜不力若馴致於純亦
中之為物也微若神華
越近則入善人之室遠
之子問學得師木漸
極纂前修之風徽子
銘而昭之竟不敢褒而
規

楷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橫文如鮀腹節節可觀刻斯銘銘
曰

托根子孔林有文橫橫子如玉如金千載寂寥子孰
白爾扶持之心

趙氏時思菴記

晉府録事趙君德懷其名為古皐有請於予曰古皐世居括
昔嘗有屬籍于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
通前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
黃焜燿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
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壒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
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想與添連不忍舍錐不解飲見其
酣嬉淋漓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豔之者且曰王孫
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上也哉於是州里皆稱為
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觴之酒使其各釋憾
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高氏宋吏部侍郎紱之六世孫女
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予古皐生也時年已六十
為之喜而不寐南窗亂祝自鶴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蓋及

稍長使從名進士林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意瀕卒猶執
古皐手屬曰吾幸兒子成立將令其八九泉矣雖然學無止
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
墜震水縣北四十里和鄉之大平里遂建菴廬以為安靈
之所名之曰時思古皐嘗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顧畀文刻
命將為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顧畀文刻
諸菴中垂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為道非一
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已以廉清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辯
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道是於己
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曰思之是則時
思之大者不必時省塋域而後為孝也它日入齊法足出剌
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家上冢以為一族光榮使人指

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
德懷本名古皐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為人也
恂恂樂易所謂溫其如玉者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為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
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
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謙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陸子正得
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
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
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大廬
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
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
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
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為小鄒魯

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恍詩書
矍然非它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
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俟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從可知
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寬恕士君子復許之矣今擢為戎府元
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器用戎不廢此特其所
優為者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為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
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
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數拾萬其練閱之方征
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傑辭贊之其任之重也較然矣自
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談兵之
寡尤以白面書生譬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
然子惡用是呫呫為哉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郡兵
破殄嶺南群醜阜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
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

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尚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
獲者哉況當
聖皇御寓四方無畜燧之警嘽嘽熙熙不異於唐虞之世士
衡曰與大帥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勳在盟府之臣保其寵
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發舒性情窅窅群
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艾軒之
後人者也顧不盛歟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嬀姓李姓者各一族有
盧姓者析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
於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瑯琊為尤盛其一始
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蕃二者皆以其
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于唐最多顯著
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姓

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君光之固始者自東晉南渡来遷泉之晉江温陵皇圖牒喪不知其為幾世至唐協律郎普又自晉江遷黄陽之延興里協律生宋大理評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莆田縣尉仁暄縣尉生贊贊生連連生顗顗生鄉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睎亮給事生長溪東尉桂東尉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冲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莆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府君諱公穀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将拱矣府君擗踊號慟即製斬衰絰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膏不遠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鞠育導迪無不備至群族内外姻皆稱之府君肆業郡庠精勤越流輩夜将半鄰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膏挾冊几坐如枯

特自是能通一經發為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廵視弟子群試于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踊躍入家狀期赴鄉關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予生及茲肝膽為之折裂雖幸母夫人存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此一朝尚忍斯須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為事及夫人幸壽終一遵禮度哀號不暫舍性嗜施家雖貧宴聞人飢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其寢君子以為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以擅生殺割土疆往往效已而亂愈亟府君曾妥挈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泉石日與之相親及

皇明御曆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頹然老矣乃謂其長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苦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

為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録事階奉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
承事郎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録事階奉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
寅方攝監察御史按劾幼山西忽官書至驛言府君已歿寅甫
匐奔還南京詰予哭曰寅罹逆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
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又八宵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
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月日葬祔大事而起毋孺人之骨
合塋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
信于世敬奉慈府俾讀陳予感狀再拜以請惟先生畀矜之
予聞閩多故族雖歷事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
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頤步捨去則
其敦篤孝行絶於人遠甚孝為百行冠冕所關彝倫者甚大
此而不銘嗚呼銘寅能汲汲孜孜顯露潛德惟恐人之不聞
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驥曰祥曰
載曰龍同驥載龍夭女一未行孫一陵生銘曰

人所貴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柰何離
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之秦餘敦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
人豈不在於斯人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之西安人其父顯奉簪纓家娶周無它
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
如成人諸女或與之押輒屬聲叱之皆畏警不敢近父奇之
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壯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
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嶷嶷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
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姑宋氏春秋皆高貞婦靡
曰靡夜事紡磚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
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鬻頃供事及其自奉蔬食水飲甘之
若飴舅歿貞婦出所畜布泉為含襚衰絰諸費始得成喪思
誠出卜葬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

勤瘁舅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為衣進之退無二子讓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其年少欲使莫酬貞婦曰吾夫囿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胡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豕其行妾肯為之乎即引刀截去鼻誓不二夫閨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議以行義察舉為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為瀧水丞貞婦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吾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親受文綺細縑之賜貞婦益喜笑議當之官會恩例覃及於親受文綺細縑之賜貞婦益喜召議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米蘗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瀆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冰清玉潔可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珙加覆覈馬浙江按察僉事張恩立復廉其非誣狀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旨表其門如令踰六十又四康孫無它疾嘗有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弗與就及宅轉鬻它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紊何世教淪胥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是以勵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子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斌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冀國譚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豫寧馬武畧之後

又至武功大夫顯謨閣待制錢唐生修武郎光騰修武生通
武郎榮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
通武育以為嗣五歲能屬對
為科舉業轟然有聲塲屋間一時貴人多欲與其門下甫及
壯元巫相伯顏平仲兩先生皆以賢選為婿豐丞辭不赴乃容
授藏書之家畫繪夜誦慨然有古人之風
年程文憲公鉅夫劉文簡公將伯宣撫江南首以亲辭中歲
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
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為
東宮官者先生從容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
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
樞師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
簡公衍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
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遍行教授事

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
令吏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逢爾它何覬哉尋轉常
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
亦闕先生為究之且篤且慢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
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伊不啓齒一言
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
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為之長與先生志氣脗合舉
友良材游衍衙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
竺來反門而匯楊之曰港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棲
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二月

二日楚錢唐縣優泰鄉樓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
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溘死者再
及疫號慟自櫛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兒大可療
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
纔毋慮不子庶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亡氏無嗣石之
儲先生為營朝夕旦夏其避兵迄免於難然及汲行義亢不
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槀瘞之道中
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貲劑假金匱乏不責償
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聞不
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牽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
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
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寇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
劉源戴公表元謂其註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
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

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風酒
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擇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
素志丘壑以退為進故位不達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
賢行前二十七年辛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
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鄉孫四翊越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
路儒學正階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夭命允恒
仲子巽為後巽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孜女
三先生所著書曰詩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
二十卷嘗錄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瀛也晚出雖
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
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慶西
秦張公模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稽
道而先生齒為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

琍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複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善扶俗之勸於是尙乾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子秉德良優桑嗇義如嗜利子避名如避辱抱退以爲進子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子不假外物求天理況所悖子血淚交顧流冠冕百行先子倫品庶不愈蔑越見聲詩子篋鑰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子八音爻相繆雍章蕃四海子虹氣日夜浮樓霞有名山子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予千古振諸幽

著存軒辭并序

瑞安裝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手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温嘗爲賦詩以寫其情予後門館之暨演爲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人孰無親予我親歸于黃土六合之間予莫過我最苦風猶徵予成音雲族興予晝陰我親何在予涕泗霑襟

我親雖死予我心不死閉目則見予威儀孔邇何俟當祭予始如見之彼蒼者天予悠悠我思

求親冥茫予曷求於身我身即親予一體之分戰兢保持予敢德日新毫髮不敢愆予懼傷乎親上慎旃哉予此謂著存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嶁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令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

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
日也此為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
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為衛人出於孔門弟
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
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嶧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
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
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
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
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省四方兵動東南
為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
有歛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
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
絶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宿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
幾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為徽州府經歷徽為
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
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為
圖籍覈盈朒驗虛實而定科縣吏民陰為欺弊痛譴之不數
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歛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
之制亦廢君或營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
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民父老子
弟戒之曰子聞爾民尚豪後樂訟鬬　朝廷子惠元元春
爾秋露無不霑濡爾昌為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
戕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
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
官署新立凡泉穀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
當讀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斬露每一奏對
上輒嘆譽之未幾升為大理寺丞君嚴於限或人見輒畏不敢有所

請托饑僚屬皆以貪墨敗碌君能獨存清白之行
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二月超擢刑部尚書君之用
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若於法者咸以為允杭州馬甲
悉粮事覺遠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郡囚別所
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
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
號重鎮屬兵戈疎踈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粮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
役皆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
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
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
驚以為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
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游宦
四方不能奉歡膝下心常懸懸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
奉已則泊如也母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
嘗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
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真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
髯音吐鴻暢或治政事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
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
為人其謹退似儒大其事護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容檢嚴
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實
錄子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煒能固後死者之責銘嗚呼辭
然而牟曰已遠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筆硯
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慊也鬱然智之所謂則有不
得而忘情者邪倘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被干將始晦而奕出遇而熙一躍而
飛篳仕府僚因試定縣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喻訓言
蘭抽磨勘敘曹蛩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鄉邦憲是經中

予準繩往茲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纂纓縗死猶生巍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醇儒其輔江都易王曰吾之以正誼明道之語㠯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意焉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尤慕王府仲讀朝夕執遺經侍王開陳內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其義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雖同出於已姓庶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技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吾我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天人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為庄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

王佐斷不為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羨董生文行孔馹當侍經於惟幄日摩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為王傳之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岐者壁賢以華棻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仁和圓應菴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為戰鬬之區菴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男嚮利屠宰衆以成肆師興然闢之托鉢行化有緒道真與金薤者善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倡為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即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薤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為基以又訂者縱衰若干橫迤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敵脩門中時佛殿後聲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四周凡事於洪武甲寅春

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遷竣功焉屋以閒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無爾後人乃不遠千里介子學子董徽來請記子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爭縱師言之而曠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瀞師法子桑見班大師蘿落為僧遂杖錫南游偏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善靜定之久發為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為緣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所謂無為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為諸佛而有所增不為凡夫而有所減澹默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徧

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為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宇無按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題冰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為繹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置之者必傾贊濟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獨殷公片言可得之憤曰諸姜氏果見從遂空券特泉與之擇日將鑿石取鑛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軋麻為油數世矣利孰大焉業何貴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面請曰長者固仁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再來白金滿籯當元之季有以

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領已焉用此為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為樂立作蘭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氷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綉其辭以為工而無關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躍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壽卿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爲極邊戍馬蹂踐無寧歲遂避去金坐剛臺上尋遷黃之黃岡爲黃岡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府君幼喪父鞠於大母谷氏大母性嚴厲夙夜紡績以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家之學稍長唐律義疏上自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脉貫必先契乎人情遂以抑奪爲己任時承平日久未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入巡撿之司會部使者申公簡夫持節淮西聞府君名召與計事衆咸愕曰壽卿之名何以達上官之聽乎府君笑不答並畀州守脫因不能及禹六長脫脫皆怙勢受賕貪墨之聲甚著申公簡夫持而茂乎申公然之皆罷去公名震淮西者府君之力也陞麻城縣古今邑民被强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

元律獲强盜至五十者論一官里豪陳冀激兵刺縛駒和尚等
賂麻城尉煆煉成獄文上二縣縣懼尉褒寧有遺不敢問府君
知其寃竟平反之縣令長搖手相戒曰毋生事腕可斷此牘
也不敢署也府君從容坳案歷階而亦請曰明公即宜署人
命至重豈玩戲具耶令長相顧遲回不決府君曰不署則已
當申郡司獄直達憲府公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
厭煩囂杜門不出忽野嵗台出綰郡章野峻台名臣趙魯公
子也尤愛敬之力辭爲府吏伶優趙良卿以利誘民家女
子教之歌舞用媒衒上官執權行賕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
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後良者數十人董
曩歌以爭而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辭輒不伏詐
千慮囚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決者幾十載府君知其寃
竟爲白之俄遷鄲州未幾即辭歸謝絕人事築存初堂圃中
延明師傳教子爲舉子業不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

程勸尤萬嘗刻日毀於碑戒家奴授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
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賢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館之弗厭
瀕行必有贈遺人稱爲莫逆之名墅云至正壬辰黃陋干盜府
君攜家走南昌舉爲僞漢所擄僞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弟子
欲邀致之府君戟手嫚罵衆知其不可而止入我
國朝其子熙出仕爲縣於湖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尤萬蚤出則
使爲鐫其戶莫歸必歷即其所行事自曰某事當如斯不當
如斯諄諄千百言弗止聽受教爲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
也以惠嫺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殁無塋者爲給檟櫝雖屢求
弗厭性剛直或有過書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惟爲吏師
後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鉤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間如庖
丁刺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
戌三月二日卒於鎮江丹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
九日葬縣東大慈鄉馬鞍牧山之原礼也元配葉氏先卒三年

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興熙嘉義大夫吏部尚書孫男三人
謙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韓之婿也予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
者撰次諸國之法爲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爲九自時厥後
世益代增直至三百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一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呼律豈易言哉自非府君才識之
明斷決之審孰能中其肯綮者豈是宜銘銘曰
法乃司命懸於重輕脫不獲於簡平將枉物而傷生故慘數
者類貽於陰陬而哀矜者必兆於尊榮嗚呼如府君者其殆
善用而得其平者歟

漢天師世家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傳同
虛徵瀛序其首簡瀛開士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
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明切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

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瀛
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
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
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場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
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
趯生骼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
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
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與生默默生太司馬金金生陽陵公
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萬高高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
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
沛國梁國榮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

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
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絶嗣
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群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
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煉形之術章帝以
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
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
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壇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
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診氣爲人落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
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
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
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
三五斬邪雌雄劒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
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
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徵衡生京師曾字公祺益續前人之
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
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
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
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擾冀中詔授鎮民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
子皆爲烈侯女歸太祖子彰祖魯死益原侯生盛字元宗魏
大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號
籙盛生昭成字道玉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
騎鶴遊空中戒家駿之咋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
不至椒生西西生迥迥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
出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
中及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

天下治矣止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王
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學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携去士
龍生應韶應韶生順順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鬚居應天山
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遥見乘黑龍往来諸
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重物嘗負劒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郎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
小蛇餘百秉一生善善生季文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五代之季愛其纂文者頗衆
闕賜緋曰真静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緋也吏部員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録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虚白先
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徐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徐真先生
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虚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

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於水齋一日隨上入
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
一握稽手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
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虚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郎山中度
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
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
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
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亦曰爲一笈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
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舄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
脩嗣時脩曰繼先以後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執得
而奸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
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壽江衝決高
宗賜以象簡寶劒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
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投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

翁往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璘父天麟皆常德教事都陽水漲壞民廬無數來提刑南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而作而蝗殪勅受提舉三山符籙兼鄉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開其神異密遣閒使訊之可大援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薊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于京師與棣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盜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鈸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雹電晦冥殲牲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灾害乎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刻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沖紀邵令天師　國朝六觀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　上復賜以銀印視一品　上因及之云廉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演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圮

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衆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粮居者不捍闌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乞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跋樗散生傳後

樗似椿人呼爲山椿或呼爲虎目桐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樗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謙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閟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爲俎練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清廟爲棟爲梁無所不宜樗散云乎哉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奥況爲文者歟變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闖關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愼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先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從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

醫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
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
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者江濤因語二三
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
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
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美其如
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
謝去不作緩有一二多師乎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
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
烏君又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
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温然如玉蓋與
相稱云

瑯琊山游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王
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濠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
滁州驛濠進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
之地帝常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巖偉扱爲淮東奇觀
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
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
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皐約三里所望豐山
盤亘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
上有漢高皇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
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縈微泉宋歐陽
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
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
而已濠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

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郎歐陽公賽龍慶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嘆祝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
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爲作楯護潭且新其廟廟
側有時若亭瀡坐亭仁閒潭側雙巖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
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
分流而下曰釀泉瀑漫清激可鑒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
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吳公商卿等題名
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槁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
兵後焚煉爲墨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
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
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伯清亟倡曰雪作矣
不還將何爲瀡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
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
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

守向子及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曰馬也嶺
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
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蟹折黃茅白葦問
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皎獲佛舍利六百顆石爲四十
九塔於道偶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
其略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
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翠然深秀之趣唐太曆中
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郎張文定公方平爲二生
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泉入院皆香嘗之區畦新構屋三楹間
中施佛像僧紹寧出迓坐次能與院僧德擧同　太子贊
善孟益秦王伴讀趙補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
瀡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性友良懋六一泉上亦足弱
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擧引觀蔡子泉泉
出山鏬中乃幼卿所發家已上張億書三字碑

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一方鐫勒其中多諸僊題名隔石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題名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壽雨多驗章行堂下有明月溪橋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刺石辟上傍鐫准東部使者八八舜臣郴州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昇路附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公山腰陟磨拖嶺遂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閒嶺下有郴郴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庾子泉憎日夕復不暇往然自幼鄉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嘆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晚所可晚者世間奇山川如郴郴者何限第處於偏州下邑

無名勝士若幼卿者翳翳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郴郴聞于一方旬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足以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寓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剔迹朝郴出陪

帝子巡幸而郴郴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致邪非惟瀟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刺諸山石云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　有序

慶之龍泉有簪纓族曰湯氏自宋黃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鏞鏞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淮海義門至府君益厲志愽行

石末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章公
益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
爲教官免強就職未幾輒辭去
一日卒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
坊原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
季弟梅次子燧来爲後燧生二子綰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
一未行燧嘗以濂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李宗起狀不遠
千里来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
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謚爲姓源鴻流長譜遜宗壎莫窕厥
惟湯受姓其出白商以詩
詳徙于括者至宋寢昌簪纓蟬聯義聞恭奕府君承之祖武
是式粤自弱齡嗜學尤棘裹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
而群經心融口詠必啄其精寒燈在壁夜分猶青無末不詠
無本不疑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恃貢

爲惡書而起議者不合退脩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
閑行明德大猷自我先人唯我之述闕墜建莊群族之緜養
或有慾益田以育居或黜昧忘以塗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
以究以繹以衍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弗
馳春秋舍菜執禮愈恭嗜意濂浴獲還浮風豈邶吾宗不違
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粟爾甫爾乙繼以糞年惠
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繹騷黃
冠鼠跳欲起應之者劉恣驕
吾身膏斧鉞奚拏蒙義覬
罪拜願如君言我刀我漆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
聲大振寇膽遂褰唯忠愍
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
公欲刈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疊疊敢與競君跼轅門慷慨陳
辭督徙岡治渠魁當誅蚩蚩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
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幹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

因羈馬躓步如千壑絕莫君聞盪然是何忍爲郎日戒行
囊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奉復其舊民憂以攄君性至
純無以沈嫉惡欲如讐嗜義如利報不及筆食無重味覆水
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
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烝嘗尤極慎慤
出就齋室心存沖漠洋洋如歸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
若撫事接物益恣春熙揚淑隱慝欲追之歸里有敝車羸馬
愛稽荀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内泰之正況能周急以
贍鰥病友自寄金沒于兵罕家惟一牛償之弗靳君德之施
漸漬益真人爲弗滋智想糾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僉謂斯
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畊量夫授地孰富
孰貧孰有餘利益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單公爲私大
將連圻微無卓錐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鄙壽夭乃政之基
余何棄諸穎若蛙龜不有君子誰復斯憫羣善扶義其利維

永成懿之心實重耿耿蓼施縱橫申檄之馨鴟鴞盡呼長鼬
匆鳴誰不改容誰不嚬情歿而不恡爲善者懲彼有窮爵吾
棄弗碩此惟布帛發吾艷慕大書塋閒表厥中素此吾貞筆
初非諛墓

思遠樓記

玕江有建湖周圖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
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
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
卓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騁善繼大
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貴志以歿
原鳳兄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
也介前進士曾君伯來徵于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
鳳對曰不幸先人郎世一念及茲精神邈漂無所矣止有時
框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茫然流涕

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下焉斯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夫古之人適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晞黃壤泯然不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孳焉惓惓焉日致力於斯蓋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夫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中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頎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亹亹相續以至於無終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後焉而弗能延其遺澤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缺

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無它遠之不可不慎也矣是何如子乃曾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苟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萬於彼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建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暴也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其地為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

必籍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櫂以徼金錢踰時不
能遽涉或水落氣縮水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餐刀戟然人
病之溪濱貿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已憂伐堅木造舟實
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来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
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
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
字祥瑞周窮扶難甕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子門弟子黃仁詣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
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
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叩地號天無所
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為之已請晉府左相陶
公凱評隲群行列為事狀上通顯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

按狀夫人諱峯足姓陳氏建寧西隅人幼喪母馮氏嶷然能
自植立不與同類游敖父甚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荅同縣
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為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来歸上承尊
章下恤婣御靡不達其情曲三族咸譽稱曰黃氏有婦矣生
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慟欲從死不可得諸孤
恒窄窋無依蓋藏漸盡朝薦暮盬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
雖初鳴秉燭卻御紡磚俾執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
暨以冰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馮翁恐其中憤無乃生群
雖力諭之曰爾等勤逾節尚不濟且暮急高緣是致疾辟猶
鵲巢實施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為餒鬼乎夫人泣不對
翁重言之聲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寒潭君君
無子願餽於黃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夫人亦時警斥之
曰汝永寧門惟恐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
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為皆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

面發赤如赭諸子惴惴不敢前或問節序相率詣先祠奠謁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酒不解飲亦必使沾醉盡歡而止夫人長身而豐面恒作赬王色春秋雖高康彊無疾見子普保以易經試藝錐曹中選授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稀并入州改忠之鄧都丞陛階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今陞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勵曰爾等既食君祿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日葬于金龍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嘉皆夫曰如蘭曰普保二女子一適范員一夭四孫男曰仁曰義曰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馭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嘻咳唯恐弗其意且督子兄弟之學尤急每夜懸燈呼以第來前取倣書以驗隋勤事頗與夫人類宰木已拱而懸繩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予有兒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壻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阜厚以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勇中外稱賢出一口咸高鳳翔日將久獨遺孤凰在林數衆雖嗷嗷弱如柳朝之育之比璎玖遺胤不絕吾敢負凜若嚴師加箸誘業就材成繡襮朱衣佩懸綬龍光馳賜恩當厚仁隧尊榮名弗朽予言右誌有如酒

獻明后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翰苑別集卷第六

跋日本僧汝霖所爲文一卷

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豈肯而近雅益歎其賢頻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趍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盖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況身外之文乎奇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遠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從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

藤氏寶堂書記於蘇之承天寺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諸賢西歸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贈傅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貌真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絶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啼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明日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儻肄見之謹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裁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咲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歟一云非也是破顏微咲肆口論文時歟一云亦非也是寘心合道歟

變化游時歟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酷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弱歲以來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絶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德顏好畫鬼神不與人接奇形倪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況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爲斯也余於德顏稱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壚閱其氏名則是

美其行義則非也嗚呼一士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墓銘歎其制行厚何其絶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贍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孫子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若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需目染之所致也昔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餘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豔其事且謂劉暉簽判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興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嬀姓舜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爲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爲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爲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以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郗以爲胥安生餘尤爲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爲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興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耀先有所敬賴不亦美乎生尚勗焉可也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彦誠之所築也彦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守土爲元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彦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絶寇來輒敗衂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禄之彦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嫥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彦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遥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鄉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彦誠咲而不荅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湯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紓百戸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末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彦誠之行蔫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榮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彦誠不必不如疇者豈不蹶然興起耶矧子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史冊可考彦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隋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書清風亭記刺實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彦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諒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

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巒夥然擎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峯雉堞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蜿蟺折公城直趍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宇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搆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屢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寘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顏至正壬辰之冬蜂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殫指永嘆又冬

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闔廬復搆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孽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後與其有連者咸詣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嗟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塏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凌者矣有屹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況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矗矗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麟徵兮峯其儀欽風吹翠兮實纍纍歌十載兮動遐思歌已而泫然流涕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斧斨嘯鑿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

前力如天撥亂而

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千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擯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吉學士而好脩士大夫翕然稱之

贈簡中要師將之西國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祖有原出宇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洒掃之役久之國師爲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慨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塔頻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贈語邪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如曦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範堂曰此姑實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遺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爲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涉注分別去道茲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徵片言之贈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戒庶幾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墮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土連環鉤鎖不可斷工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威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銛湛秋水斬除諸煩惱智慧即現前轉移刹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収不見有先後如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

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性亦并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上住所謂諸因緣銷盡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古樹林晝夜談妙法戰熠然劍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着行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兢矣此憲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無感焉振字德起温之平陽人本姓忠開公與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與劉太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持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龜上書貴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龜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

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勑鼎一事振能不得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我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讎恥不可忘名分不可敗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胡銓勇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予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剡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雜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

咸爲題識元龍之第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蓬軒銘有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 中貫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掲第子羣其間楊内翰剛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構軒於前以蓬名之蓬者舟 蔽也雍雲文靖公白野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亿爲榛莽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溝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蓬軒銘銘曰

歙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矛後盾如瀛海内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搆室山 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勗之進脩維舟之用視蓬爲急籍以蒿蒲紉以斡篾障除雨風篷安袵席豈無桂櫂艤河之洲亦有蘭橈載泛載浮匪蓬斯究歟用焉求父唱于前子和于後兵燹之餘聿新良搆寧事般游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無譽拯夫顛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井諸堂楚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儆戒或怠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閑閑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一蒿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鄢陵人在元朝時以贍畧閒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 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隨帳前萬戶邑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樂又邑 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銳士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合兵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擾蘇常忠武王奉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笥副陞僉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

上閒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曰 勑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寶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 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柱考彬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幸際 興王之運臨適不懾故能立顯功

受榮爵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鄉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鄉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母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嘗藥市中以自給親疾然忘其貧嘗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屢巡檢鐸與父母皆同[illegible]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塋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只尺不離吾母膝下今折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境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

神鐸恐母卒痛也鞠巡墓踊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感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絶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子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築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奥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

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待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韵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傅會檀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亭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盧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混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寢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一考注文何啻萬倍會稽俞先生幸潤以卓絶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

以無遺憾矣柳子閒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孽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裴回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若唯予羙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隣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名漸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先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柔吉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杜既屋

皇明受命圖入

晉王邸

王下教俾瀛題識其左瀛聞史

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歎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葉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檀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贅矣其入宋秘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咲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賴有泚矣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宋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甲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由中達外無所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疑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僞什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道奈何溫與清無爽也定與省勿譽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寶厥身也若愛珎玖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為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族姻之所豔也僚友之所顧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為鄉都其身將顯也子故援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子不敢勸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山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為行之醇天經地義吾

敢弗之惇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鄉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朝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弁之等裳有黃玄之錯冕有尊觚柷觶之用鼎有乾脯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爲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爲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子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躋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冠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於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敷訓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其未定逐物而搖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昭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固弗異陸地博厚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寧高靡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滓將刊漸獲所止斯不爲難其五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及後世葩藻是弄誇多鬬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干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其七憫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皦如出日敬言猶存可以尋師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燁如秀崇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亦既有

文五色交縈其九我後賓賛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萬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濂家食時嘗如烏傷其校官劉君浩卿来見浩卿謦演美容儀晳白如冠玉有鵠峙鸞停之狀聆其絃議推闡王覇欲見之開物成務建饒注而健鶻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甚豔其人數與之游蓋浩卿受經玉山鄭録事明善録事精通伊洛之學望重當世浩卿獲其博爲多濂意浩卿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升已而浩卿秩滿去濂亦潜伏大山長谷聲迹絶不聞會元

纂告終

皇明御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卿之子彬亦與儀晉王府既胥會亟問浩卿安否則宰木拱矣濂失聲矣曰浩卿止於是耶不覺爲潸然出涕彬才獻曰著轉承事郎工部主事改員外郎間謂濂曰彬幸籍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援例贈先子如彬官母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葬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懸官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畀矜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先生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沒廬墓左者三年廉訪使者遂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興補百廢孳孳如嗜欲暨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謹飭非大寒不襲重裘雖暑鬱金正衣冠而坐挾冊諷詠終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溺溪赴溺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貧先廬得錢二十千今遺之欲生奚爲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拾之爾力挽歸家償錢如其數其人知非貞拜受感泣而去先子瀕歿謂彬曰金華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以請願先

生畀矜之言訖復泣下濂曰濂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不獲施以卒嗜舊烟落宜爾不能詳濂故掇其槩言之繫之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儉亦賴之父德澤好施如先人妻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師夏郎祕次師雍孫男子一燼女子四梁松朱某湯誼其壻也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離褷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威蛇命也奈何振古如茲噫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翰苑別集卷第七

恭題

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劬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鄂國武義公之子靳春侯康鐸列于堦下慰勉再三復勑奉御具觚翰親書一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玲瓏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

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胎合無間靳國公植四海椎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宋文集卷
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
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
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
哉帖縑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
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
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臣金華宋　謹識

題梁楷義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
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
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時啓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
爲詩　吳府伴讀王驥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
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衢於牛斗才獻振枝軫接於
荊楊故三沈有翹雋之聲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
今斯粵自唐季以來瀕田憂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
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索停鸞峙鵠山川之靈氣欝蟠
綺陌香衢筆管之春聲宛諍嗟士習之易染憫風俗之頗移
儻有枝萃其間實稱良彥行必儕於紺素譽編播於鄉公惟
朱氏之名家愜輿情之所屬埠篪交奏四經之義髓昭明黼
黻相宣一姓之文鋒犀利棣萼既形於周雅芝蘭媲產於謝
庭華穎高騫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遄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
雖沉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

之可吏則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徽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為壽尚瞻游子之衣春暉澹蕩以娛人秋月鬼娟而在戶爭誇具慶奚翅前踪平浦西風催棨戟之去鴈起名勝之長吟不鄙衰朽来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群賢愧陳菟罍式聯寶白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晛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為行人風雨尚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焉返吾廬揺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踉蹌喜增劇衣帶来時杳酒仍去年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寂聞不見近三年為我動顏色平歸趣誠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傳西風翼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謂印然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来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玄復帥其屬而附益之時歸切削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繆畧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閒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瀛等奉　勅校定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

洪武九年九月壬子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　記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於檢閱板行于世益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

合不當者更之定為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暗今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為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聚貝葉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為餓者困卧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寺遂藏焉及啓櫬無所有惟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絶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日時厥後橘妃遣慧等致金繒之海東請齊安國師辛合義

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何盛原大法之藥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藏主今年又入也俗姓藤氏脩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參叩尊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亥冬復來蔣山為侍者尋遷掌藏吏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藏主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列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毀偽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室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為餘贅何在於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緡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甚要亦士

之甚拳拳者也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微塵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主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真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編參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秘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聲興於日本者稍著焉烏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頗行公造序槩一通親加竄改特至甫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餽焉仲舒既屬緘書者入卷乃收序槩秘藏惟謹及公薨襲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帳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兼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翁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躡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脩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

孚甲鬻子管子蛸子與大夫謀之書咸屬焉自其學一變而神仙方技之說興欲保性命之真而將求於外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則其玄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劉歆之著七畧既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無見哉嗚呼其儔襲蓋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拔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猗儺妍麗當晴霞朝絢巖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山東嶺地勢迤旋而靈冲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為道慶今於東嶺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庖湢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真之士來鉥汞而鍊黃庭者于于而來矣道慶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嗇神冥合太虛脩然玄覽邱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顛蠱之適年以來刑落世嬰外物之為羈累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慶儻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真所謂列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秘訣必相與翻然一笑也道慶字慶善為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鵝鴻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聲迸氣勢奔突尺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宇姓與謀累壯于淵鑿石于山大牙相錯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覺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畸傍築庵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穩然

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衽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通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瞥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已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告祭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爲斯記俾刻爲紹生字傳可其完有諫漢者唐宋自浦江海唐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熊濟浩福翁祿翁居易郎來請記者今爲國子生云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暘序

君子爲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尚區區務外則奔趨蹙何所不至我予自官京師比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既而多攝御史巡行郡國而陳

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治光顯徐邳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暘遂一祀稔使杜者直冤者馴且察夫民疾請免夏賦之絲頻役之軍與夫輓運芻茭之艱分給滯盈之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即以 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擇左右恭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案察司事人皆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在告人爲孟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徼覬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繭絲粟粒之殷甲肖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僨事之失也況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髮蕭然垂領僂腰於婺城之閭吾心懸懸如飢渴已得請于 上躡屐而逝之以來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茵以爲侈適足以增夫悃耳予聞孟暘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

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躐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贈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之不易也共鍥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又持中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郎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于 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鑾爲

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嘆曰夏啟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任至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襍記艷詭豈所以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稗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皇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孚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以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既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

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畧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有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泰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勾吳周武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爲吳子至夫差爲越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分處北南歷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庠庠官處州始徙德清來占籍焉庠生三子曰感曰乙曰榮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常絕無傳安國字鎮鄉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衡州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邦老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子曰安上安上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企曰顯曰邦而生俱由舍選出身企余知定海縣顯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曰友龍漕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爲賢師儒亦絕不傳榮生二子曰安禮曰端朝絕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彥邦明邦彥皆絕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隼備將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金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華叔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妥利如唐宋清之爲內外姻宴者傾貲給之歿不能塋亦仰其襄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巖樂其幽遂預爲藏穴於中岡之麓時醉卧其中且於穴前百步築歸愚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爲我作墓碣幸生得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吾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實窆祐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閻氏清簡公昕之孫生三子曰有開曰有光曰有益有開絕不傳有光字行遜能文辭任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莊文公來爲郡極禮異之尺牘往來幾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娶吳氏府君墓東一百步

娶薛氏生四子曰萬之曰泰之曰良之曰衡之萬之高之泰之衡之宥絕不傳良之字止軒性善柔言吶不出口遭宋改物而吏勢益橫競魚肉之甘受而不怨晚以子克家逸豫寧至七十九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祖皐曰祖樂曰祖晶曰祖諱曰祖成祖皐祖晶祖成皆絕不傳祖樂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書星曆法律亦無不研究詩若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負土成墳結室墳左寢苫枕塊其中服闋始還居室屢燬締搆者凡三必先完諸第若諸第有孤女二人未行竭貲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皦皦自信不肯詭隨人來卦愬者得片言各悅服去君子謂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謚曰嘉靖處士云壽七十四而終其塋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處州府儒學教授世德字仲懷鄉貢進士衢之美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生二子曰公顯公顯字從善博學多識屬文承事郎工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一子曰綸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達曰公述曰公遜公達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讓字某殁塋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　氏生三子曰德明曰德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絕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臻有益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殁塋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　氏生二子曰祖稷曰祖華皆絕不傳壽翁字元翥宋秘書省檢閱文字元翥之昌尹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讓府君墓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殁塋歸　陳氏別塋東岡生二子曰世慶曰世善世慶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illegible]事郎通判饒州府娶王氏生一子曰瑨世善娶某氏生二子曰庸生曰唐生曰庸生瀛在禁

林時公願爲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真父進士君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蒼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祿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蓊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間於中岡之南以奉祀事復掇世系之可徵者件繫成書願先生詳書之使儀諸石以列於祠中濂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爲延陵季子之裔季子之遠孫分爲延陵州来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於越滅國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後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望爲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非季子也今括之吳徙於延陵恐或者謂出季子之裔故爲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葬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可徵者不敢强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昭本支別親疎謹異同世降俗偷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願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句吳之裔實出於姬碩大且衍自本達支浙河東疆有州維括孰其来遷爰震爰發習我俎豆悅我書詩籍寵流榮顯體受衣揚名王廷聲譽敵國爾雖渝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澤數滋履義蹈仁唯德是歸癘疾痛使我心惻既彼越秦罔視肥瘠邦侯救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賓大賢有濟厥美孝思罔極負土藁親倀倀如失眼有青白是非攸分不尚詭隨剛腸獨存至今遺胤蒙其休社文光燁然紆朱拖紫維彼三巖挾起巉屼岡迴澗縈風氣鬱蟠靈和所鍾生祥下瑞蟄蟄子孫令聞長世譜系昭朗自流徂源惇孝廣敬澆俗其敦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續善承昌爾奕奕者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

十有四月丁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神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研鬯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翰墨平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翰有正色與先生所崇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研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瀛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爲著翰軒銘一旨先生當與我删之銘曰翰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爲僻翰有落英斯翰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若君子若合爲一兮終無惑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士覬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適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叅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丹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祕藏約之以黃庭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傅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竇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肇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莘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

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羅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以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庚之反也庚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撰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遲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

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謬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為還樸為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嚮之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跽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映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遂成虀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大馬之命蓑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押源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父之養為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

臣肆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試英堂俾練習政事
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
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絶者僅
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逕回奏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
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濮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
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曰慎母忘之傑於是
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詰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又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
申前言濂以未暇為荅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遷
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
嘆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
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
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
說為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
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復姓
為范氏公之訓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
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母忘之慎母忘之濂故舉此重為傑之
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
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贈闆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臺省於外蓋為征討權宜之計至唐
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
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為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
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民河南闆希曾由鄉貢進士擢
為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肆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

幸臨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令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鈍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宸衷軫之百司慕布誰挈其綱政乃無斁乃詔近臣爾鈍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鈍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任匪輕　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鈍拜稽首即日啓行　君臣一心共底降平我知闕子有學有文五色燁然出類超群子之往矣期建功勳貯見政績邁于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毋忒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汳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予侍　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盲於諸朝

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夕在　帝左右時被　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無錫江王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瀕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父文墨之冗口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咲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綸參佐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惄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俾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通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司天道體用弗遺武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闡益偫積久發弘上簡　帝秉峻爵宮宮日致顯融　君恩如天無不覆燾昧昧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

威孰滯盍蹶孰蠹盍剪孰才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咸已成人蔽其在茲我著我辭徵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籤史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謁瀋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濠臨濠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氏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塋鳳陽縣之延陵村二塋同域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外立高楔表署名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來耕書詩為業敦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物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人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亟無所爭訟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為自藏計家法素謹男畔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為善良焉先德之忠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泰被官使皇上念及舊勳勑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矣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柱國車都尉追封南安郡矣母王氏追封南安郡夫人

天恩深厚賁及泉壤而塋閒窀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為吾子請瀋受書讀之不覺歎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瀋與公交游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自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嘗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敓相屠劉氏遑遑無所寧厎公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勦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推牛讌酒率健

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由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襁負依為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若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遷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入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公為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猾卒橫賦厚朘剝以盡民公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承受白金著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即圖白金

輕長圖方形來上圖上藏弃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耶衆環公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為衰率丑陛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為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梦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緒諸事以無滯

工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脩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改一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耗請致其事

上閔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下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公舊勳復

詔中書趙公慈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領致仕詔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瀟所目擊者莫或有所拘泥而失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公娶趙芮二夫人生子男子九人鑒鎧輝發世鑽擢 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鉞鈞銘銓皆亦嶄然見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酹先塋相率而誥瀟文則曰吾翁之顯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亦不敢忘是則忠 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則瀟文為忠孝勸者豁矣非止為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公字德夫自號為寧山令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曰

物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層丈及其積也氤氳鬱黑可以沛甘霖而資禾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瀰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為功也單氏世為善良自累葉馴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勉贈所單上及二代大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焉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僖公之孫足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太守堅委璽出琅琊即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姒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為符符與符宣皆然不同也本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諱益以書詩為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泰州路知事德懋南豊州

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二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权國禎生二子信善國語生一子顯仲权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為孟庸為人溫恂慈良州縣以為可用貢于朝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知局使子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甲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懷之顧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壻某處幾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隱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澡洒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國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姻辨其親疎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為文昌析箸付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它悖本也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千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坌交并皦皦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粃糠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為然乃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圖盆方艗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風娗娗動人蘭於斯時王苗其芽而紫鵲翹然其顧清聲襲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尚其韻也華卿日統百迴神擬而形忘惕然自得乃為歌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蒼莽兮生暮寒望美人兮不得攬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遯君子聞往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勿謂山高磴可

涉只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茶只華卿遂相與肆筵設席以為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斡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聞禁林夏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二年天下兵解華卿扶携老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為橋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遽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遠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溷是而廢恒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鹹不相入遂授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垂領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漬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擊天子者諸侯熏大夫蘭士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芷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蓺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花等何以為佩哉且嗜則費金熏則零陵香荳蔻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矣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且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舟舟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韓熙去而歌聲在耳曾公許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厠肥避君子之來尚能製猗蘭之操使

使善琴者彈之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
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
居楚鄭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
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
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
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
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寖盛
咸繅籍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
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孝也府君生而俊朗
嶷然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
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
已而無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為

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素殆無虛日府君
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
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
拾芥而吾乃轗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
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
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艷其聲光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
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者益眾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猶
疎入於密微而後已熹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鎰
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檐寸晷之人心感否為言二公深加
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問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
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參贊軍事府君知
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汲汲葬事府君豪有
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訖莫能決十二春秋不能決
府君力白部使者檄之府君家素貧事靡巨細及沒三年不

御酒肉鷄初鳴承兄盥盥上垂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振其先業宗族稱賢鄉黨稱善過之有道人有不平趍愬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閏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昇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新彙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持史官朱芾所為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為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士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鑿可稱而又能讀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煒曄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藩大藩言繼之惟鄭孰昌於詩震撼四夷位則孔甲名譽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貞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胄我經我文我兵旗懺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繡衣煌煌諮詢意旨告以否臧肯矯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誰贊爾軍厥志未終遵此閈凶下有幽宮焉葬其封穹碑勒詩而以圖繼其後

恭題幽風圖後

臣瀛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

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

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

恐恐其閑闔之繁當中折處丹

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潢作卷軸以傳悠久屬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言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悉稼穡之艱難自于耜王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織悉備具而紅女蚕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進呈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咸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頑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犬馬之誠謹

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二

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予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家上之文為請于憤蘇氏觚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懦毫為之江右陳聞時客授承相府亦持國子助教曾君士最所為狀來謁銘嗚呼聞遇子特厚何敢斬一辭不發其先德於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叔明之裔有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珙又自德安徙撫州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鄉之槎溪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婾媠事出言特論意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

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即躍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群所蹴踏輒絕無一人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甲冑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驚喜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即署文牘遣府君間道白江西行中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即從所請奬勵者甚力府君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盡起先令騎兵餌敵敵至即退二里所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突出賊後殲焉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君贊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隱鄉有韓家茗冠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君欲以久困之紹曰鼓行氣壯將慴是剪公欲坐老我師耶遽揚旗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今戰不擇利雖頗牧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疲鼓噪爭四出府君注矢弩張獨當一面賊至輒殪之轉鬬田間時秋禾垂熟馬饑亂走府君中流矢亟下馬拔刀與賊步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禾穗所罥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淳薄嘗語人曰君子當真知實踐嘿嘿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遊而揭文安公傒斯尤號為知己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轍危君素葛君元哲番陽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揭君鎡皆使諸子執贄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輕財好施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鬬府君之殁識與

不識皆潸然出涕府君夫人逊賢楊氏也諱权真世為儒家其曾祖仲博與于龍虎同舉進士祖天璧父居仁母支氏九歲失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踰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潔且曰老姑以女遇我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葬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君之歿夫人痛不得見還葬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歲諸墳中泣謂諸孤曰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父體魄之存也侍吾他日身歿當并冠衣與吾同穴塋廢幾後世不以汝父為虛witness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三年辛亥七月九日夫人年十七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日聞遵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

卒次即聞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卒曰石曰樸曰謀曰位曰儉曰倣曰佐曰鑑孫女六人適胡琮銳鶴萬樺文彬黎應辰胡森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援曰鄧曰拂曰挺曰周曰授曰拱曰申如曾孫女十一人適毛其王其王其周某餘幼在室嗚呼君子之澤何其演迤而深長哉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冊世之相去雖遠子孫復能推義為忠則與國家殄瘁則其所志甚大非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大當有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不建人極廉隅民彝前聖敷訓為世鉅防孰遵行之其道弥章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旁炳煥今昔元季政龐亂生楚疆烽中跳踉執戈以莊有烈丈夫秉氣飛揮嚼齒罵賊誓不俱生曜馬入城指拜上官被陳肺肝

肩避險艱亦手一呼從者及予輩皆統矛勢將壁山揚旗出
逐寇駭而奔是暑是劉勇氣益振噫時先幾謀或爭違我以
死抗我志敢聽人誹無死能蒞國不泰厥家身又惶鄙其
氣之橈不隨物遷管蚖來歸有風冷然衆髮竦撒與四體同
既樹而封松楸翳葱巫陽下招勿之四荒幽宮是藏有永其
康

書畦樂翁事

畦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興齡廬陵人祈公七世孫也生平
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寓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
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騁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
飲翛翛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
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府駕雙烏健衝雲而耕土脉壟
起虛攢若積壘翁荷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斷成小
壟取嘉蔬藝之新雨過綠甲孚頭如旋螺已而超長翠光方
勻凝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絪縕往過來續往者不
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
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為黃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
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
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
百齡萬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
然不免於孩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
夭者自夭吾未嘗壽之夭之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夭者不為
壽而壽者不為夭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
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夫蘧蘧云乎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為知道競謁翁問其故翁不
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法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
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
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醯鷄以甕中為天爾何服與大方之

外哉子休矣予休矣為說者曰吾閒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負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言與殆闕孺子之風而興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譽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耆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乎道矣予故具列于篇以示知翁者

恭題　御製命桂彥良職王傳勑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俊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傳且親　御翰墨為文勑之識謹身器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疑臣嬴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　勑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以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

聖知若此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無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

瀛謹識